

景

序幕在教堂附属医院的一间特别客厅内 - - 冬天的一个下午。

第一幕十年前，一个夏天，郁热的早晨。 - - 周公馆的客厅内（即序幕的客厅，景与前大致相同。）

第二幕景同前 - - 当天的下午。

第三幕在鲁家，一个小套间 - - 当天夜晚十时许。

第四幕周家的客厅（与第一幕同） - - 当天半夜两点钟。

尾声又回到十年后，一个冬天的下午 - - 景同序幕。

（由第一幕至第四幕为时仅一天。）

人物

姑奶奶甲（教堂尼姑）姑奶奶乙姊妹 - - 十五岁弟弟 - - 十二岁周朴园 - - 某煤矿公司董事长，五十五岁。

周繁漪 - - 其妻，三十五岁。

周萍 - - 其前妻生子，年二十八。

周冲 - - 繁漪生子，年十七。

鲁贵 - - 周宅仆人，年四十八。

鲁侍萍 - - 其妻，某校女佣，年四十七。

鲁大海 - - 侍萍前夫之子，煤矿工人，年二十七。

鲁四凤 - - 鲁贵与侍萍之女，年十八，周家使女。

周宅仆人等：仆人甲，仆人乙……老仆。

序幕

景 - - 一见宽大的客厅。冬天，下午三点钟，在某教堂附设医院内。

屋中是两扇棕色的门，通外面；门身很笨重，上面雕着半西洋化的旧花纹，门前垂着满是斑点、褪色的厚帷幔，深紫色的；织成的图案已经脱了线，中间有一块已经破了一个洞。右边 - - 左右以台上演员为准 - - 有一扇门，通着现在的病房。门面的漆已经蚀了去，金黄的铜门钮放着暗涩的光，配起那高而宽没有黄花纹的灰门框，和门上凹凸不平，古式的西洋木饰，令人猜想这屋子的前主任多半是中国的老留学生，回国后右富贵过一时的。这门前也挂着一条半旧，深紫的绒幔，半拉开，破或碎条的幔角拖在地上。左边也开一道门，两扇的，通着外间饭厅，由那里可以直通楼上，或者从饭厅走出外面，这两扇门较中间的还华丽，颜色更深老；偶尔有人穿过，它好沉重地在门轨上转动，会发着一种久摩擦的滑声，像一个经过多少事故，很沉默，很温和的老人。这前面，没有帷幔，门上脱落，残蚀的轮廓同漆饰都很明显。靠中间门的右面，墙凹进去如一个像的壁龛，凹进去的空隙是棱角形的，划着半图。

壁龛的上大半满嵌着细狭而高长的法国窗户，每棱角一扇长窗，很玲珑的；下面只是一块较地板〔上田下各〕起的半圆平面，可以放着东西来；可以坐；这前面整个地遮上一面的摺纹的厚绒垂幔，拉拢了，壁龛可以完全遮盖，看不见窗户同阳光，屋子里阴沉沉，有些气闷。开幕时，这帷幕是关上的。

墙的颜色是深褐，年久失修，暗得褪了色。屋内所有的陈设都很富丽，

但现在都呈现着衰败的景象。陈设，空空地，只悬着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。现在壁炉里燃着煤火，火焰熊熊地，照着炉前的一长旧圆椅，映出一片红光，这样，一丝丝的温暖，使这古老的房屋里还有一些生气。壁炉旁边放一个粗制的煤斗同木柴。右边门左侧，挂一张画轴；再左，近后方，墙角抹成三四尺的平面，它的那里，斜放着一个半人高的旧式紫檀小衣柜，柜门的角上都包着铜片。柜上放着一个暖水壶，两只白饭碗，都搁在旧黄铜盘上。柜前铺一张长方的小地毯；在上面，和柜平行的，放一条很矮的紫柜长几，以前大概是用来摆设瓷器、古董一类的精巧的小东西，现在堆着一叠叠的白桌布、白床单等物，刚洗好，还没有放进衣柜去。在下面，柜与壁龛中间立一只圆凳。壁龛之左，（中门的右面），是一只长方形的红木漆桌。上面放着两个旧烛台，墙上是一张大而旧的古油画，中间左面立一只玻璃的精巧的紫柜台。里面原为放古董，但现在正是空空的，这柜前有一条狭长的矮桌。离左墙角不远，与角成九十度，斜放着一个宽大深色的沙发，沙发后是只长桌，前面是一条短几，都没有放着东西。沙发左面立一个黄色的站灯，左墙靠前〔上田下各〕凹进，与左后墙成一直角，凹进处有一只茶几，墙上低悬一张小油画，茶几旁，在〔上田下各〕向前才是左边通饭厅的门。屋子中间有一张地毯。上面斜放着，但是略斜地，两张大沙发；中间是个圆桌，铺着白桌布。

开幕时，外面远处有钟声。教堂内合唱颂主歌同大风琴声，最好是 Bach: High Mass in B

Minor Benedictus qui venait Domino Nomini - - 屋内静寂无人。

移时，中间门沉重的缓缓推开，姑奶奶甲（教堂尼姑）进来，她的服饰如在天主教里常见的尼姑一样，头束雪白的布巾，蓬起来像荷兰乡姑，穿一套深蓝的粗布制袍，衣裙几乎拖在地面。她胸前悬着一个十字架，腰间一串钥匙，走起来铿铿地响着。她安静地走进来，脸上很平和的。她转过身子向着门外。

姑甲 （和蔼地）请进来吧。

〔一位苍白的老年人走进来，穿着很考究的旧皮大衣，进门脱下帽子，头

发斑白，眼睛平静而忧郁，他的下颏有苍白的短须，脸上满是皱纹。他戴着一副金

边眼镜，进门后他取下来，放在眼镜盒内，手有些颤。他搓弄一下子，衰弱地咳嗽

两声。外面乐声止。

姑甲 （微笑）外面冷得很！

老人 （点头）嗯 - - （关心地）她现在还好么？姑甲 （同情地）好。

老人 （沉默一时，指着头。）她这儿呢？姑甲 （怜悯地）那 - - 还是那样。（低低地叹一口气。）老人 （沉静地）我想也是不容易治的。

姑甲 （矜怜地）你先坐一坐，暖和一下，再看她吧。

老人 （摇头）不，（走向右边病房）姑甲 （走向前）你走错了，这屋子是鲁奶奶的病房。你的太太在楼上呢。

老人 （停住，失神地）我 - - 我知道，（指着右边病房）我现在可以看看她么？姑甲 （和气地）我不知道。鲁奶奶的病房是另一位姑奶奶

管，我看你先到楼上看看，回

头再来看这位老太太好不好？老人（迷惘地）嗯，也好。

姑甲 你跟我上楼吧。

〔姑甲领着老人进左面的饭厅下。

〔屋内静一时。外面有脚步声。姑乙领两个小孩进。姑乙除了年青些，比

较活泼些，一切都与姑甲同。进来的小孩是姊弟，都穿着冬天的新衣服，脸色都红

得像苹果，整个是胖圆圆的。姐姐有十五岁，梳两个小辫，在背后摆着；弟弟戴上

一顶红绒帽。两个都高兴地走进来，二人在一起，姐姐是较沉着些。走进来的时节

姐姐在前面。

姑乙（和悦地）进来，弟弟。（弟弟进来望着姊姊，两个人只呵手）外头冷，是吧。姊

姊，你跟弟弟在这儿坐一坐好不好。

姊（微笑）嗯。

弟（拉着姊姊的手，窃语）姊姊，妈呢？姑乙 你妈看完病就来，弟弟坐在这儿暖和一下，好吧？

〔弟弟的眼望姊姊。

姊（很懂事地）弟弟，这儿我来过，就坐这儿吧，我跟你讲笑话。（弟弟好奇地四面

看。）姑乙（有兴趣地望着他们）对了，叫姊姊跟你讲笑话，（指着火）坐在火旁边讲，两个

人一块儿。

弟 不，我要坐这个小凳子！（指中门左柜前的小矮凳。）姑乙（和蔼地）也好，你们就在这儿。可是（小声地）弟弟，你得乖乖地坐着，不要闹！楼上有病人——（指右边病房）这旁边也有病人。

姊弟（很乖地点头）嗯。

弟（忽然，向姑乙）我妈就回来吧？姑乙 对了，就来。你们坐下，（姊弟二人共坐矮凳上，望着姑乙）不要动！（望着他们

）我先进去，就来。

〔姊弟点头，姑乙进右边病房，下。

〔弟弟忽然站起来。

弟（向姊）她是谁？为什么穿这样衣服？姊（很世故地）尼姑，在医院看护病人的。弟弟，你坐下。

弟（不理她）姐姐，你看！（自傲地）你看妈给我买的新手套。

姊（瞧不起他）看见了，你坐坐吧。（拉弟弟坐下，二人又很规矩地坐着）

〔姑甲由左边饭厅进。直向右角衣柜走去，没看见屋内的人。

弟（又站起，低声，向姊）又一个，姐姐！

姊（低声）嘘！别说话，（又拉弟弟坐下）

〔姑甲打开右面的衣柜，将长几上的白床单、白桌布等物一叠放在衣柜里

。
〔姑乙由右边病房进。见姑甲，二人沉静地点一点头，姑乙助姑甲放置洗物。

姑乙（向姑甲，简截地）完了？姑甲（不明白）谁？姑乙（明快地，指楼上）楼上的。

姑甲（怜悯地）完了，她现在又睡着了。

姑乙（好奇地问）没有打人么？姑甲（没有，就是大笑了一场，把玻璃又打破了。

姑乙（呼出一口气）那还好。

姑甲（向姑乙）她呢？姑乙（你说楼下的？（指右面病房）她总是这样，哭的时候多，不说话，我来了一年，没听说过她说一句话。

弟（低声，急促地）姐姐，你跟我讲笑话。

姊（低声）不，弟弟，听她们的说话。

姑甲（怜悯地）可怜，她在这儿九年了，比楼上的只晚了一年，可是两个人都没有好。

- -（欣喜地）对了，刚才楼上的周先生来了。

姑乙（奇怪地）怎么？姑甲（今天是旧历年腊月三十。

姑乙（惊讶地）哦，今天三十？- -那么楼下的也会出来，到着房子里来。

姑甲（怎么，她也出来？姑乙（嗯。（多话地）每到腊月三十，楼下的就会出来，到这屋子里；在这窗户前面站着

。
姑甲（干什么？姑乙（大概是望她的儿子回来吧，她的儿子十年前一天晚上跑了，就没有回来。可怜，她

的丈夫也不在了- -（低声地）听说就周先生家里当差，一天晚上喝酒喝得太多，

死了的。

姑甲（自己以为明白地）所以周先生每次来看他太太来，总要问一问楼下的。- -我想

，过一会儿周先生会下楼来见她的。

姑乙（虔诚地）圣母保佑他。（又放洗物）弟（低声，请求）姐姐，你跟我讲半个笑话好不好？姊（听着有情趣，忙摇头，压迫地，低声）弟弟！

姑乙（又想起一段）奇怪周家有这么好的房子，为什么要卖给医院呢？姑甲（沉静地）不大清楚。- -听说这屋子有一天夜里连男带女死过三个人。

姑乙（惊讶）真的？姑甲（嗯。

姑乙（自然想到）那么周先生为什么偏把有病的太太放在楼上，不把她搬出去呢？姑甲（就是呢，不过他太太就在这楼上发的神经病，她自己说什么也不肯搬出去。

姑乙（哦。

〔弟弟忽然想起。

弟 (抗议地,高声)姐姐,我不爱听这个。

姊 (劝止他,低声)好弟弟。

弟 (命令地,更高声)不,姐姐,我要你跟我讲笑话。

〔姑甲,姑乙回头望他们。〕

姑甲 (惊奇地)这是谁的孩子?我进来,没有看见他们。

姑乙 一位看病的太太的,我领他们进来坐一坐。

姑甲 (小心地)别把他们放在这儿。 - - 万一把他们吓着。

姑乙 没有地方:外面冷,医院都满了。

姑甲 我看你还是找他们的妈来吧。万一楼上的跑下来,说不定吓坏了他们!

姑乙 (顺从地)也好。(向姊弟,他们两个都瞪着眼睛望着她们)姐姐,你们在这儿好

好地再等一下,我就找你们的妈来。

姊 (有礼地)好,谢谢你!

〔姑乙由中门出。〕

弟 (怀着希望)姐姐,妈就来么?姊 (还在怪他)嗯。

弟 (高兴地)妈来了!我们就回家。(拍掌)回家吃年夜饭。

姊 弟弟,不要闹,坐下。(推弟弟坐)

姑甲 (关上柜门向姊弟)弟弟,你同姐姐安安静静地坐一会儿。我上楼去了。

〔姑甲由左面饭厅下。〕

弟 (忽然发生兴趣,立起)姐姐,她干什么去了?姊 (觉得这是不值一问的问题)自然是找楼上的去了。

弟 (急切地)谁是楼上的?姊 (低声)一个疯子。

弟 (直觉地臆断)男的吧?姊 (肯定地)不,女的 - - 一个有钱的太太。

弟 (忽然)楼下的呢?姊 (也肯定地)也是一个疯子。 - - (知道弟弟会愈问愈多)你不要再问了。

弟 (好奇地)姐姐,刚才她们说这屋子里死过三个人。

姊 (心虚地)嗯 - - 弟弟,我跟你讲笑话吧!有一年,一个国王。

弟 (已引上兴趣)不,你跟我讲讲这三个人怎么会死的?这三个人是谁?姊 (胆怯)我不知道。

弟 (不信,伶俐地)嗯! - - 你知道,你不愿意告诉我。

姊 (不得已地)你别在这屋子里问,这屋子闹鬼。

〔楼上忽然有乱摔东西的声音,铁链声,足步声,女人狂笑,怪叫声。〕

弟 (〔上田下各〕惧)你听!

姊 (拉着弟弟手紧紧地)弟弟!(姊弟抬头,紧紧地望着天花板)。

〔声止。〕

弟 (安定下来,很明白地)姐姐,这一定是楼上的!

姊 (害怕)我们走吧。

弟 (倔强)不,你不告诉我这屋子怎么死了三个人,我不走。

姊 你不要闹,回头妈知道打你!

弟 (不在乎地)嗯!

〔右边门开，一位头发斑白的老妇人颤巍巍地走进来，在屋中停一停，眼

睛像是瞎了。慢吞吞地踱到窗前，由帷幔隙中望一望，又踱至台上，像是谛听甚么

似的。姊弟都紧紧地望着她。

弟（平常的声音）这是谁？姊（低声）嘘！别说话。她是疯子。

弟（低声，秘密地）这大概是楼下的。

姊（声颤）我，我不知道。（老妇人躯干无力，渐向下倒）弟弟，你看，她向下倒。

弟（胆大地）我们拉她一把。

姊不，你别去！

〔老妇人突然歪下去，侧面跪倒在舞台中。台渐暗，外面远处合唱团歌声

又起。

弟（拉姊向前，看老太婆）姐姐，你告诉我，这屋子是怎么回事？这些疯子干什么？姊（惧怕地）不，你问她，（指老妇人）她知道。

弟（催促地）不，姐姐，你告诉我，这屋子怎么死了三个人。这三个人是谁？姊（急迫地）我告诉你问她呢，她一定知道！

〔老妇人渐渐倒在地上，舞台全暗，听见远处合唱弥撒和大风琴声。

弟声（很清楚地）姊姊，你去问她。

姊声（低声）不，你问她，（幕落）你问她！

〔大弥撒声。

第一幕

开幕时舞台全黑，隔十秒钟，渐明。

景 - - 大致和序幕相同，但是全屋的气象是比较华丽的。这是十年前一个夏天的上午，在周宅的客厅里。

壁龛的帷幔还是深掩着，里面放着艳丽的盆花。中间的门开着，隔一层铁纱门，从纱门望出去，花园的树木绿荫荫地，并且听见蝉在叫。右边的衣服柜，铺上一张黄桌布，上面放着许多小巧的摆饰，最显明的是一张旧相片，很不调和地和这些精致东西放在一起。柜前面狭长的矮几，放着华贵的烟具同一些零碎物件。右边炉上有一个钟同话盆，墙上，挂一幅油画。

炉前有两把圈椅，背朝着墙。中间靠左的玻璃柜放满了古玩，前面的小矮桌有绿花的椅垫，左角的长沙发不旧，上面放着三四个缎制的厚垫子。沙发前的矮几排置烟具等物，台中两个小沙发同圆桌都很华丽，圆桌上放着吕宋烟盒和扇子。

所有的帷幕都是崭新的，一切都是兴旺的气象，屋里家俱非常洁净，有金属的地方都放着光彩。

屋中很气闷，郁热逼人，空气低压着。外面没有阳光，天空灰暗，是
将要落暴雨的神气。

开幕时，四凤在靠中墙的长方桌旁，背着观众滤药，她不时地摇着一
把蒲扇，一面在揩汗，鲁贵（她的父亲）在沙发旁边擦着矮几上零碎的银家
俱，很吃力地；额上冒着汗珠。

四凤约有十七八岁，脸上红润，是个健康的少女，她整个的身体都很
发育，手很白很大，走起路来，过于发育的乳房很明显地在衣服底下颤动着。
她穿一件旧的白纺绸上衣，粗山东绸的裤子，一双略旧的布鞋。她全身都非
常整洁，举动虽然很活泼，因为经过两年在周家的训练，她说话很大方，很
爽快却很有分寸。她的一双大而有长睫毛的水凌凌的眼睛能够很灵敏地转
动，也能敛一敛眉头，很庄严地注视着。她有大的嘴，嘴唇自然红艳艳的，
很宽，很厚，当着她笑的时候，牙齿整齐地露出来，嘴旁也显着一对笑涡，
然而她面部整个轮廓是很庄重地显露着诚恳。她的面色不十分白，天气热，
鼻尖微微有点汗，她时时用手绢揩着。她很爱笑，她知道自己是好看的，但
是她现在皱着眉头。

她的父亲——鲁贵——约莫有四十多岁的样子，神气萎缩，最令人注
目的是粗而乱的眉毛同肿眼皮。他的嘴唇，松弛地垂下来，和他眼下凹进去
的黑圈，都表示着极端的肉欲放纵。他的身体较胖，面上的肌肉宽弛地不肯
动，但是总能卑贱地谄笑着，和许多大家的仆人一样。

他很懂事，尤其是很懂礼节，他的被略有些伛偻，似乎永远欠着身子
向他的主人答应着“是”。他的眼睛锐利，常常贪婪地窥视着，如一只狼；
他是很能计算的。虽然这样，他的胆量不算大；全部看去，他还是萎缩的。
他穿的虽然华丽，但是不整齐的。现在他用一条布擦着东西，脚下是他刚擦
好的黄皮鞋。时而，他用自己的衣襟揩脸上的油汗！

贵（喘着气）四凤！

四（只做听不见，依然滤她的汤药）贵 四凤！

四（看了她的父亲一眼）喝，真热，（走向右边的衣柜旁，寻一把
芭蕉扇，又走回中间的茶几旁听着。）贵（望着她，停下工作）四凤，
你听见了没有？四（厌烦地，冷冷地看着她的父亲）是！爸！干什么？
贵 我问你听见我刚才说的话了么？四 都知道了。

贵（一向是这样为女儿看待的，只好是抗议似地）妈的，这孩子！

四（回过头来，脸正向观众）您少说闲话吧！（挥扇，嘘出一口气）
呀！天气这样闷热，回头多半下雨。（忽然）老爷出门穿的皮鞋，您擦好了
没有？（拿到鲁贵面前，拿起一只皮鞋不经意地笑着）这是您擦的！这么随
随便便抹了两下，——老爷的脾气您可知道。

贵（一把抢过鞋来）我的事不用不管。（将鞋扔在地上）四凤，你
听着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回头见着你妈，别望了把新衣服都拿出来给她瞧瞧。

四（不耐烦地）听见了。

贵（自傲地）叫她想想，还是你爸爸混事有眼力，还是她有眼力。

四（轻蔑地笑）自然您有眼力啊！

贵 你还别忘了告诉你妈，你在这儿周公馆吃的好，喝的好，几是
白天侍候太太少爷，晚上还是听她的话，回家睡觉。

四 那倒不用告诉，妈自然会问你。

贵（得意）还有？啦，钱，（贪婪地笑着）你手下也有许多钱啦！

四 钱！？贵 这两年的工钱，赏钱，还有（慢慢地）那零零碎碎的，他们……四 （赶紧接下去，不愿听他要说的话）那您不是一块两块都要走了么？喝了！赌了！

贵 （笑，掩饰自己）你看，你看，你又那样。急，急，急什么？我不跟你要钱。喂，我说，我说的是——（低声）他——不是也不断地塞给你钱花么？四 （惊讶地）他？谁呀？贵 （索性说出来）大少爷。

四 （红脸，声略高，走到鲁贵面前）谁说大少爷给我钱？爸爸，您别又穷疯了，胡说乱道的。

贵 （鄙笑着）好，好，好，没有，没有。反正这两年你不是存点钱么？（鄙吝地）我不是跟你要钱，你放心。我说啊，你等你妈来，把这些钱也给她瞧瞧，叫她也开开眼。

四 哼，妈不像您，见钱就忘了命。（回到中间茶桌滤药）

贵 （坐在长沙发上）钱不钱，你没有你爸爸成么？你要不到这儿周家大公馆帮主儿，这两年尽听你妈妈的话，你能每天吃着喝着，这大热天还穿得上小纺绸么？四 （回过身）哼，妈是个本分人，念过书的，讲脸，舍不得把自己的女儿叫人家使唤。

贵 什么脸不脸？又是你妈的那一套！你是谁家的小姐？——妈的，底下人的女儿，帮了人就失了身份啦。

四 （气得只看父亲，忽然厌恶地）爸，您看您那一脸的油，——您把老爷的鞋再擦擦吧。

贵 （汹汹地）讲脸呢，又学你妈的那点穷骨头，你看她！跑他妈的八百里外，女学堂里当老妈：为着一月八块钱，两年才回一趟家。这叫本分，还念过书呢；简直是没出息。

四 （忍气）爸爸，您留几句回家说吧，这是人家周公馆！

贵 咦，周公馆挡不住我跟我女儿谈家务啊！我跟你说，你的妈……

四 （突然）我可忍了好半天了。我跟您先说下，妈可是好不容易才会一趟家。这次，也是看哥哥跟我来的。您要是再给她一个不痛快，我就把您这两年做的事都告诉哥哥。

贵 我，我，我做了什么啦？（觉得在女儿面前失了身份）喝点，赌点，玩点，这三样，我快五十的人啦，还怕他么？四 他才懒得管您这些事呢！——可是他每月从矿上寄给妈用的钱，您偷偷地花了，他知道了，就不会答应您！

贵 那他敢怎么样，（高声地）他妈嫁给我，我就是他爸爸。

四 （羞愧）小声点！这没什么喊头。——太太在楼上养病呢。

贵 哼！（滔滔地）我跟你说，我娶你妈，我还抱老大的委屈呢。你看我这么个机灵人，这周家上上下下几十口子，那一个不说我鲁贵刮刮叫。来这里不到两个月，我的女儿就在这公馆找上事；就说你哥哥，没有我，能在周家的矿上当工人么？叫你妈说，她成么？——这样，你哥哥同你妈还是一个劲儿地不赞成我。这次回来，你妈要还是那副寡妇脸子，我就当你哥哥的面不认她，说不定就离了她，别看她替我养女儿，外带来你这个倒霉蛋哥哥。

四 （不愿听）爸爸。

贵 哼，（骂得高兴了）谁知道那个王八蛋养的儿子。

四 哥哥哪点对不起您，您这样骂他干什么？贵 他哪一点对得

起我？当大兵，拉包月车，干机器匠，念书上学，那一行他是好好地干过？好容易我荐他到了周家的矿上去，他又跟工头闹起来，把人家打啦。

四（小心地）我听说，不是我们老爷先觉矿上的警察开了枪，他才领着工人动的手么？贵 反正这孩子混蛋，吃人家的钱粮，就得听人家的话，好好地，要罢工，现在又得靠我这老面子跟老爷求情啦！

四 您听错了吧；哥哥说他今天自己要见老爷，不是找您求情来的。

贵（得意）可是谁叫我是他的爸爸呢，我不能不管啦。

四（轻蔑地看着她的父亲，叹了一口气）好，您歇歇吧，我要上楼跟太太送药去了，（端起了药碗向左边饭厅走）

贵 你先停一停，我再说一句话。

四（打岔）开午饭，老爷的普洱茶先泡好了没有？贵 那用不着我，他们小当差早伺候到了。

四（闪避地）哦，好极了，那我走了。

贵（拦住她）四凤，你别忙，我跟你商量点事。

四 什么？贵 你听啊，昨天不是老爷的生日么？大少爷也赏给我四块钱。

四 好极了，（口快地）我要是大少爷，我一个子也不给您。

贵（鄙笑）你这话对极了！四块钱，够干什么的，还了点帐，就干了。

四（伶俐地笑着）那回头你跟哥哥要吧。

贵 四凤，别——你爸爸什么时候借钱不还帐？现在你手上方便，随便匀给我妻块八块好么？四 我没有钱。（停一下放下药碗）您真是还帐了么？贵（赌咒）我跟我的亲生女儿说瞎话是王八蛋！

四 您别骗我，说了实在的，我也好替您想想法。

贵 真的？——说起来这不怪我。昨天那几个零钱，大帐还不够，小帐剩点零，所以我就耍了两把，也许赢了钱，不都还了么？谁知运气不好，连喝带赌，还倒欠了十来块。

四 这是真的？贵（真心地）这可一句瞎话也没有。

四（故意揶揄地）那我实实在在地告诉您，我也没有钱！（说毕就要拿起药碗）

贵（着急）凤儿，你这孩子是什么心事？你可是我的亲生孩子。

四（嘲笑地）亲生的女儿也没法把自己卖了，替您老人家还赌帐啊？贵（严重地）孩子，你可明白点，你妈疼你，只在嘴上，我可是把你的什么要紧的事情，都处处替你想。

四（明白地，但是不知他闹的什么把戏）你心里又要说什么？贵（停一停，四面望了一望，更近地逼着四凤，佯笑）我说，大少爷常更我提过你，大少爷他说——四（管不住自己）大少爷！大少爷！您疯了！——我走了，太太就要叫我呢。

贵 别走，我问你一句，前天！我看见大少爷买衣料，——四（沉下脸）怎么样？（冷冷地看着鲁贵...贵（打量四凤周身）嗯——（慢慢地拿起四凤的手）你这手上的戒指，（笑着）不也是他送给你的么？四（厌恶地）您说话的神气真叫我心里想吐。

贵（有点气，痛快地）你不必这样假门假事，你是我的女儿。（忽然贪婪地笑着）一个当差的女儿，收人家点东西，用人家一点钱，没有什么

说不过去的。这不要紧，我都明白。

四 好吧，那么您说吧，究竟要多少钱用。

贵 不多，三十块钱就成了。

四 哦，(恶意地) 那您就跟这位大少爷要去吧。我走了。

贵 (恼羞) 好孩子，你以为我真装糊涂，不知道你同这混帐大少爷做的事么？四 (惹怒) 您是父亲么？父亲有跟女儿这样说话的么？贵 (恶相地) 我是你的爸爸，我就要管你。我问你，前天晚上 - - 四 前天晚上？贵 我不在家，你半夜才回来，以前你干什么？四 (掩饰) 我替太太找东西呢。

贵 为什么那么晚才回家？四 (轻蔑地) 您这样的父亲没有资格来问我。

贵 好文明词！你就说不上你上哪去呢。

四 那有什么说不上！

贵 什么？说！

四 那是太太听说老爷刚回来，又要我检老爷的衣服。

贵 哦，(低声，恐吓地) 可是半夜送你回家的那位是谁？坐着汽车，醉醺醺，只对你说胡话的那位是谁呀？(得意地微笑)

四 (惊吓) 那，那 - - 贵 (大笑) 哦，你不用说了，那是我们鲁家的阔女婿！ - - 哼，我们两间半破瓦房居然来了坐汽车的男朋友，找为这当差的女儿啦！(突然严厉) 我问你，他是谁？你说。

四 他，他是 - -

[鲁大海进 - - 四凤的哥哥，鲁贵的半子 - - 他身体魁伟，粗黑的眉毛几乎遮盖他的锐利的眼，两颊微微地向内凹，显着颧骨异常突出，正和他的尖长的下巴，一样地表现他的性格的倔强。他有一付大而薄的嘴唇，正和他的妹妹带着南方的热烈的，厚而红的嘴唇成强烈的对照。他说话微微有点口吃，但是在他感情激昂的时候，他词锋是锐利的。现在他刚从六百里外的煤矿回来，矿里罢了工，他是煽动者之一，几月来的精神的紧张，使他现在露出有点疲乏的神色，胡须乱蓬蓬的，看上几乎老得像鲁贵的弟弟，只有逼近地观察他，才觉出他的眼神同声音，还正是同他妹妹一样年轻，一样地热，都是火山的爆发，满蓄着精力的白热的人物。他穿了一件工人的蓝布褂子，油渍的草帽在手里，一双黑皮鞋，有一只鞋带早不知失在那里。进门的时候，他略微有点不自在，把胸膛敞开一部份，笨拙地又扣上一两个扣子，他说话很简短，表面是冷冷的。

大 凤儿！

凤 哥哥！

贵 (向四凤) 你说呀，装什么哑巴。

四 (看大海，有意义地开话头) 哥哥！

贵 (不顾地) 你哥哥来也得说呀。

大 怎么回事？贵 (看一看大海，又回头) 你先别管。

四 哥哥，没什么要紧的事。(向鲁贵) 好吧，爸，我们回头商量，好吧？贵 (了解地) 回头商量？(肯定一下，在盯四凤一眼) 那么，就这样办。(回头看大海，傲慢地) 咦，你怎么随便跑进来啦？大 (简单地) 在门房等了半天，一个人也不理我，我就进来啦。

贵 大海，你究竟是矿上大粗的工人，连一点大公馆的规矩也不懂。

四 人家不是周家的底下人。

贵 (很有理由地) 他在矿上吃的也是周家的饭哪。

大 (冷冷地) 他在哪儿? 贵 (故意地) 他, 谁是他? 董
事长。

贵 (教训的样子) 老爷就是老爷, 什么董事长, 上我们这儿就得
叫老爷。

大 好, 你跟我问他一声, 说矿上有个工人代表要见见他。

贵 我看, 你先回家去。(有把握地) 矿上的事有你爸爸在这儿替你
张罗。回头跟你妈、妹妹聚两天, 等你妈去, 你回到矿上, 事情还是有的。

大 你说我们一块儿在矿上罢完工, 我一个人要你说情, 自己再回
去? 贵 那也没有什么难看啊。

大 (没他办法) 好, 你先给我问他一声。我有点旁的事, 要先跟
他谈谈。

四 (希望他走) 爸, 你看老爷的客走了没有, 你再领着哥哥见老
爷。

贵 (摇头) 哼, 我怕他不会见你吧。

大 (理直气壮) 他应当见我, 我也是矿上工人的代表。前天, 我
们一块在这儿的公司见过他一次。

贵 (犹疑地) 那我先跟你问问去。

四 你去吧。(鲁贵走到老爷书房门口) 贵 (转过来) 他要是见
你, 你可少说粗话, 听见了没有?(鲁贵很老练地走着阔当差步伐, 进了书
房)

大 (目送鲁贵进了书房) 哼, 他忘了他还是个人。

四 哥哥, 你别这样说,(略顿, 嗟叹地) 无论如何, 他总是我们的
父亲。

大 (望着四凤) 他是你的, 我并不认识他。

四 (胆怯地望着哥哥, 忽然想起, 跑到书房门口, 望了一望) 你
说话顶好声音小点, 老爷就在里面旁边的屋子里呢!

大 (轻蔑地望着四凤) 好。妈也快回来了, 我看你把周家的事辞
了, 好好回家去。

四 (惊讶) 为什么? 大 (简短地) 这不是你住的地方。

四 为甚么? 大 我 - - 恨他们。

四 哦!

大 (刻毒地) 周家的人多半不是好东西, 这两年我在矿上看见了
他们所做的事。(略顿, 缓缓地) 我恨他们。

四 你看见甚么? 大 凤儿, 你不要看这样威武的房子, 阴沉沉
地都是矿上埋死的苦工人给换来的!

四 你别胡说, 这屋子听说直闹鬼呢。

大 (忽然) 刚才我看见一个年轻人, 在花园里躺着, 脸色苍白,
闭着眼睛, 像是要死的样子, 听说这就是周家的大少爷, 我们董事长的儿子。
啊, 报应, 报应。

四 (气) 你 - -, (忽然) 他待你顶好, 你知道么? 大 他父亲
做尽了坏人弄钱, 他自然可以行善。

四 (看大海) 两年我不见你, 你变了。

大 我在矿上干了两年，我没有变，我看你变了。

四 你的话我有点不懂，你好像 - - 有点像二少爷说话似的。

大 你是要骂我么？“少爷”？哼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两个字！（鲁贵由左边书房进）贵 （向大海）好不容易老爷的客刚走，我正要说话，接着又来一个。我看，我们先下去坐坐吧。

大 那我还是自己进去。

贵 （拦住他）干什么？四 不，不。

大 也好，不要叫他看见我们工人不懂礼节。

贵 你看你这点穷骨头。老爷书不见就不见，在下房再等一等，算什么？我跟你走，这么大院子，你别胡闯乱闯走错了。（走向中门，回头）四凤，你先别走，我就回来，你听见了没有？四 你去吧。

[鲁贵、大海同下。

四 （厌倦地摸着前额，自语）哦，妈呀！

[外面花园里听见一个年青的轻快的声音，唤着“四凤”！疾步中夹杂跳跃，渐渐移近中间门口。

四 （有点惊慌）哦，二少爷。

[门口的声音。

声 四凤！四凤！你在哪儿？

[四凤慌忙躲在沙发背後。

声 四凤，你在这屋子里么？

[周冲进。他身体很小，却有着很大的心，也有着一切孩子似的空想。他年青，才十七岁，他已经幻想过许许多多不可能的事实，他是在美的梦里活着的。现在他的眼睛欣喜地闪动着，脸色通红，冒着汗，他在笑。左腋下挟着一只球拍，右手正用白毛巾擦汗，他穿着打球的白衣服。他低声地唤着四凤。

冲 四凤！四凤！（四周望一望）。咦，她上哪儿去了？（蹑足走向右边的饭厅，开开门，低声）四凤你出来，四凤，我告诉你一件事。四凤，一件喜事。（他又轻轻地走到书房门口，更低声）四凤。

里面的声音 （严厉地）是冲儿么？冲 （胆怯地）是我，爸爸。

里面的声音 你在干什么？冲 嗯，我叫四凤呢。

里面的声音 （命令地）快去，她不在那儿。

[周冲把头由门口缩回来，做了一个鬼脸。

冲 噢，奇怪。

[他失望地向右边的饭厅走去，一路低低唤着四凤。

四 （看见周冲已走，呼出一口气）他走了！（焦灼地望着通花园的门）。

[鲁贵由中门进。

贵 （向四凤）刚才是谁喊你？四 二少爷。

贵 他叫你干什么？四 谁知道。

贵 （责备地）你为什么不理他？四 噢，我（擦眼泪） - - 不是您叫我等着么？贵 （安慰地）怎么，你哭了么？四 我没哭。

贵 孩子，哭什么，这有什么难过？（仿佛在做戏）谁叫我们穷呢？穷人没有什么讲究。

没法子，什么事都忍着点，谁都知道我的孩子是个好孩子。

四 （抬起头）得了，您痛痛快快说话好不好。

贵 （不好意思）你看，刚才我走到下房，这些王八蛋就跑到公馆跟我要帐，当着上上下下的人，我看没有二十块钱，简直圆不下这个脸。

四 （拿出钱来）我的都在这儿。这是我回头预备给妈买衣服的，现在您先拿去用吧。

贵 （佯辞）那你不是没有化的了么？四 得了，您别这样客气。

贵 （笑着接下钱，数）只十二块？四 （坦白地）现钱我只有这么一点。

贵 那么，这堵着周公馆跟我要帐的，怎么打发呢？四 （忍着气）您叫他们晚上到我们家里要吧。回头，见着妈，再想别的法子，这钱，您留着自己用吧。

贵 （高兴地）这给我啦，那我只当你这是孝顺父亲的。 - - 哦，好孩子，我早知道你是个孝顺孩子。

四 （没有办法）这样，您让我上楼去吧。

贵 你看，谁管过你啦，去吧，跟太太说一声，说鲁贵直惦记太太的病。

四 知道，忘不了。（拿药走）

贵 （得意）对了，四凤，我还告诉你一件事。

四 您留着以后再说吧，我可得跟太太送药去了。

贵 （暗示着）你看，这是你自己的事。（假笑）

四 （沉下脸）我又有何事？（放下药碗）好，我们今天都算清楚再走。

贵 你瞧瞧，又急了。真快成小姐了，耍脾气倒是刮刮叫啊。

四 我沉得住气，您尽管说吧。

贵 孩子，你别这样，（正经地）我劝你小心点。

四 （嘲弄地）我现在钱也没有了，还用得着小心干什么？贵 我跟你讲，太太这两天的神气有点不老对的。

四 太太的神气不对有我什么？贵 我怕太太看见你才有点不痛快。

四 为什么？贵 为什么？我先提你个醒。老爷比太太岁数大得多，太太跟老爷不好。大少爷不是这位太太生的，他比太太的岁数差得也有限。

四 这我都知道。

贵 可是太太疼大少爷比疼自己的孩子还热，还好。

四 当后娘只好这样。

贵 你知道这屋子为什么晚上没有人来，老爷在矿上的时候，就是白天也是一个人也没有么？四 不是半夜里闹鬼么？贵 你知道这鬼是什么样儿么？四 我只听说到从前这屋子里常听见叹息的声音，有时哭，有时笑的，听说这屋子死过人，屈死鬼。

贵 一点也不错， - - 我可偷偷地看见啦。

四 什么，您看见，您看见什么？鬼？贵 （自负地）那是你爸爸的造化。

四 你说。

贵 那时你还没有来，老爷在矿上，那么大，阴森森的院子，只有

太太，二少爷，大少爷在。那时这屋子就闹鬼，二少爷小孩，胆小，叫我在他门口睡，那时是秋天，半夜里二少爷忽然把我叫起来，说客厅又闹鬼，叫我一个去看看。二少爷的脸发青，我也直发毛。可是我刚来的底下人，少爷说了，我怎样好不去呢？四 您去了没有？贵 我喝了两口烧酒，穿过荷花池，就偷偷地钻到这门外的走廊旁边，就听见这屋子里啾啾地像一个女鬼在哭。哭得惨！心里越怕，越想看。我就硬着头皮从这门缝里，向里一望。

四 （喘气）您瞧见什么？贵 就在这桌上点着一支要灭不灭的洋蜡烛，我恍恍惚惚地看见两个穿着黑衣裳的鬼，并排地坐着，像一男一女，背朝着我，那个女鬼像是靠着男鬼的身边哭，那个男鬼低着头直叹气。

四 哦，这屋子有鬼是真的。

贵 可不是？我就是乘着酒劲儿，朝着窗户缝轻轻地咳嗽一声。就看这两个鬼唳一下子分开了，都向我这边望：这一下子他们的脸清清楚楚地正对着我，这我可真见了鬼了。

四 鬼么？什么样？（停一下，鲁贵四面望一望）谁？贵 我这才看见那个女鬼呀，（回头低声）——是我们的太太。

四 太太？——那个男的呢？贵 那个男鬼，你别怕，就是大少爷。

四 他？贵 就是他，他同他的后娘在这屋子里闹鬼呢。

四 我不信，您看错了吧？贵 你别骗自己。所以孩子，你看开点，别糊涂，周家的人就是那么一回事。

四 （摇头）不，不对，他不会那样。

贵 你忘了，大少爷比太太只小六七岁。

四 我不信，不，不像。

贵 好，信不信都在你，反正我先告诉你，太太的脾气现在对你不大对，就是因为你，因为你同——四 （不愿意他说出真有这件事）太太知道您在门口，一定不会饶您的。

贵 是啊，我吓出了一身汗，我没等他们出来，我就跑了。

四 那么，二少爷以后就不问您？贵 他问我，我说我没有看见什么就算了。

四 哼，太太那么一个人不会算了吧。

贵 她当然厉害，拿话套了我十几回，我一句话也没有漏出来，这两年过去，说不定他们以为那晚上真是鬼在咳嗽呢。

四 （自语）不，不，我不信——就是有了这样的事，他也会告诉我的。

贵 你说大少爷会告诉你。你想想，你是谁？他是谁？你没有个好爸爸，跟人家当底下人，人家当真心地待你？你又做你的小姐梦啦。你，就凭你……四 （突然闷气地喊了一声）您别说了！（忽然站起来）妈今天回家，您看我太快活是么？您说这些瞎话——哦，您一边去吧。

贵 你看你，告诉你真话，叫你聪明点。你反而生气了，唉，你呀！（很不经意地扫四凤一眼，他傲然地，好像满意自己这段话的效果，觉得自己是比一切都聪明似的。他走到茶几旁，从烟筒里，抽出一支烟，预备点上，忽然想起这是周公馆，于是改了主张，很熟练地偷了几支烟卷同雪茄，放在自己的旧得露出黄铜底镀银的烟盒里。

四 （厌恶地望着鲁贵做完他的偷窃的勾当，轻蔑地）哦，就这么一

点事么？那么，我知道了。

[四凤拿起药碗就走。

贵 你别走，我的话还没完。

四 还没完？贵 这刚到正题。

四 对不起您老人家，我不愿意听了。（反身就走）贵 （拉住她的手）你得听！

四 放开我！（急）——我喊啦。

贵 我告诉你这一句话，你再闹。（对着四凤的耳朵）回头你妈就到这儿来找你。（放手）

四 （变色）什么？贵 你妈一下火车，就到这儿公馆来。

四 妈不愿意我在公馆里帮人，您为什么叫她到这儿来找我？我每天晚上，回家的时候自然会看见她，您叫她到这儿来干什么？贵 不是我，四凤小姐，是太太要我找她来的。

四 太太要她来？贵 嗯，（神秘地）奇怪不是，没亲没故。你看太太偏要请她来谈一谈。

四 哦，天！您别吞吞吐吐地好么？贵 你知道太太为什么一个人在楼上，做诗写字，装着病不下来？四 老爷一回家，太太向来是这样。

贵 这次不对吧？四 我知道这半年多，他跟太太不常说话的。

贵 真的么？——那么太太对您呢？四 这几天比往日特别地好。

贵 那就对了！——我告诉你，太太知道我不愿意你离开这儿。这次，她自己要对你妈说，叫她带着你卷铺盖，滚蛋！

四 （低声）她要我走——可是——为什么？贵 哼！那你自己明白吧。——还有——四 （低声）要妈来干什么？贵 对了，她要告诉你妈一件很要紧的事。

四 （突然明白）哦，爸爸，无论如何，我在这儿的事，不能让妈知道的。（惧悔交加，大恸）哦，爸爸，您想，妈前年离开我的时候，她嘱咐过您，好好地看着我，不许您送我到公馆帮人。您不听，您要我来。妈不知道这些事，妈疼我，妈爱我，我是妈的好孩子，我死也不能叫妈知道这儿这些事情的。（扑在桌上）我的妈呀！

贵 孩子！（他知道他的戏到什么情形应当怎样做，他轻轻地抚摸着四凤）你看现在才是爸爸好吧，爸疼你，不要怕！不要怕！她不敢怎么样，她不会辞你的。

四 她为什么不？她恨我，她恨我。

贵 她恨你。可是，哼，她不会不知道这儿有一个人叫他怕的。

四 她会怕谁？贵 哼，她怕你的爸爸！你忘了我告诉你那两个鬼哪。你爸爸会抓鬼。昨天晚上我替你告假，说你妈来的时候，要我叫你妈来。我看她那两天的神气，我就猜了一半，我顺便就把那天半夜的事提了两句，她是机伶人，不会不懂的。——哼，她要是跟我装蒜，现在老爷在家，我们就是个麻烦；我知道她是个厉害人，可是谁欺负了我的女儿，我就跟谁拼了。

四 爸爸，（抬起头）您可不要胡来！

贵 这家除了老头，我谁也看不上眼，别着急，有你爸爸。再说，也许是我瞎猜，她原来也许没有这意思。她外面倒是跟我说，因为听说你妈

会读书写字，总想见见谈谈。

四（忽然谛听）爸，别说话，我听见好像有人在饭厅（指左边）咳嗽似的。

贵（听一下）别是太太吧？（走到通饭厅的门前，由锁眼窥视，忙回来）可是不她，奇怪，她下楼来了。

四（擦眼泪）爸爸，擦干了么？贵 别慌，别露相，什么话也别提。我走了。

四 嗯，妈来了，您先告诉我一声。

贵 对了，见着你妈，就当什么都不知道，听见了没有？（走到中门，又回头）别忘了，跟太太说鲁贵惦记着太太的病。

[鲁贵慌忙由中门下。四凤端着药碗向饭厅门，至门前，周繁漪进。她一望就知道是个果敢阴鸷的女人，她的脸色苍白，只有嘴唇微红，她的大而灰暗的眼睛同高鼻梁令人觉得有些可怕。但是眉目间看出来她是忧郁的，在那静静的长的睫毛的下面。有时为心中的郁积的火燃烧着，她的眼光会充满了一个年青妇人失望后的痛苦与怨望，她的嘴角向后略弯，显出一个受抑制的女人在管制着自己。她那雪白细长的手，时常在她轻轻咳嗽的时候，按着自己瘦弱的胸。直等自己喘出一口气来，她才摸摸自己胀得红红的面颊，喘出一口气。她是一个中国旧式女人，有她的文弱，她的哀静，她的明慧——她对诗文的爱好，但是她也有更原始的一点野性：在她的心，她的胆量，她的狂热的思想，在她莫明其妙的决断时忽然来的力量。整个地来看她，她似乎是一个水晶，只能给男人精神的安慰，她的明亮的前额表现出深沉的理解，像只是可以供清谈的；但是当她陷于情感的冥想中，忽然愉快地笑着；当她见着她所爱的，红晕的颜色为快乐散布在脸上，两颊的笑涡也显露出来的时节，你才觉得出她是能被人家爱的，应当被人爱的，你才知道她到底是一个女人，跟一切年青的女人一样。

她会爱你如一只饿了三天的狗咬着它最喜欢的骨头，她恨起你来也会像只恶狗猜地，不，多不声不响地恨恨地吃了你的。然而她的外形是沉静的，忧郁的，她会如秋天傍晚的树叶轻轻落在你的身旁，她觉得自己的夏天已经过去，西天的晚霞早暗下来了。

[她通身是黑色。旗袍镶着灰银色的花边。她拿着一把蒲扇，挂在手指下，走进来。她的眼睛略微有点塌进，很自然地望着四凤。

四（奇怪地）太太！怎样您下楼来啦？我正预备给您送药去呢！

繁（咳）老爷在书房么？四 老爷在书房里会客呢。

繁 水来？四 刚才是盖新房子的工程师，现在不知道是谁，您预备见他。

繁 不。——老妈子告诉我说，这房子已经卖给一个教堂做医院，是么？四 是的，老爷觉把小东西都收一收，大家俱有些已经搬到新房子里去了。

繁 谁说要搬房子？四 老爷回来就催着要搬。

繁（停一下，忽然）怎么不告诉我一声？四 老爷说太太不舒服，怕您听着嫌麻烦。

繁（又停一下，看看四面）两礼拜没下来，这屋子改了样子了。

四 是的，老爷说原来的样子不好看，又把您添的新家俱搬了几件走。这是老爷自己摆的。

繁 （看看右面的衣柜）这是他顶喜欢的衣柜，又拿来了。（叹气）什么事自然要依着他，他是什么都不肯将就的。（咳，坐下。）四 太太，您脸上像是发烧，您还是到楼上歇着吧。

繁 不，楼上太热（咳）。

四 老爷说太太的病很重，嘱咐过请您好好地在楼上躺着。

繁 我不愿意躺在床上。——喂，我忘了，老爷那一天从矿上回来的？四 前天晚上，老爷见着您发烧很厉害，叫我们别惊动您，就一个人在楼下睡的。

繁 白天我像是没有见过老爷来。

四 嗯，这两天老爷天天忙着跟矿上的董事长开会，到晚上才上楼看您。可是您又把门锁上了。

繁 （不经意的）哦，哦，——怎么，楼下也这样闷热。

四 对了，闷得很。一早晨黑云就遮满了天，也许今儿个会下一场大雨。

繁 你换一把大点的蒲扇，我简直有点喘不过气来。

[四凤拿一把蒲扇给她，她望着四凤，又故意地转过头去。

繁 怎么这两天没有见着大少爷？四 大概是很忙。

繁 听说他也要到矿上去是么？四 我不知道。

繁 你没有听见说么？四 倒是伺候大少爷的下人尽忙着跟他检衣裳。

繁 你父亲干什么呢？四 大概跟老爷买檀香去啦。——他说，他问太太的病。

繁 他倒是惦记着我。（停一下忽然）他现在还没有起来么？四 谁？繁 （没有想到四凤这样问，忙收敛一下）嗯，——自然是少爷。

四 我不知道。

繁 （看了她一眼）嗯？四 这一早晨我没有见着他。

繁 他昨天晚上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四 （红面）您想，我每天晚上总是回家睡觉，我怎么知道。

繁 （不自主地，尖酸）哦，你每天晚上回家睡！（觉得失言）老爷回家，家里没有人会伺候他，你怎么天天要回家呢？四 太太，不是您吩咐过，叫我回家去睡么？繁 那时是老爷不在家。

四 我怕老爷念经吃素，不喜欢我们伺候他，听说老爷一句是讨厌女人家的。

繁 哦，（看四凤，想着自己的经历）嗯，（低语）难说的很。（忽而抬起头来，眼睛张开）这么说，他在这几天就走，究竟到什么地方去呢？四 （胆怯地）你说的是大少爷？繁 （斜看着四凤）嗯！

四 我没听见。（嗫嚅地）他，他总是两三点钟回家，我早晨像是听见我父亲叨叨说下半夜跟他开的门来着。

繁 他又喝醉了么？四 我不清楚。——（想找一个新题目）太太，您吃药吧。

繁 谁说我要吃药？四 老爷吩咐的。

繁 我并没有请医生，那里来的药？四 老爷说您犯的是肝郁，今天早上想起从前您吃的老方子，就觉抓一付，说太太一醒，就跟您煎上。

繁 煎好了没有？四 煎好，凉在这儿好半天啦。

[四凤端过药碗来。

四 您喝吧。

繁 (喝一口)苦得很。谁煎的?四 我。

繁 太不好喝,倒了它吧!

四 倒了它?繁 嗯?好,(想起朴园严厉的面)要不,你先把它放在那儿。不,(厌恶)你还是倒了它。

四 (犹豫)嗯。

繁 这些年喝这种苦药,我大概是喝够了。

四 (拿着药碗)您忍一忍喝了吧。还是苦药能够治病。

繁 (心里忽然恨起她来)谁要你劝我?倒掉!(自己觉得失了身份)这次老爷回来,我听见老妈子说瘦了。

四 嗯,瘦多了,也黑多了。听说矿上正在罢工,老爷很着急的。

繁 老爷很不高兴么?四 老爷是那样。除了会客,念念经,打打坐,在家里一句话也不说。

繁 没有跟少爷们说话么?四 见了大少爷只点一点头,没说话,倒是问了二少爷学堂的事。--对了,二少爷今天早上还问了您的病呢。

繁 我现在不怎样愿意说话,你告诉他我很好就是了。--回头帐房拿四十块钱给二少爷,说这是给他买书的钱。

四 二少爷总想见见您。

繁 那就叫他到楼上来见我。--(站起来,踱了两步)哦,这老房子永远是这样闷气,家俱都发了霉,人们也是鬼里鬼气的!

四 (想想)太太,今天我想跟您告假。

繁 是你母亲从济南回来么?--嗯,你父亲说过来着。

[花园里,周冲又在喊:“四凤!四凤!”繁 你去看看,二少爷在喊你。

[周冲在喊:“四凤”。

四 在这儿。

[周冲由中门进,穿一套白西装上身。

冲 (进门只看见四凤)四凤,我找你一早晨。(看见繁漪)妈,怎么您下楼来了?繁 冲儿,你的脸怎么这样红?冲 我刚同一个同学打网球。(亲热地)我正有许多话要跟您说。您好一点儿没有?(坐在繁漪身旁)这两天我到楼上看您,您怎么总把门关上?繁 我想清净清净。你看我的气色怎么样?四凤,你给二少爷拿一瓶汽水。你看你的连通红。

[四凤由饭厅门口下。

冲 (高兴地)谢谢您。让我看看您。我看您很好,没有一点病,为什么他们总说您有病呢?您一个人躲在房里头,您看,父亲回家三天,您都没有见着他。

繁 (忧郁地看着冲)我心里不舒服。

冲 哦,妈,不要这样。父亲对不起您,可是他老了,我是您的将来,我要娶一个顶好的人,妈,您跟我们一块住,那我们一定会觉您快活的。

繁 (脸上闪出一丝微笑的影子)快活?(忽然)冲儿,你是十七岁了吧?冲 (喜欢他的母亲有时这样奇突)妈,您看,您要再忘了我的岁数,我一定得跟你生气啦!

繁 妈不是个好母亲。有时候自己都忘了自己在那儿。(沉思)--

哦，十八年了，在这老房子里，你看，妈老了么？冲 不，妈，您想什么？
繁 我不想什么？冲 妈，您知道我们要搬家么？新房子。父亲昨天对我说后天就搬过去。

繁 你知道父亲为什么要搬房子？冲 您想父亲那一次做事先告诉过我们！ - - 不过我想他老了，他说过以后要不做什么矿上的事，加上这旧房子不吉利。 - - 哦，妈，您不知道这房子闹鬼么？前天秋天，半夜里，我像是听见什么似的。

繁 你不要再说了。

冲 妈，您也相信这些话么？繁 我不相信，不过这老房子很怪，我很喜欢它，我总觉得这房子有点灵气，它拉着我，不让我走。

冲 （忽然高兴地）妈。 - -

[四凤拿汽水上。

四 二少爷。

冲 （站起来）谢谢你。（四凤红脸）

[四凤倒汽水。

冲 你给太太再拿一个杯子来，好么？（四凤下）

繁 （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）冲儿，你们为什么这样客气？冲 （喝水）妈，我就想告诉您，那是因为， - - （四凤进） - - 回头我告诉您。妈，您跟我画的扇面呢？繁 你忘记了我不是病了么？冲 对了，您原谅我。我，我 - - 怎么这屋子这样热？繁 大概是窗户没有开。

冲 让我来开。

四 老爷说过不叫开，说外面比屋里热。

繁 不，四凤，开开它。他在外头一去就是两年不回家，这屋子里的死气他是不知道的。

（四凤拉开壁龛前的帐幔）

冲 （见四凤很费力地移动窗前的花盆）四凤，你不要动，让我来。（走过去）

四 我一个人成，二少爷。

冲 （争执着）让我。（二人拿起花盆，放下时压了四凤的手，四凤轻轻叫了一声痛。）怎么样，四凤？（拿着她的手）

四 （抽出自己的手）没有什么，二少爷。

冲 不要紧，我跟你拿点橡皮膏。

繁 冲儿，不用了。 - - （转头向四凤）你到厨房去看一看，问问跟老爷做的素菜都做完了没有？

[四凤由中门下，冲望着她下去。

繁 冲儿，（冲回来）坐下。你说吧。

冲 （看着繁漪，带了希冀和快乐的神色）妈，我这两天很快活。

繁 在这家里，你能快活，自然是好现象。

冲 妈，我一直什么都不肯瞒过您，您不是一个平常的母亲，您最大胆，最有想像，又，最同情我的思想的。

繁 那我很欢喜。

冲 妈，我要告诉您一件事， - - 不，我要跟您商量一件事。

繁 你先说给我听听。

冲 妈，（神秘地）您不说我么？繁 我不说你，孩子，你说吧。

冲 （高兴地）哦，妈——（又停下了，迟疑着）不，不，不，我不说了。

繁 （笑了）为什么？冲 我，我怕您生气。（停）我说了以后，您还是一样地喜欢我么？繁 傻孩子，妈永远是喜欢你的。

冲 （笑）我的好妈妈。真的，您还喜欢我？不生气？繁 嗯，真的——你说吧。

冲 妈，说完以后还不许您笑话我。

繁 嗯，我不笑话你。

冲 真的？繁 真的！

冲 妈，我现在喜欢一个人。

繁 哦！（证实了她的疑惧）哦！

冲 （望着繁漪的凝视的眼睛）妈，您看，你的神气又好像说我不应该似的。

繁 不，不，你这句话叫我想起来，——叫我觉得我自己……——哦，不，不，不。你说吧。这个女孩子是谁？冲 她是世界上最——（看一看繁漪）不，妈，您看您又要笑话我。反正她是我认为最满意的女孩子。她心地单纯，她懂得活着的快乐，她知道同情，她明白劳动有意义。最好的，她不是小姐堆里娇生惯养出来的人。

繁 可是你不是喜欢受过教育的人么？她念过书么？冲 自然没念过书。这是她，也可说是她位移的缺点，然而这并不怪她。

繁 哦。（眼睛暗下来，不得不问下一句，沉重地）冲儿，你说的不是——四凤？冲 是，妈妈。——妈，我知道旁人会笑话我，您不会不同情我的。

繁 （惊愕，停，自语）怎么，我自己的孩子也……冲 （焦灼）您不愿意么？您以为我做错了么？繁 不，不，那倒不。我怕她这样的孩子不会给你幸福的。

冲 不，她是个聪明有感情的人，并且她懂得我。

繁 你不怕父亲不满意你么？冲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。

繁 别人知道了说闲话呢？冲 那我更不放在心上。

繁 这倒像我自己的孩子。不过我怕你走错了。第一，她始终是个没受过教育的下等人。

你要是喜欢她，她当然以为这是她的幸福。

冲 妈，您以为她没有主张么？繁 冲儿，你把什么人都看得太高了。

冲 妈，我认为您这句话对她用是不合适的。她是最纯洁，最有主张的好孩子，昨天我跟她求婚——繁 （更惊愕）什么？求婚？（这两个字叫她想笑）你跟她求婚？冲 （很正经地，不喜欢母亲这样的态度）不，妈，您不要笑！她拒绝我了。——可是我很高兴，这样我觉得她更高贵了。她说她不愿意嫁给我。

繁 哦，拒绝！（这两个字也觉得十分可笑）她还“拒绝”你。——哼，我明白她。

冲 您以为她不答应我，是故意地虚伪么？不，不，她说，她心里另外有一个人。

繁 她没有说谁？冲 我没有问。总是她的邻居，常见的人吧。

- - 不过真的爱情免不了波折，我爱她，她会渐渐地明白我，喜欢我的。

繁 我的儿子要娶也不能娶她。

冲 妈妈，您为什么这样厌恶她！四凤是个好孩子，她背地总是很佩服您，敬重您的。

繁 你现在预备怎么样？冲 我预备把这个意思告诉父亲。

繁 你忘了你父亲是什么样一个人啦！

冲 我一定要告诉他的。我将来并不一定跟她结婚。如果她不愿意我，我仍然是尊重她，帮助她的，但是我希望她现在受教育，我希望父亲允许我把我的教育费分给她一半上学。

繁 你真是个孩子。

冲 （不高兴地）我不是孩子。我不是孩子。

繁 你父亲一句话就把你所有的梦打破了。

冲 我不相信。（有点沮丧）得了，妈，我们不谈这个吧。哦，昨天我见着哥哥，他说他这次可要到矿上去做事了，他明天就走，他说他太忙，他叫我告诉您一声，他不上楼见您了。您不会怪他吧？繁 为什么？怪他？

冲 我总觉得您同哥哥的感情不如以前那样似的。妈，您想，他自幼就没有母亲，行情自然容易古怪，我想他的母亲一定感情也很盛的，哥哥是一个很有感情的人。

繁 你父亲回来了，你少说哥哥的母亲，免得你父亲又板起脸，叫一家子不高兴。

冲 妈，可是哥哥现在有点怪，他喝酒喝得很多，脾气很暴，有时他还到外国教堂去，不知干什么？繁 他还怎么样？冲 前三天他喝得太醉了。他拉着我的手，跟我说，他恨他自己，说了许多我不大明白的话。

繁 哦！

冲 最后他忽然说，他从前爱过一个决不应该爱的女人！

繁 （自语）从前？冲 说完就大哭，当时就逼着我，要我离开他的屋子。

繁 他还说什么话来么？冲 没有，他很寂寞的样子，我替他很难过，他到现在为什么还不结婚呢？繁 （喃喃地）谁知道呢？谁知道呢？冲 （听见门外脚步的声音，回头看）咦，哥哥进来了。

[中门大开，周萍进。他约莫有二十八九，脸色苍白，躯干比他的弟弟略微长些。他的面目清秀，甚至于可以说美，但不是一看就使女人醉心的那种男子。他有宽而黑的眉毛，有厚的耳垂，粗大的手掌，乍一看，有时会令人觉得他有些憨气的；不过，若是你再长久地同他坐一坐，会感到他的气味不是你所想的那么纯朴可喜，他是经过了雕琢的，虽然性格上那些粗涩的渣滓经过了教育的提炼，成为精细而优美了；但是一种可以炼钢熔铁的，不成形的原始人生活中所有的那种“蛮”力，也就是因为郁闷，长久离开了空气的原因，成为怀疑的，怯弱的，莫明其妙的了。和他谈两三句话，遍知道这是一个美丽的空形，如生在田野的麦苗移植在暖室里，虽然也开花结实，但是空虚脆弱，经不起现实的风霜。在他灰暗的眼神里，你看见了不定，犹疑，怯弱同冲突。当他的眼神暗下来，瞳人微微地在闪烁的时候，你知道他在密阅自己的内心过缺，而又怕人窥探出他是这样无能，只讨生活于自己的内心的小圈子里。但是你以为他是做不出惊人的事情，没有男子的胆量么？不，在他感情的潮涌起的时候，- - 哦，你单看他眼角间一条时时刻刻地变

动的刺激人的圆线，极冲动而敏锐地红而厚的嘴唇，你便知道在这种时候，他会冒然地做出自己终身诅咒的事，而他生活是不会有计划的。他的嘴角松弛地垂下来。一点疲乏会使他眸子发呆，叫你觉得他不能克制自己，也不能有规律地终身做一件事。然而他明白自己的病，他在改，不，不如说是在悔，永远地在悔恨自己过去由直觉铸成的错误；因为当着一个新的冲动来说时，他的热情，他的欲望，整个如潮水似地冲动起来，淹没了他。他一星星的理智，只是一段枯枝卷在旋涡里，他昏迷似地做出自己认为不应该做的事。这样很自然地一个大错跟着一个更大的错。所以他是道德观念的，有情爱的，但同时又是渴望着生活，觉得自己是个有肉体的人。于是他痛苦了，他恨自己，他羡慕一切没有顾忌，敢做坏事的人，于是他会同情鲁贵；他又钦慕一切能抱着一件事业向前做，能依循着一般人所谓的道德生活下去，为模范市民，模范家长的人，于是他佩服他的父亲。他的父亲在他的见闻里，除了一点倔强冷酷，——但是这个也是他喜欢的，因为这两种性格他都没有，——是一个无瑕的男子。他觉得他在那一方面欺骗他的父亲是不对了，并不是因为他怎么爱他的父亲（固然他不能说不爱他），他觉得这样是卑鄙，像老鼠在狮子睡着的时候偷叹一口气的行为，同时如一切好自省而又冲动的人，在他的直觉过去，理智冷回来的时候，他更刻毒地悔恨自己，更深地觉得这是反人性，一切的犯了罪痛苦都牵到自己身上。他要把自己拯救起来，他需要新的力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能帮助他，把他由冲突的苦海中救出来，他愿意找。他见着四凤，当时就觉得她新鲜，她的“活”！他发现他最需要的那一点东西，是充满地流动着在四凤的身里。她有“青春”，有“美”，有充溢着的血，固然他也看到她是粗，但是他直觉到这才是他要的，渐渐他也厌恶一切忧郁过分的女人，忧郁已经蚀尽了他的心；他也恨一切经些教育陶冶的女人，（因为她们会提醒他的缺点）同一切细微的情绪，他觉得“腻”。

[然而这种感情的波纹是在他心里隐约地流荡着，潜伏着；他自己只是顺着自己之情感的流在走，他不能用理智再冷酷地剖析自己，他怕，他有时是怕看自己内心的残疾的。现在他不得不爱四凤了，他要死心塌地地爱她，他想这样子王了自己。当然他也明白，他这次的爱不只是为求自己心灵的药，他还有一个地方是渴。但是在这一层次他并不感觉的从前的冲突，他想好好地待她，心里觉得这样也说得过去了。经过她有处女香的温热的气息后，豁然地他觉出心地的清朗，他看见了自己心内的太阳，他想“能拯救他的女人大概是她吧！”于是就把生命交给这个女孩子，然而昔日的记忆如巨大的铁掌抓住了他的心，不时地，尤其是在繁漪的面前，他感觉一丝一丝刺心的疼痛；于是他离开这个地方——这个能引起人的无边恶梦似的老房子，走到任何地方。而在未打开这个狭的笼之先，四凤不能了解也不能安慰他的疾伤的时候，便不由自主地纵于酒，热烈地狂歌，于一切外面的刺激之中。于是他精神颓衰，永远成了不安定的神情。

[现在他穿一件藏青的绸袍，西服裤，漆皮鞋，没有修脸。整个是个整齐，他打着呵欠。

冲 哥哥。

萍 你在这儿。

繁 （觉得没有理她）萍！

萍 哦？（低了头，又抬起）您——您也在这儿。

繁 我刚下楼来。

萍 （转头问冲）父亲没有出去吧？冲 没有，你预备见他么？
萍 我想在临走以前跟父亲谈一次。（一直走向书房）冲 你不要去。

萍 他老人家在干什么么？冲 他大概跟一个人谈什么公事。我刚才见着他，他说他一会儿会到这儿来，叫我们在这儿等他。

萍 那我先回到我屋子里写封信。（要走）冲 不，哥哥，母亲说好久不见你。你不愿意一齐坐一坐，谈谈么？繁 你看，你让哥哥歇一歇，他愿意一个人坐着的。

萍 （有些烦）那也不见得，我总怕父亲回来，您很忙，所以——
冲 你不知道母亲病了么？繁 你哥哥怎么会把我的病放在心上？冲妈！

萍 您好一点了么？繁 谢谢你，我刚刚下楼。

萍 对了，我预备明天离开家里到矿上去。

繁 哦，（停）好得很。——什么时候回来呢？萍 不一定，也许两年，也许三年。哦，这屋子怎么闷气得很。

冲 窗户已经打开了。——我想，大概是大雨要来了。

繁 （停一停）你在矿上做什么呢？冲 妈，您忘了，哥哥是专门学矿科的。

繁 这是理由么，萍？萍 （拿起报纸看，遮掩自己）说不出来，像是家里住得太久了，烦得很。

繁 （笑）我怕你是胆小吧？萍 怎么讲？繁 这屋子曾经闹过鬼，你忘了。

萍 没有忘。但是这儿我住厌了。

繁 （笑）假若我是你，这周围的人我都会厌恶，我也离开这个死地方的。

冲 妈，我不要您这样说话。

萍 （忧郁地）哼，我自己对自己都恨不够，我还配说厌恶别人？——（叹了一口气）弟弟，我想回屋去了。（起立）

[书房门开。

冲 别走，这大概是爸爸来了。

里面的声音 （书房门开一半，周朴园进，向内露着半个身子说话）我的意思是这么办，没有问题了，很好，再见吧，不送。

[门大开，周朴园进，他约莫有五六十岁，鬓发已经斑白，带着椭圆形的金边眼镜，一对沉鸢的眼在底下闪烁着。像一切起家立业的人物，他的威严在儿孙面前格外显得峻厉。他穿的衣服，还是二十年前的新装，一件圆花的官纱大褂，底下是白纺绸的衬衫，长衫的领扣松散着，露着颈上的肉。他的衣服很舒服地贴在身上，整洁，没有一些尘垢。他有些胖，背微微地伛偻，面色苍白，腮肉松弛地垂下来，眼眶略微下陷，眸子闪闪地放光彩，时常也倦怠地闭着眼皮。他的脸带着年的世故和劳碌，一种冷峭的目光和偶然在嘴角逼出的冷笑，看着他平日的专横，自信和倔强。年青时一切的冒失、狂妄已经转为脸上的皱纹深深遮盖着，再也寻不着一点痕迹，只要他的半白的头发还保持昔日的丰采，很润泽地梳到后面。

在阳光底下，他的脸呈着银白色，一般人说这就是贵人的特徵。所以他才有这样大的矿产。

他的下颏的胡须已经灰白，常用一只象牙的小梳梳理。他的大指套着

一个斑指。

[他现在精神很饱满，沉重地走出来。

萍 冲 （同时）爸。

冲 客走了？朴 （点头，转向繁漪）你怎么今天下楼来了。完全好了么？繁 病原来不很重 - - 回来身体好么？朴 还好。 - - 你应当在到楼上去休息。冲儿，你看你母亲的气色比以前怎么样？冲 母亲远离就没有什么病。

朴 （不喜欢儿子们这样答覆老人家的话，沉重地，眼翻上来）谁告诉你的？我不在的时候，你常来问你母亲的病么？（坐在沙发上）繁 （怕他又来教训）朴园，你的样子像有点瘦了似的。 - - 矿上的罢工究竟怎么样？朴 昨天早上已经复工，不生问题。

冲 爸爸，怎么鲁大海还在这儿等着要见您呢？朴 谁是鲁大海？冲 鲁贵的儿子。前年荐进去，这次当代表的。

朴 这个人！我想这个人有背景，厂方已经把他开除了。

冲 开除！爸爸，这个人脑筋很清楚，我方才跟这个人谈了一回。代表罢工的工人并不见得就该开除。

朴 哼，现在一般年青人，跟工人谈谈，说两三句不关痛痒，同情的话，像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！

冲 我以为这些人替自己的一群努力，我们应当同情的。并且我们这样享福，同他们争饭吃，是不对的。这不是时髦不时髦的事。

朴 （眼翻上来）你知道社会是什么？你读过几本关于社会经济的书？我记得我在德国念书的时候，对于这方面，我自命比你这种半瓶醋的社会思想要彻底得多！

冲 （被压制下去，然而）爸，我听说矿上对于这次受伤的工人不给一点抚恤金。

朴 （头扬起来）我认为你这次说话说得太多了。（向繁）这两年他学得很像你了。（看钟）十分钟后我还有一个客来，嗯，你们关于自己有什么说话说么？萍 爸，刚才我就想见您。

朴 哦，什么事？萍 我想明天就到矿上去。

朴 这边公司的事，你交代完了么？萍 差不多完了。我想请父亲给我点实在的事情做，我不想看看就完事。

朴 （停一下，看萍）苦的事你成么？要做就做到底。我不愿意我的儿子叫旁人说闲话的。

萍 这两年在这儿做事舒服，心里很想在内地乡下走走。

朴 让我想想。 - - （停）你可以明天起身，做那一类事情，到了矿上我再大电报给你。

[四凤由饭厅门入，端了碗普洱茶。

冲 （犹豫地）爸爸。

朴 （知道他又有新花样）嗯，你？冲 我现在想跟爸爸商量一件很重要的事。

朴 什么？冲 （低下头）我想把我的学费的一部份出来。

朴 哦。

冲 （鼓起勇气）把我的学费拿出一部份送给 - - 朴 （四凤端茶，放朴面前。）四凤， - - （向冲）你先等一等。（向四凤）叫你跟太太煎

的药呢？四 煎好了。

朴 为什么不拿来？四 （看繁漪，不说话）。

繁 （觉出四周的徽兆有些恶相）她刚才跟我倒来了，我没有喝。

朴 为什么？（停，向四凤）药呢？繁 （快说）倒了。我叫四凤倒了。

朴 （慢）倒了？哦？（更慢）倒了！ - - （向四凤）药还有么？

四 药罐里还有一点。

朴 （低而缓地）倒了来。

繁 （反抗地）我不愿意喝这种苦东西。

朴 （向四凤，高声）倒了来。

[四凤走到左面倒药。

冲 爸，妈不愿意，你何必这样强迫呢？朴 你同你妈都不知道自己的病在那儿。（向繁漪低声）你喝了，就会完全好的。（见四凤犹豫，指药）送到太太那里去。

繁 （顺忍地）好，先放在这儿。

朴 （不高兴地）不。你最好现在喝了它吧。

繁 （忽然）四凤，你把它拿走。

朴 （忽然严厉地）喝了药，不要任性，当着这么大的孩子。

繁 （声颤）我不想喝。

朴 冲儿，你把药端到母亲面前去。

冲 （反抗地）爸！

朴 （怒视）去！

[冲只好把药端到繁漪面前。

朴 说，请母亲喝。

冲 （拿着药碗，手发颤，回头，高声）爸，您不要这样。

朴 （高声地）我要你说。

萍 （低头，至冲前，低声）听父亲的话吧，父亲的脾气你是知道的。

冲 （无法，含着泪，向着母亲）您喝吧，为我喝一点吧，要不然，父亲的气是不会消的。

繁 （恳求地）哦，留着我晚上喝不成么？朴 （冷峻地）繁漪，当了母亲的人，处处应当替子女着想，就是自己不保重身体，也应当替孩子做个服从的榜样。

繁 （四面看一看，望望朴园又望望萍。拿起药，落下眼泪，忽而又放下）哦！不！我喝不下！

朴 萍儿，劝你母亲喝下去。

萍 爸！我 - - 朴 去，走到母亲面前！跪下，劝你的母亲。

[萍走至繁漪面前。

萍 （求恕地）哦，爸爸！

朴 （高声）跪下！（萍望着繁漪和冲；繁漪泪痕满面，冲全身发抖）叫你跪下！（萍正向下跪）繁 （望着萍，不等萍跪下，急促地）我喝，我现在喝！（拿碗，喝了两口，气得眼泪又涌出来，她望一望朴园的峻厉的眼和苦恼着的萍，咽下愤恨，一气喝下！）哦……（哭着，由右边饭厅跑下。

[半晌。

朴（看表）还有三分钟。（向冲）你刚才说的事呢？冲（抬头，慢慢地）什么？朴你说把你的学费分出一部份？——嗯，是怎么样？冲（低声）我现在没有什么事情啦。

朴真没有什么新鲜的问题啦么？冲（哭声）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，——妈的话是对的。（跑向饭厅）朴冲儿，上那儿去？冲到楼上去看看妈。

朴就这么跑么？冲（抑制着自己，走回去）是，爸，我要走了，您有事吩咐么？朴去吧。（冲向饭厅走了两步）回来。

冲爸爸。

朴你告诉你的母亲，说我已经请德国的克大夫来，跟她看病。

冲妈不是已经吃了您的药了么？朴我看你的母亲，精神有点失常，病像是不轻。（回头向萍）我看，你也是一样。

萍爸，我想下去，歇一回。

朴不，你不要走。我有话跟你说。（向冲）你告诉她，说克大夫是个有名的脑病专家，我在德国认识的。来了，叫她一定看一看，听见了没有？

冲听见了。（走上两步）爸，没有事啦？朴上去吧。

[冲由饭厅下。

朴（回头向四凤）四凤，我记得我告诉过你，这个房子你们没有事就得走的。

四是，老爷。（也由饭厅下）

[鲁贵由书房上。

贵（见着老爷，便不自主地好像说不出话来）老，老，老爷。客，客来了。

朴哦，先请到大客厅里去。

贵是，老爷。（鲁贵下）

朴怎么这窗户谁开开了。

萍弟弟跟我开的。

朴关上，（擦眼镜）这屋子不要底下人随便进来，回头我预备一个人在这里休息的。

萍是。

朴（擦着眼镜，看四周的家俱）这屋子的家俱多半是你生母顶喜欢的东西。我从南边移到北边，搬了多少次家，总是不肯丢下的。（戴上眼镜，咳嗽一声）这屋子排的样子，我愿意总是三十年前的老样子，这叫我的眼看着舒服一点。（踱到桌前，看桌上的相片）你的生母永远喜欢夏天把窗户关上的。

萍（强笑着）不过，爸爸，纪念母亲也不必——朴（突然抬起头来）我听人说你现在做了一件很对不起自己的事情。

萍（惊）什——什么？朴（低声走到萍的面前）你知道你现在做的事是对不起你的父亲么？并且——（停）——对不起你的母亲么？萍（失措）爸爸。

朴（仁慈地，拿着萍的手）你是我的长子，我不愿意当着人谈这件事。（停，喘一口气严厉地）我听说我在外边的时候，你这两年来在家里很不规矩。

萍（更惊恐）爸，没有的事，没有，没有。

朴 一个人敢做一件事就要当一件事。

萍 (失色) 爸!

朴 公司的人说你总是在跳舞窝里鬼混, 尤其是这三个月, 喝酒, 赌钱, 整夜地不回家。

萍 哦, (喘出一口气) 您说的是 - - 朴 这些事是真的么? (半晌) 说实话!

萍 真的, 爸爸。(红了脸) 朴 将近三十的人应当懂得“自爱”! - - 你还记得你的名为什么叫萍吗? 萍 记得。

朴 你自己说一遍。

萍 那是因为母亲叫侍萍, 母亲临死, 自己替我起的名字。

朴 那我请你为你的生母, 你把现在的行为完全改过来。

萍 是, 爸爸, 那是我一时的荒唐。

[鲁贵有书房上。

贵 老, 老, 老爷。客 - - 等, 等, 等了好半天啦。

朴 知道。

[鲁贵退。

朴 我的家庭是我人为最圆满, 最有秩序的家庭, 我的儿子我也认为都还是健全的子弟, 我教育出来的孩子, 我绝对不愿叫任何人说他们一点闲话的。

萍 是, 爸爸。

朴 来人啦。(自语) 哦, 我有点累啦。(萍扶他至沙发坐。)

[鲁贵上。

贵 老爷。

朴 你请客到这边来坐。

贵 是, 老爷。

萍 不, - - 爸, 您歇一会吧。

朴 不, 你不要管。(向鲁贵) 去, 请进来。

贵 是, 老爷。

[鲁贵下。朴园拿出一支雪茄, 萍为他点上, 朴园徐徐抽烟, 端坐。落幕。

第二幕

[午饭后, 天气很阴沉, 更郁热, 潮湿的空气, 低压着在屋内的人, 使人成为烦躁的了。周萍一个人由饭厅走上来, 望望花园, 冷清清的, 没有一个人。偷偷走到书房门口, 书房里是空的, 也没有人。忽然想起父亲在别的地方会客, 他放下心, 又走到窗户前开窗门, 看着外面绿荫荫的树丛。低低地吹出一种奇怪的哨声, 中间他低沉地叫了两三声“四凤!” 不一时, 好像听见远处有哨声在回应, 渐移渐近, 他有缓缓地叫了一声“凤儿!” 门外有一个女人的声音, “萍, 是你么?” 萍就把窗门关上。

[四凤由外面轻轻地跑进来。

萍 （回头，望着中门，四凤正从中门进，低声，热烈地）凤儿！（走近，拉着她的手。）四 不，（推开他）不，不。（谛听，四面望）看看，有人！

萍 没有，凤，你坐下。（推她到沙发坐下。）四 （不安地）老爷呢？萍 在大客厅会客呢。

四 （坐下，叹一口长气。望着）总是这样偷偷摸摸的。

萍 哦。

四 你连叫我都不敢叫。

萍 所以我要离开这儿哪。

四 （想一下）哦，太太怪可怜的。为什么老爷回来，头一次见太太就发这么大的脾气？萍 父亲就是这样，他的话，向来不能改的。他的意见就是法律。

四 （怯懦地）我 - - 我怕得很。

萍 怕什么？四 我怕万一老爷知道了，我怕。有一天，你说过，要把我们的事告诉老爷的。

萍 （摇头，深沉地）可怕的事不在这儿。

四 还有什么？萍 （忽然地）你没有听见什么话？四 什么？（停）没有。

萍 关于我，你没有听见什么？四 没有。

萍 从来没听说过什么？四 （不愿提）没有 - - 你说什么？萍 那 - - 没什么！没什么。

四 （真挚地）我信你，我相信你以后永远不会骗我。这我就够了。 - - 刚才，我听你说，你明天就要到矿上去。

萍 我昨天晚上已经跟你说过了。

四 （爽直地）你为什么不带我去？萍 因为（笑）因为我不想带你去。

四 这边的事我早晚是要走的。 - - 太太，说不定今天要辞掉我。

萍 （没想到）她要辞掉你， - - 为什么？四 你不要问。

萍 不，我要知道。

四 自然因为我做错了事。我想，太太大概没有这个意思。也许是我瞎猜。（停）萍，你带我去好不好？萍 不。

四 （温柔地）萍，我好好地侍候你，你压迫这么一个人。我跟你缝衣服，烧饭做菜，我都做得好，只要你叫我跟你在一块儿。

萍 哦，我还要一个女人，跟着我，侍候我，叫我享福？难道，这些年，在家里，这种生活我还不够么？四 我知道你一个人在外头是不成的。

萍 凤，你看不出来，现在我怎么能带你出去？ - - 你这不是孩子话吗？四 萍，你带我走！我不连累你，要是外面因为我，说你的坏话，我立刻就走。你 - - 你不要怕。

萍 （急躁地）凤，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么？你不应该这么想我。 - - 哼，我怕，我怕什么？（管不住自己）这些年，我做出这许多的……哼，我的心都死了，我恨极了我自己。

现在我的心刚刚有点生气了，我能放开胆子喜欢一个女人，我反而怕人家骂？哼，让大家说吧，周家大少爷看上他家里面的女下人，怕什么，我

喜欢她。

四 （安慰他）萍，不要离开。你做了什么，我也不怨你的。（想）
萍 （平静下来）你现在想什么？四 我想，你走了以后，我怎么样。

萍 你等着我。

四 （苦笑）可是你忘了一个人。

萍 谁？四 他总不放过我。

萍 哦，他呀——他又怎么样？四 他又把前一个月的话跟我提了。

萍 他说，他要你？四 不，他问我肯嫁他不肯。

萍 你呢？四 我先没有说什么，后来他逼着问我，我只好告诉他实话。

萍 实话？四 我没有说旁的，我只提我已经许了人家。

萍 他没有问旁的？四 没有，他倒说，他要供给我上学。

萍 上学？（笑）他真呆气！——可是，谁知道，你听了他的话，也许很喜欢的。

四 你知道我不喜欢，我愿意老陪着你。

萍 可是我已经快三十了，你才十八，我也不比他的将来有希望，并且我做过许多见不得人的事。

四 萍，你不要同我瞎扯，我现在心里很难过。你得想出法子，他是个孩子，老是这样装着腔，对付他，我实在不喜欢。你又不许我跟他说明白。

萍 我没有叫你不跟他说。

四 可是你每次见我跟他在一块儿，你的神气，偏偏——萍 我的神气那自然是不快活的。我看见我最喜欢的女人时常跟别人在一块儿。哪怕他是我的弟弟，我也不情愿的。

四 你看你又扯到别处。萍，你不要扯，你现在到底对我怎么样？你要跟我说明白。

萍 我对你怎么样？（他笑了。他不愿意说，他觉得女人们都有些呆气，这一句话似乎有一个女人也这样问过他，他心里隐隐有些痛）要我说出来？（笑）那么，你要我怎么说呢？四 （苦恼地）萍，你别这样待我好不好？你明明知道我现在什么都是你的，你还——你还这样欺负人。

萍 （他不喜欢这样，同时又以为她究竟有些不明白）哦！（叹了一口气）天哪！

四 萍，我父亲只会跟人要钱，我哥哥瞧不起我，说我没有志气，我母亲如果知道了这件事，她一定恨我。哦，萍，没有你就没有我。我父亲，我哥哥，我母亲，他们也许有一天会不理我，你不能够的，你不能够的。（抽咽）萍 四凤，不，不，别这样，你让我好好地想一想。

四 我的妈最疼我，我的妈不愿意我在公馆里做事，我怕她万一看出我的谎话，知道我在这里做了事，并且同你……如果你又不是真心的，……那我——那我就伤了我妈的心了。（哭）还有……萍 不，凤，你不该这样疑心我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晚上我预备到你那里去。

四 不，我妈今天回来。

萍 那么，我们在外面会一会好么？四 不成，我妈晚上一定会跟我谈话的。

萍 不过，明天早车我就要走了。

四 你真不预备带我走么？萍 孩子！那怎么成？四 那么，你——你叫我想想。

萍 我先要一个人离开家，过后，再想法子，跟父亲说明白，把你接出来。

四 （看着他）也好，那么今天晚上你只好到我家里来。我想，那两间房子，爸爸跟妈一定在外房睡，哥哥总是不在家睡觉，我的房子在半夜里一定是空的。

萍 那么，我来还是先吹哨；（吹一声）你听得清楚吧？四 嗯，我要是叫你来，我的窗上一定有个红灯，要是没有灯，那你千万不要来。

萍 不要来。

四 那就是我改了主意，家里一定有许多人。

萍 好，就这样。十一点钟。

四 嗯，十一点。

[鲁贵由中门上，见四凤和周萍在这里，突然停止，故意地做出懂事的假笑。

贵 哦！（向四凤）我正要找你。（向萍）大少爷，您刚吃完饭。

四 找我有何事？贵 你妈来了。

四 （喜形于色）妈来了，在哪儿？贵 在门房，跟你哥哥刚见面，说着话呢。

[四凤跑向中门。

萍 四凤，见着你妈，跟我问问好。

四 谢谢您，回头见。（凤下）贵 大少爷，您是明天起身么？萍 嗯。

贵 让我送送您。

萍 不用，谢谢你。

贵 平时总是你心好，照顾着我们。您这一走，我同这丫头都得惦记着您了。

萍 （笑）你又没有钱了吧？贵 （好笑）大少爷，您这可是开玩笑。——我说的是实话，四凤知道，我总是背後说大少爷好的。

萍 好吧。——你没有事么？贵 没事，没事，我只跟您商量点闲拌儿。您知道，四凤的妈来了，楼上的太太要见她，……

[繁漪由饭厅上，鲁贵一眼看见她，话说成一半，又吞进去。

贵 哦，太太下来了！太太，您病完全好啦？（繁漪点一点头）鲁贵直惦记着。

繁 好，你下去吧。

[鲁贵鞠躬由中门下。

繁 （向萍）他上哪去了？萍 （莫明其妙）谁？繁 你父亲。

萍 他有事情，见客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弟弟呢？繁 他只会哭，他走了。

萍 （怕和她一同在这间屋里）哦。（停）我要走了，我现在要收拾东西去。（走向饭厅）繁 回来，（萍停步）我请你略微坐一坐。

萍 什么事？繁 （阴沉地）有话说。

萍 （看出她的神色）你像是有很重要的话跟我谈似的。

繁 嗯。

萍 说吧。

繁 我希望你明白方才的情景。这不是一天的事情。

萍 (躲避地) 父亲一向是那样，他说一句就是一句的。

繁 可是人家说一句，我就要听一句，那是违背我的本性的。

萍 我明白你。(强笑) 那么你顶好不听他的话就得了。

繁 萍，我盼望你还是从前那样诚恳的人。顶好不要学着现在一般青年人玩世不恭的态度。你知道我没有你在我面前，这样，我已经很苦了。

萍 所以我就要走了。不要叫我们见着，互相提醒我们最后悔的事情。

繁 我不后悔，我向来做事没有后悔过。

萍 (不得已地) 我想，我很明白地对不表示过。这些日子我没有见你，我想你很明白。

繁 很明白。

萍 那么，我是个最糊涂，最不明白的人。我后悔，我认为我生平做错一件大事。我对不起自己，对不起弟弟，更对不起父亲。

繁 (低沉地) 但是最对不起的人有一个，你反而轻轻地忘了。

萍 我最对不起的人，自然也有，但是我不必同你说。

繁 (冷笑) 那不是她！你最对不起的是我，是不曾经引诱的后母！

萍 (有些怕她) 你疯了。

繁 你欠了我一笔债，你对我负着责任；你不能看见了新的世界，就一个人跑。

萍 我认为你用的这些字眼，简直可怕。这种字句不是在父亲这样——这样体面的家庭里说的。

繁 (气极) 父亲，父亲，你撇开你的父亲吧！体面？你也说体面？(冷笑) 我在这样的体面家庭已经十八年啦。周家家庭里做出的罪恶，我听过，我见过，我做过。我始终不是你们周家的人。我做的事，我自己负责任。不像你们的祖父，叔祖，同你们的好父亲，偷偷做出许多可怕的事情，祸移在别人身上，外面还是一副道德面孔，慈善家，社会上的好人物。

萍 繁漪，大家庭自然免不了不良分子，不过我们这一支，除了我，……繁 都一样，你父亲是第一个伪君子，他从前就引诱过一个良家的姑娘。

萍 你不要乱说话。

繁 萍，你再听清楚点，你就是你父亲的私生子！

萍 (惊异而无主地) 你瞎说，你有什么证据？繁 请你问你的体面父亲，这是他十五年前喝醉了的时候告诉我的。(指桌上相片) 你就是这年青的姑娘声的小孩。她因为你父亲又不要她，就自己投河死了。

萍 你，你，你简直…… - - 好，好，(强笑) 我都承认。你预备怎么样？你要跟我说什么？繁 你父亲对不起我，他用同样手段把我骗到你们家来，我逃不开，生了冲儿。十几年来像刚才一样的凶横，把我渐渐地磨成了石头样的死人。你突然从家乡出来，是你，是你把我引到一条母亲不像母亲，情妇不像情妇的路上去。是你引诱我的！

萍 引诱！我请你不要用这两个字好不好？你知道当时的情形怎么样？繁 你忘记了在这屋子里，半夜，我哭的时候，你叹息着说的什么？

你说你恨你的父亲，你说过，你愿他死，就是犯了灭伦的罪也干。

萍 你忘了。那时我年青，我的热叫我说出来这样糊涂的话。

繁 你忘了，我虽然只比你大几岁，那时，我总还是你的母亲，你知道你不该对我说这种话么？萍 哦——（叹了一口气）总之，你不该嫁到周家来，周家的空气满是罪恶。

繁 对了，罪恶，罪恶。你的祖宗就不曾清白过，你们家里永远是不干净。

萍 年青人一时糊涂，做错了的事，你就不肯原谅么？（苦恼地皱着眉）繁 这不是原谅不原谅的问题，我已预备好棺材，安安静静地等死，一个人偏把我救活了又不理我，撇得我枯死，慢慢地渴死。让你说，我该怎么办？萍 那，那我也不知道，你来说吧！

繁 （一字一字地）我希望你不要走。

萍 怎么，你要我陪着你，在这样的家庭，每天想着过去的罪恶，这样活活地闷死么？繁 你既知道这家庭可以闷死人，你怎么肯一个人走，把我放在家里？萍 你没有权利说这种话，你是冲弟弟的母亲。

繁 我不是！我不是！自从我把我的性命，名誉，交给你，我什么都不顾了。我不是他的母亲。不是，不是，我也不是周朴园的妻子。

萍 （冷冷地）如果你以为你不是父亲的妻子，我自己还承认我是我父亲的儿子。

繁 （不曾想到他会说这一句话，呆了一下）哦，你是你父亲的儿子。——这些月，你特别不来看我，是怕你的父亲？萍 也可以说是怕他，才这样的吧。

繁 你这一次到矿上去，也是学着你父亲的英雄榜样，把一个真正明白你，爱你的人丢开不管么？萍 这么解释也未尝不可。

繁 （冷冷地）怎么说，你到底是你父亲的儿子。（笑）父亲的儿子？（狂笑）父亲的儿子？（狂笑，忽然冷静严厉地）哼，都是没有用，胆小怕事，不值得人为他牺牲的东西！我恨着我早没有知道你！

萍 那么你现在知道了！我对不起你，我已经同你详细解释过，我厌恶这种不自然的关系。我告诉你，我厌恶。我负起我的责任，我承认我那时的错，然而叫我犯了那样的错，你也不能完全没有责任。你是我认为最聪明，最能了解的女子，所以我想，你最后会原谅我。我的态度，你现在骂我玩世不恭也好，不负责任也好，我告诉你，我盼望这一次的谈话是我们最末一次谈话了。（走向饭厅门）繁 （沉重地语气）站着。（萍立住）我希望你明白我刚才说的话，我不是请求你。我盼望你用你的心，想一想，过去我们在这屋子里说的，（停，难过）许多，许多的话。一个女子，你记着，不能受两代的欺侮，你可以想一想。

萍 我已经想得很透彻，我自己这些天的痛苦，我想你不是不知道，好请你让我走吧。

[周萍由饭厅下，繁漪的眼泪一颗颗地流在腮上，她走到镜台前，照着自己苍白的有皱纹的脸，便嚤嚤地扑在镜台上哭起来。

[鲁贵偷偷地由中门走进来，看见太太在哭。

贵 （低声）太太！

繁 （突然抬起）你来干什么？贵 鲁妈来了好半天啦！

繁 谁？谁来了好半天啦？贵 我家里的，太太不是说过要我叫

她来见么？繁 你为什么早点来告诉我？贵 （假笑）我倒是想着，可是我（低声）刚才瞧见太太跟大少爷说话，所以就没有敢惊动您。

繁 啊你，你刚才在——贵 我？我在大客厅里伺候老爷见客呢！（故意地不明白）太太有什么事么？繁 没什么，那么你叫鲁妈进来吧。

贵 （谄笑）我们家里是个下等人，说话粗里粗气，您可别见怪。

繁 都是一样的人。我不过想见一见，跟她谈谈闲话。

贵 是，那是太太的恩典。对了，老爷刚才跟我说，怕明天要下大雨，请太太把老爷的那一件旧雨衣拿出来，说不定老爷就要出去。

繁 四凤跟老爷检的衣裳，四凤不会拿么？贵 我也是这么说啊，您不是不舒服么？可是老爷吩咐，不要四凤，还是要太太自己拿。

繁 那么，我一会儿拿来。

贵 不，是老爷吩咐，说现在就要拿出来。

繁 哦，好，我就去吧。——你现在叫鲁妈进来，叫她在这房里等一等。

贵 是，太太。

[鲁贵下，繁漪的脸更显得苍白，她在极力压制自己的烦郁。

繁 （把窗户打开吸一口气，自语）热极了，闷极了，这里真是再也不能住的。我希望我今天变成火山的口，热烈烈地冒一次，什么我都烧个干净，当时我就再掉在冰川里，冻成死灰，一生只热热烈烈地烧一次，也就算够了。我过去的是完了，希望大概也是死了的。哼，什么我都预备好了，来吧，恨我的人，来吧。叫我失望的人，叫我忌（女石）的人，都来吧，我在等候着你们。（望着空空的前面，既而垂下头去，鲁贵上。）贵 刚才小当差进来，说老爷催着要。

繁 （抬头）好，你先去吧。我叫陈妈过去。

[繁漪由饭厅下，贵由中门下。移时鲁妈——即鲁侍萍——与四凤上。鲁妈的年纪约有四十七岁的光景，鬓发已经有点斑白，面貌白净，看上去也只有三十八九岁的样子。

她的眼有些呆滞，时而呆呆地望着前面，但是在那修长的睫毛，和她圆大的眸子间，还寻得出她少年时静慰的神韵。她的衣服朴素而有身份，旧蓝布裤褂，很洁净地穿在身上。远远地看着，依然像大家户里落迫的妇人。她的高贵的气质和她的丈夫的鄙俗，好小，恰成一个强烈地对比。

[她的头还包着一条白布手巾，怕是坐火车围着避上的，她说话总爱微微地笑，尤其因为刚刚见着两年未见的亲儿女，神色还是快慰地闪着快乐的光彩。她的声音很低，很沉稳，语音像一个南方人曾经和北方人相处很久，夹杂着许多模糊，轻快的南方音，但是她的字句说得很清楚。她的牙齿非常整齐，笑的时候在嘴角旁露出一对深深的笑涡，叫我们想起来四凤笑时口旁一对浅浅的涡影。

[鲁妈拉着女儿的手，四凤就像个小鸟偎在她身边走进来。后面跟着鲁贵，提着一个旧包袱。他骄傲地笑着，比起来，这母女的单纯的欢欣，他跟是粗鄙了。

四 太太呢？贵 就下来。

四 马，您坐下。（鲁妈坐）您累么？鲁 不累。

四 （高兴地）妈，您坐一坐。我给您倒一杯冰镇的凉水。

鲁 不，不要走，我不热。

贵 凤儿，你跟你妈拿一瓶汽水来（向鲁妈），这公馆什么没有？一到夏天，柠檬水，果子露，西瓜汤，桔子，香蕉，鲜荔枝，你要什么，就有什么。

鲁 不，不，你别听你爸爸的话。这是人家的东西。你在我身旁跟我多坐一回，回头跟我同——同这位周太太谈谈，比喝什么都强。

贵 太太就会下来，你看你，那块白包头，总舍不得拿下来。

鲁 （和蔼地笑着）真的，说了那么半天。（笑望着四凤）连我在火车上搭的白手巾都忘了解啦。（要解它）四 （笑着）妈，您让我替您解开吧。（走过去解。这里，鲁贵走到小茶几旁，又偷偷地把烟放在自己的烟盒里。）鲁 （解下白手巾）你看我的脸脏么？火车上尽是土，你看我的头发，不要叫人家笑。

四 不，不，一点都不脏。两年没见您，您还是那个样。

鲁 哦，凤儿，你看我的记性。谈了这半天，我忘记把你顶喜欢的东西跟你拿出来啦。

四 什么？妈。

鲁 （由身上拿出一个小包来）你看，你一定喜欢的。

四 不，您先别给我看，让我猜猜。

鲁 好，你猜吧。

四 小石娃娃？鲁 （摇头）不对，你太大了。

四 小粉扑子。

鲁 （摇头）给你那个有什么用？四 哦，那一定是小针线盒。

鲁 （笑）差不多。

四 那您叫我打开吧。（忙打开纸包）哦！妈！顶针！银顶针！爸，您看，您看！（给鲁贵看）

贵 （随声说）好！好！

四 这顶针太好看了，上面还镶着宝石。

贵 什么？（走两步，拿来细看）给我看看。

鲁 这是学校校长的太太送给我的。校长丢了个要紧的钱包，叫我拾着了，还给他。校长的太太就非要送给我东西，拿出一大堆小手饰叫我挑，送给我的女儿。我就检出这一件，拿来送给你，你看好不好？四 好，妈，我正要这个呢。

贵 噢，哼，（把顶针交给四凤）得了吧，这宝石是假的，你挑得真好。

四 （见着母亲特别欢喜说话，轻蔑地）哼，您呀，真宝石到了您的手里也是假的。

鲁 凤儿，不许这样跟爸爸说话。

四 （撒娇）妈您不知道，您不在这儿，爸爸就拿我一个人撒气，尽欺负我。

贵 （看不惯他妻女这样“乡气”，于是轻蔑地）你看你们这点穷相，走到大家公馆，不来看看人家的阔排场，尽在一边闲扯。四凤，你先把你这两年的衣裳给你妈看看。

四 （白眼）妈不稀罕这个。

贵 你不也有点手饰么？你拿出来给你妈开开眼。看看还是我对，还是把女儿关在家里对？鲁 （想鲁贵）我走的时候嘱咐过你，这两年写

信的时候也总不断地提醒你，我说过我不愿意把我的女儿送到一个阔公馆，觉人家使唤。你偏——（忽然觉得这不是谈家事的地方，回头向四凤）你哥哥呢？四——不是在门房里等着我们么？贵——不是等着你们，人家等着见老爷呢。（向鲁妈）去年我叫人跟你捎个信，告诉你大海也当了矿上的工头，那都是我在这而嘀咕上的。

四——（厌恶她父亲又表白自己的本领）爸爸，您看哥哥去吧。他的脾气有点不好，怕他等急了，跟张爷刘爷们闹起来。

贵——真他妈的。这孩子的狗脾气我倒忘了，（走向中门，回头）你们好好在这屋子里坐一会，别乱动，太太一会儿就下来。

[鲁贵下。母女见鲁贵走后，如同犯人望见看守走了一样，舒展地吐出一口气来。母女二人相对默然地笑了一笑，刹那间，她们脸上又浮出欢欣，这次是由衷心升起来愉快的笑。

鲁——（伸出手来，向四凤）哦，孩子，让我看看你。

[四凤走到母亲前，跪下。

四——妈，您不怪我吧？您不怪我这次没听您的话，跑到周公馆做事吧？鲁——不，不，做了就做了。——不过为什么这两年你一个子也不告诉我，我下车走到家里，才听见张大婶告诉我，说我的女儿在这儿。

四——妈，我怕您生气，我怕您难过，我不敢告诉您。——其实，妈，我们也不是什么富贵人家，就是像我这样帮人，我想也没有什么关系。

鲁——不，你以为妈怕穷么？怕人家笑我们穷么？不，孩子，妈最知道认命，妈最看得开，不过，孩子，我怕你太年青，容易一阵子犯糊涂，妈受过苦，妈知道的。你不懂，你不知道这世界太——人的心太——。（叹了一口气）好，我们先不提这个。（站起来）这家的太太真怪！她要见我干什么？

四——嗯，嗯，是啊（她的恐惧来了，但是她愿意向好的一面想）不，妈，这边太太没有多少朋友，她听说妈也会写字，念书，也许觉着很相近，所以想请妈来谈谈。

鲁——（不信地）哦？（慢慢看这屋子的摆设，指着有镜台的柜）这屋子倒是很雅致的。就是家俱太旧了点。这是——？四——这是老爷用的红木书桌，现在做摆饰用了。听说这是三十年前的老东西，老爷偏偏喜欢用，到哪儿带到哪儿。

鲁——那个（指着有镜台的柜）是什么？四——那也是件老东西，从前的第一个太太，就是大少爷的母亲，顶爱的东西。您看，从前的家俱多笨哪。

鲁——咦，奇怪。——为什么窗户还关上呢？四——您也觉得奇怪不是？这是我们老爷的怪脾气，夏天反而要关窗户。

鲁——（回想）凤儿，这屋子我像是在哪儿见过似的。

四——（笑）真的？您大概是想我梦到这儿。

鲁——对了，梦似的。——奇怪，这地方怪得很，这地方忽然叫我想起了许许多多事情。（低下头坐下）四——（慌）妈，您怎么脸上发白？您别是受了暑，我给您拿一杯冷水吧。

鲁——不，不是，你别去，——我怕得很，这屋子有鬼怪！

四——妈，您怎么啦？鲁——我怕得很，忽然我把三十年前的事情一件一件地都想起来了，已经忘了许多年的人又在我心里转。四凤，你摸摸我的手。

四 （摸鲁妈的手）冰凉，妈，您可别吓坏我。我胆子小，妈，妈，
- - 这屋子从前可闹过鬼的！

鲁 孩子，你别怕，妈不怎么样。不过，四凤，我好像我的魂来过这儿似的。

四 妈，您别瞎说啦，您怎么来过？他们二十年前才搬到这儿北方来，那时候，您不是这在南方么？鲁 不，不，我来过。这些家俱，我想不起来 - - 我在哪见过。

四 妈，您的眼不要直瞪瞪地望着，我怕。

鲁 别怕，孩子，别怕，孩子。（声音愈低，她用力地想，她整个人，缩，缩到记忆的最下层深处。）四 妈，您看那个柜干什么？那就是从前死了的第一个太太的东西。

鲁 （突然低声颤颤地向四凤）凤儿，你去看，你去看，那柜子靠右第三个抽屉里，有没有一只小孩穿的绣花虎头鞋。

四 妈，您怎么拉？不要这样疑神疑鬼地。

鲁 凤儿，你去，你去看一看。我心里有点怯，我有点走不动，你去！

四 好我去看。

[她有到柜前，拉开抽斗，看。

鲁 （急）有没有？四 没有，妈。

鲁 你看清楚了？四 没有，里面空空地就是些茶碗。

鲁 哦，那大概是我在做梦了。

四 （怜惜她的母亲）别多说话了，妈，静一静吧，妈，您在外受了委屈了，（落泪）从前，您不是这样神魂颠倒的。可怜的妈妈呀。（抱着她）好一点的么？鲁 不要紧的。 - - 刚才我在门房听见这家里还有两位少爷？四 嗯！妈，都很好，都很和气的。

鲁 （自言自语地）不，我的女儿说什么也不能在这儿多呆。不成。不成。

四 妈，您说什么？这儿上上下下都待我很好。妈，这里老爷太太向来不骂底下人，两位少爷都很和气的。这周家不但是活着的人心好，就是死了的人样子也是挺厚道的。

鲁 周？这家里姓周？四 妈，您看您，您刚才不是问着周家的门进来的么？怎么会忘了？（笑）妈，我明白了，您还是路上受热了。我先跟你拿着周家第一个太太的像片，给您看。我再跟你拿点水来喝。

[四凤在镜台上拿了像片过来，站在鲁妈背後，给她看。

鲁 （拿着像片，看）哦！（惊愕地说不出话来，手发颤。）四 （站在鲁妈背後）您看她多好看，这就是大少爷的母亲，笑得多美，他们并说还有点像我呢。可惜，她死了，要不然， - - （觉得鲁妈头向前倒）哦，妈，您怎么啦？您怎么？鲁 不，不，我头晕，我想喝水。

四 （慌，掐着鲁妈的手指，搓着她的头）妈，您到这边来！（扶鲁妈到一个大的沙发前，鲁妈手里还紧紧地拿着相片）妈，您在这儿躺一躺。我跟您拿水去。

[四凤由饭厅门忙跑下。

鲁 哦，天哪。我是死了的人！这是真的么？这张相片？这些家俱？怎么会？ - - 哦，天底下地方大得很，怎么？熬过这几十年偏偏又把我这个

可怜的孩子，放回到他——他的家里？哦，好不公平的天哪！（哭泣）

[四凤拿水上，鲁妈忙擦眼泪。

四（持水杯，向鲁妈）妈，您喝一口，不，再喝几口。（鲁妈饮）好点了么？鲁 嗯，好，好啦。孩子，你现在就跟我回家。

四（惊讶）妈，您怎么啦？

[由饭厅传出繁漪喊“四凤”的声音。

鲁 谁喊你？四 太太。

繁漪声 四凤！

四 唉。

繁漪声 四凤，你来，老爷的雨衣你给放在哪儿啦？四（喊）我就来。（向鲁妈）您等一等，我就回来。

鲁 好，你去吧。

[四凤下。鲁妈周围望望，走到柜前，抚摸着她从前的家俱，低头沉思。忽然听见屋外花园里走路的声音。她转过身来，等候着。

[鲁贵由中门上。

贵 四凤呢？鲁 这儿的太太叫了去啦。

贵 你回头告诉太太，说找着雨衣，老爷自己到这儿来穿，还要跟太太说几句话。

鲁 老爷要到这屋里来？贵 嗯，你告诉清楚了，别回头老爷来到这儿，太太不在，老头儿又发脾气了。

鲁 你跟太太说吧。

贵 这上上些些许多底下人都得我支派，我忙不开，我可不能等。

鲁 我要回家去，我不见太太了。

贵 为什么？这次太太叫你来，我告诉你，就许有点什么很要紧的事跟你谈谈。

鲁 我预备带着凤儿回去，叫她辞了这儿的事。

贵 什么？你看你这点——

[周繁漪由饭厅上。

贵 太太。

繁（向门内）四凤，你先把那两套也拿出来，问问老爷要哪一件。（里面答应）哦，（吐出一口气，向鲁妈）这就是四凤的妈吧？叫你久等了。

贵 等太太是应当的。太太准她来跟您请安就是老大的面子。（四凤由饭厅出，拿雨衣进。）繁 请坐！你来了好半天啦。（鲁妈只在打量着，没有坐下。）鲁 不多一会，太太。

四 太太。把这三件雨衣都送给老爷那边去啦。

贵 老爷说放在这儿，老爷自己来拿，还请太太等一会，老爷见您有话说呢。

繁 知道了。（向四凤）你先到厨房，把晚饭的菜看看，告诉厨房一下。

四 是，太太。（望着鲁贵，又疑惧地望着繁漪由中门下。

繁 鲁贵，告诉老爷，说我同四凤的母亲谈话，回头再请他到这儿来。

贵 是，太太。（但不走）繁（见鲁贵不走）你有什么事么？贵太太，今天早上老爷吩咐德国克大夫来。

繁 二少爷告诉过我了。

贵 老爷刚才吩咐，说来了就请太太去看。

繁 我知道了。好，你去吧。

[鲁贵由中门下。

繁 (向鲁妈)坐下谈，不要客气。(自己坐在沙发上)鲁 (坐在旁边一张椅子上)我刚下火车，就听见太太这边吩咐，要为来见见您。

繁 我常听四凤提到你，说你念过书，从前也是很好的门第。

鲁 (不愿提到从前的事)四凤这孩子很傻，不懂规矩，这两年叫您多生气啦。

繁 不，她非常聪明，我也很喜欢她。这孩子不应当叫她伺候人，应当替她找一个正当的出路。

鲁 太太多夸奖她了。我倒是不愿意这孩子帮人。

繁 这一点我很明白。我知道你是个知书答礼的人，一见面，彼此都觉得性情是直爽的，所以我就不妨把请你来的原因现在跟你说一说。

鲁 (忍不住)太太，是不是我这小孩平时的举动有点叫人说闲话？

繁 (笑着，故为很肯定地说)不，不是。

[鲁贵由中门上。

贵 太太。

繁 什么事？贵 克大夫已经来了，刚才汽车夫接来的，现时在小客厅等着呢。

繁 我有客。

贵 客？ - - 老爷说请太太就去。

繁 我知道，你先去吧。

[鲁贵下。

繁 (向鲁妈)我先把我家里的情形说一说。第一我家里的女人很少。

鲁 是，太太。

繁 我一个人是个女人，两个少爷，一位老爷，除了一两个老妈子以外，其余用的都是男下人。

鲁 是，太太，我明白。

繁 四凤的年级很青，哦，她才十九岁，是不是？鲁 不，十八。

繁 那就对了，我记得好像比我的孩子是大一岁的样子。这样年青的孩子，在外边做事，又生得很秀气的。

鲁 太太，如果四凤有不检点的地方，请您千万不要瞞我。

繁 不，不，(又笑了)她很好的。我只是说说这个情形。我自己有一个孩子，他才十七岁， - - 恐怕刚才你在花园见过 - - 一个不十分懂事的孩子。

[鲁贵自书房门上。

贵 老爷催着太太去看病。

繁 没有人陪着克大夫么？贵 王局长刚走，老爷自己在陪着呢。

鲁 太太，您先看去。我在这儿等着不要紧。

繁 不，我话还没有说完。(向鲁贵)你跟老爷说，说我没有病，我自己并没有要请医生来。

贵 是，太太。(但不走)繁 (看鲁贵)你在干什么？贵 我

等太太还有什么旁的事情要吩咐。

繁 （忽然想起来）有，你跟老爷回完话之後，你出去叫一个电灯匠，刚才我听说花园藤萝架上的就电线落下来了，走电，叫他赶快收拾一下，不要电了人。

贵 是，太太。

[贵由中门下。

繁 （见鲁妈立起）鲁奶奶，你还是坐呀。哦，这屋子又闷起来啦。（走到窗户，把窗户打开，回来，坐）这些天我就看着我这孩子奇怪，谁知这两天，他忽然跟我说他很喜欢四凤。

鲁 什么？繁 也许预备要帮助她学费，叫她上学。

鲁 太太，这是笑话。

繁 这孩子还想四凤嫁给他。

鲁 太太，请您不必往下说，我都明白了。

繁 （追一步）四凤比我的孩子大，四凤又是很聪明的女孩子，这种情形 - - 鲁 （不喜欢繁漪的暧昧的口气）我的女儿，我总相信是个懂事，明白大体的孩子。我向来不愿意她到大公馆帮人，可是我信得过，我的女儿就帮这儿两年，她总不会做出一点糊涂事的。

繁 鲁奶奶，我也知道四凤是个明白的孩子，不过有了这种不幸的情形，我的意思，是非常容易叫人发生误会的。

鲁 （叹气）今天我到这儿来是万没想到的事，回头我就预备把她带走，现在我就请太太准了她的长假。

繁 哦，哦， - - 如果你以为这样办好，我也觉得很妥当的，不过有一层，我怕，我的孩子有点傻气，他还是会找到你家里见四凤的。

鲁 您放心。我后悔得很，我不该把这个孩子一个人交给她的父亲管的，明天，我准离开此地，我会远远地带她走，不会见着周家的人。太太，我想现在带着我的女儿走。

繁 那么，也好。回头我叫帐房把工钱算出来。她自己的东西我可以派人送去，我有一箱子旧衣服，也可以带去，留着她以後在家里穿。

鲁 （自语）凤儿，我的可怜的孩子！（坐在沙发上，落泪）天哪。

繁 （走到鲁妈面前）不要伤心，鲁奶奶。如果钱上有什么问题，尽管到我这儿来，一定有办法。好好地帶她回去，有你这样一个母亲教育她，自然比这儿好的。

[朴园由书房上。

朴 繁漪！（繁漪抬头。鲁妈站起，忙躲在一旁，神色大变，观察他。）你怎么还不去？繁 （故意地）上哪儿？朴 克大夫在等你，你不知道么？繁 克大夫，谁是克大夫？朴 跟你从前看病的克大夫。

繁 我的药喝够了，我不预备在喝了。

朴 那么你的病……繁 我没有病。

朴 （忍耐）克大夫是我在德国的好朋友，对于妇科很有研究。你的神经有点失常，他一定治得好。

繁 谁说我的神经失常？你们为什么这样咒我？我没有病，我没有病，我告诉你，我没有病！

朴 （冷酷地）你当着人这样胡喊乱闹，你自己有病，偏偏要讳病忌医，不肯叫医生治，这不就是神经上的病态么？繁 哼，我假若是病，

也不是医生治得好的。(向饭厅门走)朴 (大声喊)站住!你上哪儿去?
繁 (不在意地)到楼上去。

朴 (命令地)你应当听话。

繁 (好像不明白地)哦!(停,不经意地打量他)你看你!(尖声笑两声)你简直叫我想笑。(轻蔑地笑)你忘了你自己是怎么样一个人啦!(又大笑,由饭厅跑下,重重地关上门。)朴 来人!

[仆人上。

仆人 老爷!

朴 太太现在在楼上。你叫大少爷陪着克大夫到楼上去跟太太看病。

仆人 是,老爷。

朴 你告诉大少爷,太太现在神经病很重,叫他小心点,叫楼上老
妈子好好地看着太太。

仆人 是,老爷。

朴 还有,叫大少爷告诉克大夫,说我有点累,不陪他了。

仆人 是,老爷。

[仆人下。朴园点着一枝吕宋烟,看见桌上的雨衣。

朴 (向鲁妈)这是太太找出来的雨衣吗?鲁 (看着他)大概
是的。

朴 (拿起看看)不对,不对,这都是新的。我要我的就雨衣,你
回头跟太太说。

鲁 嗯。

朴 (看她不走)你不知道这间房子底下人不准随便进来么?鲁
(看着他)不知道,老爷。

朴 你是新来的下人?鲁 不是的,我找我的女儿来的。

朴 你的女儿?鲁 四凤是我的女儿。

朴 那你走错屋子了。

鲁 哦。--老爷没有事了?朴 (指窗)窗户谁叫打开的?鲁
哦。(很自然地走到窗户,关上窗户,慢慢地走向中门。)朴 (看她关好
窗门,忽然觉得她很奇怪)你站一站,(鲁妈停)你--你贵姓?鲁 我
姓鲁。

朴 姓鲁。你的口音不像北方人。

鲁 对了,我不是,我是江苏的。

朴 你好像有点无锡口音。

鲁 我自小就在无锡长大的。

朴 (沉思)无锡?嗯,无锡(忽而)你在无锡是什么时候?鲁 光
绪二十年,离现在有三十多年了。

朴 哦,三十年前你在无锡?鲁 是的,三十多年前呢,那时候
我记得我们还没有用洋火呢。

朴 (沉思)三十多年前,是的,很远啦,我想想,我大概是二十
多岁的时候。那时候我还在无锡呢。

鲁 老爷是那个地方的人?朴 嗯,(沉吟)无锡是个好地方。

鲁 哦,好地方。

朴 你三十年前在无锡么?鲁 是,老爷。

朴 三十年前,在无锡有一件很出名的事情--鲁 哦。

朴 你知道么？鲁 也许记得，不知道老爷说的是哪一件？朴 哦，很远的，提起来大家都忘了。

鲁 说不定，也许记得的。

朴 我问过许多那个时候到过无锡的人，我想打听打听。可是那个时候在无锡的人，到现在不是老了就是死了，活着的多半是不知道的，或者忘了。

鲁 如若老爷想打听的话，无论什么事，无锡那边我还有认识的人，虽然许久不通音信，托他们打听点事情总还可以的。

朴 我派人到无锡打听过了。——不过也许凑巧你会知道。三十年前在无锡有一家姓梅的。

鲁 姓梅的？朴 梅家的一个年轻小姐，很贤慧，也很规矩，有一天夜里，忽然地投水死了，后来，后来，——你知道么？鲁 不敢说。

朴 哦。

鲁 我倒认识一个年轻的姑娘姓梅的。

朴 哦？你说说看。

鲁 可是她不是小姐，她也不贤慧，并且听说是不大规矩的。

朴 也许，也许你弄错了，不过你不妨说说看。

鲁 这个梅姑娘倒是有一天晚上跳的河，可不是一个，她手里抱着一个刚生下三天的男孩。听人说她生前是不规矩的。

朴 （苦痛）哦！

鲁 这是个下等人，不很守本分的。听说她跟那时周公馆的少爷有点不清白，生了两个儿子。生了第二个，才过三天，忽然周少爷不要了她，大孩子就放在周公馆，刚生的孩子抱在怀里，在年三十夜里投河死的。

朴 （汗涔涔地）哦。

鲁 她不是小姐，她是无锡周公馆梅妈的女儿，她叫侍萍。

朴 （抬起头来）你姓什么？鲁 我姓鲁，老爷。

朴 （喘出一口气，沉思地）侍萍，侍萍，对了。这个女孩子的尸首，说是有一个穷人见着埋了。你可以打听得她的坟在哪儿么？鲁 老爷问这些闲事干什么？朴 这个人跟我们有点亲戚。

鲁 亲戚？朴 嗯，——我们想把她的坟墓修一修。

鲁 哦——那用不着了。

朴 怎么？鲁 这个人现在还活着。

朴 （惊愕）什么？鲁 她没有死。

朴 她还在？不会吧？我看见她河边上的衣服，里面有她的绝命书。

鲁 不过她被一个慈善的人救活了。

朴 哦，救活啦？鲁 以后无锡的人是没见着她，以为她那夜晚死了。

朴 那么，她呢？鲁 一个人在外乡活着。

朴 那个小孩呢？鲁 也活着。

朴 （忽然立起）你是谁？鲁 我是这儿四凤的妈，老爷。

朴 哦。

鲁 她现在老了，嫁给一个下等人，又生了个女孩，境况很不好。

朴 你知道她现在在哪儿？鲁 我前几天还见着她！

朴 什么？她就在这儿？此地？鲁 嗯，就在此地。

朴 哦！

鲁 老爷，你想见一见她么？朴 不，不，谢谢你。

鲁 她的命很苦。离开了周家，周家少爷就娶了一位有钱有门第的小姐。她一个单身人，无亲无故，带着一个孩子在外乡什么事都做，讨饭，缝衣服，当老妈，在学校里伺候人。

朴 她为什么不再找到周家？鲁 大概她是不愿意吧？为着她自己的孩子，她嫁过两次。

朴 以後她又嫁过两次？鲁 嗯，都是很下等的人。她遇人都很不如意，老爷想帮一帮她么？朴 好，你先下去。让我想一想。

鲁 老爷，没有事了？（望着朴园，眼泪要涌出）老爷，您那雨衣，我怎么说？朴 你去告诉四凤，叫她把我樟木箱子里那件旧雨衣拿出来，顺便把那箱子里的几件旧衬衣也捡出来。

鲁 旧衬衣？朴 你告诉她在我那顶老的箱子里，纺绸的衬衣，没有领子的。

鲁 老爷那种纺绸衬衣不是一共有五件？您要哪一件？朴 要哪一件？鲁 不是有一件，在右袖襟上有个烧破的窟窿，后来用丝线绣成一朵梅花补上的？还有一件，——朴 （惊愕）梅花？鲁 还有一件绸衬衣，左袖襟也绣着一朵梅花，旁边还绣着一个萍字。还有一件，——朴 （徐徐立起）哦，你，你，你是——鲁 我是从前伺候过老爷的下人。

朴 哦，侍萍！（低声）怎么，是你？鲁 你自然想不到，侍萍的相貌有一天也会老得连你都不认识了。

朴 你——侍萍？（不觉地望望柜上的相片，又望鲁妈。）鲁 朴园，你找侍萍么？侍萍在这儿。

朴 （忽然严厉地）你来干什么？鲁 不是我要来的。

朴 谁指使你来的？鲁 （悲愤）命！不公平的命指使我来的。

朴 （冷冷地）三十年的工夫你还是找到这儿来了。

鲁 （愤怨）我没有找你，我没有找你，我以为你早死了。我今天没想到到这儿来，这是天要我在这儿又碰见你。

朴 你可以冷静点。现在你我都是有子女的人，如果你觉得心里有委屈，这么大年纪，我们先可以不必哭哭啼啼的。

鲁 哭？哼，我的眼泪早哭干了，我没有委屈，我有的是恨，是悔，是三十年一天一天我自己受的苦。你大概已经忘了你做的事了！三十年前，过年三十的晚上我生下你的第二个儿子才三天，你为了要赶紧娶那位有钱有门第的小姐，你们逼着我冒着大雪出去，要我离开你们周家的门。

朴 从前的恩怨，过了几十年，又何必再提呢？鲁 那是因为周大少爷一帆风顺，现在也是社会上的好人物。可是自从我被你们家赶出来以後，我没有死成，我把我的母亲可给气死了，我亲生的两个孩子你们家里逼着我留在你们家里。

朴 你的第二个孩子你不是已经抱走了么？鲁 那是你们老太太看着孩子快死了，才叫我抱走的。（自语）哦，天哪，我觉得我像在做梦。

朴 我看过去的事不必再提起来吧。

鲁 我要提，我要提，我闷了三十年了！你结了婚，就搬了家，我以为这一辈子也见不着你了；谁知道我自己的孩子个个命定要跑到周家来，又做我从前在你们家做过的事。

朴 怪不得四凤这样像你。

鲁 我伺候你，我的孩子再伺候你生的少爷们。这是我的报应，我的报应。

朴 你静一静。把脑子放清醒点。你不要以为我的心是死了，你以为一个人做了一件于心不忍的是就会忘了么？你看这些家俱都是比从前顶喜欢的动向，多少年我总是留着，为着纪念你。

鲁 （低头）哦。

朴 你的生日 - - 四月十八 - - 每年我总记得。一切都照着你是正式嫁过周家的人看，甚至于你因为生萍儿，受了病，总要关窗户，这些习惯我都保留着，为的是不忘你，弥补我的罪过。

鲁 （叹了一口气）现在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，这些傻话请你不必说了。

朴 那更好了。那么我见可以明明白白地谈一谈。

鲁 不过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谈的。

朴 话很多。我看你的性情好像没有大改， - - 鲁贵像是个很不老实的人。

鲁 你不明白。他永远不会知道的。

朴 那两方面都好。再有，我要问你的，你自己带走的儿子在哪儿？

鲁 他在你的矿上做工。

朴 我问，他现在在哪儿？鲁 就在门房等着见你呢。

朴 什么？鲁大海？他！我的儿子？鲁 他的脚趾头因为你的不小心，现在还是少一个的。

朴 （冷笑）这么说，我自己的骨肉在矿上鼓励罢工，反对我！

鲁 他跟你现在完完全全是两样的人。

朴 （沉静）他还是我的儿子。

鲁 你不要以为他还会认你做父亲。

朴 （忽然）好！痛痛快快地！你现在要多少钱吧？鲁 什么？
朴 留着你养老。

鲁 （苦笑）哼，你还以为我是故意来敲诈你，才来的么？朴 也好，我们暂且不提这一层。那么，我先说我的意思。你听着，鲁贵我现在要辞退的，四凤也要回家。不过 - - 鲁 你不要怕，你以为我会用这种关系来敲诈你么？你放心，我不会的。大后天我就会带四凤回到我原来的地方。这是一场梦，这地方我绝对不会再住下去。

朴 好得很，那么一切路费，用费，都归我担负。

鲁 什么？朴 这于我的心也安一点。

鲁 你？（笑）三十年我一个人度过了，现在我反而要你的钱？朴 好，好，好，那么你现在要什么？鲁 （停一停）我，我要点东西。

朴 什么？说吧？鲁 （泪满眼）我 - - 我只要见见我的萍儿。

朴 你想见他？鲁 嗯，他在哪儿？朴 他现在在楼上陪着他的母亲看病。我叫他，他就可以下来见你。不过是 - - 鲁 不过是什么？

朴 他很大了。

鲁 （追忆）他大概是二十八了吧？我记得他比大海只大一岁。

朴 并且他以为他母亲早就死了的。

鲁 哦，你以为我会哭哭啼啼地叫他认母亲么？我不会那么傻的。

我难道不知道这样的母亲只给自己的儿子丢人么？我明白他的地位，他的教育，不容他承认这样的母亲。这些年我也学乖了，我只想看看他，他究竟是我生的孩子。你不要怕，我就是告诉他，白白地增加他的烦恼，他自己也不愿意认我的。

朴 那么，我们就这样解决了。我叫他下来，你看一看他，以后鲁家的人永远不许再到周家来。

鲁 好，希望这一生不至于再见你。

朴 （由衣内取出皮夹的支票签好）很好，这胡思乱想一张五千块钱的支票，你可以先拿去用。算是拟补我一点罪过。

鲁 （接过支票）谢谢你。（慢慢撕碎支票）朴 侍萍。

鲁 我这些年的苦不是你那钱就算得清的。

朴 可是你 - -

[外面争吵声。鲁大海的声音：“放开我，我要进去。”三四个男仆声：“不成，不成，老爷睡觉呢。”门外有男仆等与大海的挣扎声。]

朴 （走至中门）来人！（仆人由中门进）谁在吵？仆人 就是那个工人鲁大海！他不讲理，非见老爷不可。

朴 哦。（沉吟）那你叫他进来吧。等一等，叫人到楼上请大少爷下楼，我有话问他。

仆人 是，老爷。

[仆人由中门下。]

朴 （向鲁妈）侍萍，你不要太固执。这一点钱你不收下，将来你会后悔的。

鲁 （望着他，一句话也不说。）

[仆人领着大海进，大海站在左边，三四仆人立一旁。]

大 （见鲁妈）妈，您还在这儿？朴 （打量鲁大海）你叫什么名字？大 （大笑）董事长，您不要向我摆架子，您难道不知道我是谁么？

朴 你？我只知道你是罢工闹得最凶的工人代表。

大 对了，一点儿也不错，所以才来拜望拜望您。

朴 你有什么事吧？大 董事长当然知道我是为什么来的。

朴 （摇头）我不知道。

大 我们老远从矿上来，今天我又在您府上大门房里从早上六点钟一直等到现在，我就是要问问董事长，对于我么工人的条件，究竟是允许不允许？朴 哦，那么 - - 那么，那三个代表呢？大 我跟你说吧，他们现在正在联络旁的工会呢。

朴 哦， - - 他们没告诉旁的的事情么？大 告诉不告诉于你没有关系。 - - 我问你，你的意思，忽而软，忽而硬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

[周萍由饭厅上，见有人，即想退回。]

朴 （看萍）不要走，萍儿！（视鲁妈，鲁妈知萍为其子，眼泪汪汪地望着他。）萍 是，爸爸。

朴 （指身侧）萍儿，你站在这儿。（向大海）你这么只凭意气是不能交涉事情的。

大 哼，你们的手段，我都明白。你们这样拖延时候不姑是想去花钱收买少数不要脸的败类，暂时把我们骗在这儿。

朴 你的见地也不是没有道理。

大 可是你完全错了。我们这次罢工是有团结的，有组织的。我们代表这次来并不是来求你们。你听清楚，不求你们。你们允许就允许；不允许，我们一直罢工到底，我们知道你们不到两个月整个地就要关门的。

朴 你以为你们那些代表们，那些领袖们都可靠吗？大 至少比你们只认识洋钱的结合要可靠得多。

朴 那么我给你一件东西看。

[朴园在桌上找电报，仆人递给他；此时周冲偷偷由左书房进，在旁偷听。

朴 (给大海电报)这是昨天从矿上来的电报。

大 (拿过去看)什么？他们又上工了。(放下电报)不会，不会。

朴 矿上的工人已经在昨天早上复工，你当代表的反而不知道么？

大 (惊，怒)怎么矿上警察开枪打死三十个工人就白打了么？(又看电报，忽然笑起来)哼，这是假的。你们自己假作的电报来离间我们的。(笑)哼，你们这种卑鄙无赖的行为！

萍 (忍不住)你是谁？敢在这儿胡说？朴 萍儿！没有你的话。(低声向大海)你就这样相信你那同来的代表么？大 你不用多说，我明白你这些话的用意。

朴 好，那我把那复工的合同给你瞧瞧。

大 (笑)你不要骗小孩子，复工的合同没有我们代表的签字是不生效力的。

朴 哦，(向仆)合同！(仆由桌上拿合同递他)你看，这是他们三个人签字的合同。

大 (看合同)什么？(慢慢地，低声)他们三个人签了字。他们怎么会不告诉我就签了字呢？他们就这样把我不理啦？朴 对了，傻小子，没有经验只会胡喊是不成的。

大 那三个代表呢？朴 昨天晚车就回去了。

大 (如梦初醒)他们三个就骗了我了，这三个没有骨头的东西，他们就把矿上的工人们卖了。哼，你们这些不要脸的董事长，你们的钱这次又灵了。

萍 (怒)你混帐！

朴 不许多说话。(回头向大海)鲁大海，你现在没有资格跟我说话——矿上已经把你开除了。

大 开除了？冲 爸爸，这是不公平的。

朴 (向冲)你少多嘴，出去！(冲由中门走下)大 哦，好，好，(切齿)你的手段我早就领教过，只要你能弄钱，你什么都做得出来。

你叫警察杀了矿上许多工人，你还——朴 你胡说！

鲁 (至大海前)别说了，走吧。

大 哼，你的来历我都知道，你从前在哈尔滨包修江桥，故意在叫江堤出险——朴 (低声)下去！

[仆人等啦他，说“走！走！”大 (对仆人)你们这些混帐东西，放开我。我要说，你故意淹死了二千二百个小工，每一个小工的性命你扣三百块钱！姓周的，你发的是绝子绝孙的昧心财！你现在还——萍 (忍不住气，走到大海面前，重重地大他两个嘴巴。)你这种混帐东西！(大海立刻要还手，倒是被周宅的仆人们拉住。)打他。

大 (向萍高声)你,你(正要骂,仆人一起打大海。大海头流血。鲁妈哭喊着护大海。

)朴 (厉声)不要打人!(仆人们停止打大海,仍拉着大海的手。)
大 放开我,你们这一群强盗!

萍 (向仆人)把他拉下去。

鲁 (大哭起来)哦,这真是一群强盗!(走至萍前,抽咽)你是萍, - - 凭, - - 凭什么打我的儿子?萍 你是谁?鲁 我是你的 - - 你打的这个人的妈。

大 妈,别理这东西,您小心吃了他们的亏。

鲁 (呆呆地看着萍的脸,忽而又大哭起来)大海,走吧,我们走吧。(抱着大海受伤的头哭。)萍 (过意不去地)父亲。

朴 你太鲁莽了。

萍 可是这个人不应该乱侮辱父亲的名誉啊。

[半晌。

朴 克大夫给你母亲看过了么?萍 看完了,没有什么。

朴 哦,(沉吟,忽然)来人!

[仆人由中门上。

朴 你告诉太太,叫她把鲁贵跟四凤的工钱算清楚,我已经把他们辞了。

仆人 是,老爷。

萍 怎么?他们两个怎么样了?朴 你不知道刚才这个工人也姓鲁,他就是四凤的哥哥么?萍 哦,这个人就是四凤的哥哥?不过,爸爸 - - 朴 (向下人)跟太太说,叫帐房跟鲁贵同四凤多算两个月的工钱,叫他们今天就去。去吧。

[仆人由饭厅下。

萍 爸爸,不过四凤同鲁贵在家里都很好。很忠诚的。

朴 哦,(呵欠)我很累了。我预备到书房歇一下。你叫他们送一碗浓一点的普洱茶来。

萍 是,爸爸。

[朴园由书房下。

萍 (叹了一口气)嗨!(急由中门下,冲适由中门上。)冲 (着急地)哥哥,四凤呢?萍 我不知道。

冲 是父亲要辞退四凤么?萍 嗯,还有鲁贵。

冲 即使她的哥哥得罪了父亲,我们不是把人家打了么?为什么欺负这么一个女孩子干什么?萍 你可问父亲去。

冲 这太不讲理了。

萍 我也这样想。

冲 父亲在哪儿?萍 在书房里。

[冲走至书房,萍在屋里踱来踱去。四凤由中门走进,颜色苍白,泪还垂在眼角。

萍 (忙走至四凤前)四凤,我对不起你,我实在不认识他。

四 (用手摇一摇,满腹说不出的话。)萍 可是你哥哥也不应该那样乱说话。

四 不必提了,错得很。(即向饭厅去)萍 你干什么去?四 我

收拾我自己的东西去。再见吧，明天你走，我怕不能见你了。

萍 不，你不要去。（拦住她）四 不，不，你放开我。你不知道我们已经叫你们辞了么？萍 （难过）凤，你 - - 你饶恕我么？四 不，你不要这样。我并不怨你，我知道早晚是有这么一天的，不过，今天晚上你千万不要来找我。

萍 可是，以后呢？四 那 - - 再说吧！

萍 不，四凤，我要见你，今天晚上，我一定要见你，我有许多话要同你说。四凤，你.....四 不，无论如何，你不要来。

萍 那你想旁的法子来见我。

四 没有旁的法子。你难道看不出这是什么情形么？萍 要这样，我是一定要来的。

四 不，不，你不要胡闹，你千万不.....

[繁漪由饭厅上。

四 哦，太太。

繁 你们在那而啊！（向四凤）等一回，你的父亲叫电灯匠就回来。什么东西，我可以交给他带回去。也许我派人跟你送去 - - 你家住在什么地方？四 杏花巷十号。

繁 你不要难过，没事可以常来找我。送你的衣服，我回头叫人送到你那里去。是杏花巷十号吧？四 是，谢谢太太。

[鲁妈在外面叫“四凤！四凤！”四 妈，我在这儿。

[鲁妈由中门上。

鲁 四凤，收拾收拾零碎的东西，我们先走吧。快下大雨了。

[风声，雷声渐起。

四 是，妈妈。

鲁 （向繁漪）太太，我们走了。（向四凤）四凤，你跟太太谢谢。

四 （向太太请安）太太，谢谢！（含着眼泪看萍，萍缓缓地转过头去。）

[鲁妈与四凤由中门下，风雷声更大。

繁 萍，你刚才同四凤说的什么？萍 你没有权利问。

繁 萍，你不要以为她会了解你。

萍 这是什么意思？繁 你不要再骗我，我问你，你说要到哪儿去？萍 用不着你问。请你自己放尊重一点。

繁 你说，你今天晚上预备上哪儿去？萍 我 - - （突然）我找她。你怎么样？繁 （恫吓地）你知道她是谁，你是谁么？萍 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现在真喜欢她，她也喜欢我。过去这些日子，我知道你早明白的很，现在你既然愿意说破，我当然不必瞒你。

繁 你受过这样高等教育的人现在同这么一个底下人的女儿，这是一个下等女人 - - 萍 （爆烈）你胡说！你不配说她下等，你不配，她不像你，她 - - 繁 （冷笑）小心，小心！你不要把一个失望的女人逼得太狠了，她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。

萍 我已经打算好了。

繁 好，你去吧！小心，现在（望窗外，自语，暗示着恶兆地）风暴就要起来了！

萍 （领悟地）谢谢你，我知道。

[朴园由书房上。

朴 你们在这儿说什么？萍 我正跟母亲说刚才的事呢。

朴 他们走了么？繁 走了。

朴 繁漪，冲儿又叫我说哭了，你叫他出来，安慰安慰他。

繁 （走到书房门口）冲儿！冲儿！（不听见里面答应声音，便走进去。）

[外面风雷声大作。

朴 （走到窗前望外面，风声甚烈，花盆落地大碎的声音。）萍儿，花盆叫大风吹倒了，你叫下人快把这窗关上。大概是暴风雨就要下来了。

萍 是，爸爸！（由中门下）

[朴园站在窗前，望着外面的闪电。

幕落。

第三幕

- - 杏花巷十号，在鲁贵家里。 - -

下面是鲁家屋外的情景。

车站的钟打了十下，杏花巷的老少还沿着那白天蒸发着臭气，只有半夜才从租界区域吹来一阵好凉风的水塘边上乘凉。虽然方才落了一阵暴雨，天气还是郁热难堪，太空黑漆漆地布满了了恶相的黑云，人们都像晒在太阳下的小草，虽然半夜里沾了点露水，心里还是热燥燥的，期待着再来一次的雷雨。倒是躲在池塘芦草下的青蛙叫得起劲，一直不停。闲人谈话的声音有一阵没一阵地。无星的天空时而打着没雷的闪电，蓝森森地一晃，闪露出来池塘边的垂柳在水面颤动着。闪光过去，还是黑黝黝的一片。

渐渐乘凉的人散了，四周围静下来，雷又隐隐地响着，青蛙像是吓得不敢多叫，风又吹起来，柳叶沙沙地。在深巷里，野狗寂寞地狂吠着。

以后闪电更亮得蓝森森地可怕，雷也更凶恶似地隆隆地滚着，四周却更沉闷地静下来，偶尔听见几声青蛙叫和更大的木梆声，野狗的吠声更稀少，狂雨就快要来了。

最后暴风暴雨，一直到闭幕。

不过观众看见的还是四凤的屋子，（即鲁贵两间房的内屋）前面的叙述除了声音只能由屋子中间一层木窗户显出来。

在四凤的屋子里面呢：

鲁家现在才吃完晚饭，每个人的心绪都是烦恶的。各人有各人的心思，在一个屋角，鲁大海一个人在擦什么东西。鲁妈同四凤一句话也不说，大家静默着。鲁妈低着头在屋子中间的圆桌旁收拾筷子碗，鲁贵坐在左边一张靠椅上，喝得醉醺醺地，眼睛发了红丝，像个猴子，半身倚着靠背，望着鲁妈打着嚏。他的赤脚忽然放在椅子上，忽然又平拖在地上，两条腿像人字似地排开，他穿一件白汗衫，半臂已经汗透了，贴在身上，他不住地摇着芭蕉扇。

四凤在中间窗户前面站着：背朝着观众，面向窗外不安地望着，窗外池塘边有乘凉的人们说着闲话，有青蛙的叫声。她时而不安地像听见了什么

似的，时而又转过头看了看鲁贵，又烦厌地迅速转过去。在她旁边靠左墙是一张搭好的木板床，上面铺着凉席，一床很干净的夹被，一个凉草枕和一把蒲扇，很整齐地放在上面。

屋子很小，像一切穷人的屋子，屋顶低低地压在头上。床头上挂着一张烟草公司的广告画，在左边的墙上贴着过年时粘上的旧画，已经破烂许多地方。靠着鲁贵坐的唯一的一张椅子立了一张小方桌，上面有镜子，梳子，女人用的几件平常的化妆品，那大概是四凤的梳妆台了。在左墙有一条板凳，在中间圆桌旁边孤零零地立着一个圆凳子，在右边四凤的床下正排着两三双很时髦的鞋，鞋的下头，有一只箱子，上面铺着一块白布，放着一个瓷壶同两三个粗的碗。小圆桌上放着一盏洋油灯，上面罩一个鲜红美丽的纸灯罩；还有几件零碎的小东西；在暗淡的灯影里，零碎的小东西虽然看不清楚，却依然领人觉得这大概是一个女人的住房。

这屋子有两个门，在左边——就是有木床的一边——开着一个小门，外面挂着一幅强烈的有花的红幔，里面存着煤，一两件旧家具，四凤为着自己换衣服用的。右边有一个破旧的木门，通着鲁家的外间，外面是鲁贵住的地方，是今晚鲁贵夫妇睡的处所。那外间屋的门就通着池塘边泥泞的小道。这里间与外间相连的木门，旁边侧立一副铺板。

开幕时正是鲁贵兴致淋漓地刚刚倒完了半咒骂式的家庭训话。屋内都是沉默而紧张的。沉闷中听得出池塘边唱着淫荡的春曲，参杂着乘凉人们的谈话。各人在想各人的心思，低着头不做声。鲁贵满身是汗，因为喝酒喝得太多，说话也过于卖了力气，嘴里流着涎水，脸红的吓人，他好像很得意自己在家里的位置同威风，拿着那把破芭蕉扇，挥着，舞着，指着。为汗水浸透了似的肥脑袋探向前面，眼睛迷腾腾地，在每个人的身上扫来扫去。

大海依旧擦他的手枪，两个女人都不做声，等着鲁贵继续嘶喊，这时青蛙同卖唱的叫声传了过来。四凤立在窗户前，偶而深深地叹着气。

贵（咳嗽起来）他妈的！（一口痰吐在地上，兴奋地问着）你们听，你们哪一个对得起我？（向四凤同大海）你们不要不愿意听，你们哪一个人不是我辛辛苦苦养到大？可是现在你们哪一件是做的对得起我？（先向左，对大海）你说？（忽向右，对四凤）你说？（对着站在中间圆桌旁的鲁妈，胜利地）你也说说，这都是你的好孩子啊！（拍，又一口痰）

[静默。听外面胡琴，同唱声。]

大（向四凤）这是谁？快十点半还在唱？四（随意地）一个瞎子同他老婆，每天在这儿卖唱的。（挥着扇，微微叹一口气）贵我是一辈子犯小人，不走运。刚在周家混了两年，孩子都安置好了，就叫你（指鲁妈）连累下去了。你回家一次就出一次事。刚才是怎么回事？我叫完电灯匠回公馆，凤儿的事没有了，连我的老根子也拔了。妈的，你不来，（指鲁妈）我能倒这样的霉？（又一口痰）大（放下手枪）你要骂我就骂我，别指东说西，欺负妈好说话。

贵我骂你？你是少爷！我骂你？你连人家有钱的人都当面骂了，我敢骂你？大（不耐烦）你喝了不到两盅酒，就叨叨叨，叨叨叨，这半点钟你够不够？贵够？哼，我一肚子的冤屈，一肚子的火，我没个够！当初你爸爸也不是没叫人伺候过，吃喝玩乐，我哪一样没讲究过！自从娶了你的妈，我是家败人亡，一天不如一天，一天不如一天，……四那不是你自己赌钱输光的！

大 你别理他，让他说。

贵 （只顾嘴头说得畅快，如同自己是唯一的牺牲者一样）我告诉你，我是家败人亡，一天不如一天。我受人家的气，受你们的气。现在好，连想受人家的气也不成了，我跟你们一块儿饿着肚子等死。你们想想，你们是哪一件事对得起我？（忽而觉得自己的腿没处放，面向鲁妈）侍萍，把那凳子拿过来，我放放大腿。

大 （看着鲁妈，叫她不要管）妈！（然而鲁妈还是拿了那唯一的圆凳子过来，放在鲁贵的脚下。他把腿放好）贵 （望着大海）可是这怪谁？你把人家骂了，人家一气，当然就把我们辞了。谁叫我是你的爸爸呢？大海，你心里想想，我这么大年纪，要跟着你饿死；我要是饿死，你是哪一点对得起我？我问问你，我要是这样死了？大 （忍不住，立起，大声）你死就死了，你算老几？贵 （吓醒了一点）妈的，这孩子！ | 鲁 大海！

| （同时惊恐地喊出）四 哥哥 | 贵 （看见大海那副魁梧的身体，同手里拿着的枪，心里有点怕，笑着）你看看，这孩子这点小脾气！ - - （又接着说）咳，说回来，这也不能就怪大海，周家的人从上到下就没有一个好东西。我伺候他们两年，他们那点出息我哪一样不知道？反正有钱人家顶方便，做了坏事，外面比做了好事装得还体面；文明词越用得越多，心里头越男盗女娼。王八蛋！别看今天我走的时候，老爷太太装模作样地跟我尽打官话，好东西，明儿见！他们家里这点出息当我不知道？四 （怕他胡闹）爸！你可，你可千万别去周家！

贵 （不觉骄傲起来）哼，明天，我把周家太太大少爷这点老底子给他一个宣布，就连老头这老王八蛋也得给我跪下磕头。忘恩负义的东西！（得意地咳嗽起来）。他妈的！（拍地又一口痰吐在地上，向四凤）茶呢？四爸，你真是喝醉了么？刚才不跟你放在桌上么？贵 （端起杯子，对四凤）这是白水，小姐！（泼在地上）

四 （冷冷地）本来是白水，没有茶。

贵 （因为她打断他的兴头，向四凤）混帐。我吃完饭总要喝杯好茶，你还不知道么？大 （故意地）哦，爸爸吃完饭还要喝茶的。（向四凤）四凤，你怎么不把那一两四块八的龙井沏上，尽叫爸爸生气！

四 龙井，家里连茶叶末也没有。

大 （向贵）听见了没有？你就将就喝杯开水吧，别这样穷讲究啦。（拿一杯白开水，放在他身旁桌上，走开。）贵 这是我的家。你要看着不顺眼，你可以滚开。

大 （上前）你，你 - - 鲁 （阻大海）别，别，好孩子。看在妈的份上，别同他闹。

贵 你自己觉得挺不错，你到家不到两天，就闹这么大的乱子，我没有说你，你还要大我么？你给我滚！

大 （忍着）妈，他这样子我实在看不下去。妈，我走了。

鲁 胡说。就要下雨，你上哪儿去？大 我有点事。办不好，也许到车厂拉车去。

鲁 大海，你 - - 贵 走，走，让他走。这孩子就是这点穷骨头。叫他滚，滚，滚！

大 你小心点。你少惹我的火！

贵 (赖皮)你妈在这儿。你敢把你的爹怎么样?你这杂种!

大 什么,你骂谁?贵 我骂你。你这 - - 鲁 (向贵)你别不要脸,你少说话!

贵 我不要脸?我没有在家养私孩子,还带着个(指大海)嫁人。

鲁 (心痛极)哦,天!

大 (抽出手枪)我 - - 我打死你这老东西!(对鲁贵)

[鲁贵叫,站起。急到里间,僵立不动。

贵 (喊)枪,枪,枪。

四 (跑到大海的面前,抱着他的手)哥哥。

鲁 大海你放下。

大 (对鲁贵)你跟妈说,说自己错了,以后永远不再乱说话,乱骂人。

贵 哦 - - 大 (进一步)说呀!

贵 (被胁)你,你 - - 你先放下。

大 (气愤地)不,你先说。

贵 好。(向鲁妈)我说错了,我以后永远不乱说,不骂人了。

大 (指那唯一的圆椅)还坐在那儿!

贵 (颓唐地坐在椅上,低着头咕噜着)这小杂种!

大 哼,你不直得我卖这么大的力气。

鲁 放下。大海,你把手枪放下。

大 (放下手枪,笑。)妈,妈您别怕,我是吓唬吓唬他。

鲁 给我。你这手枪是哪儿弄来的?大 从矿上带来的,警察打我们的时候掉下的,我拾起来了。

鲁 你现在带在身上干什么?大 不干什么。

鲁 不,你要说。

大 (狞笑)没有什么,周家逼着我,没有路走,这就是一条路。

鲁 胡说,交给我。

大 (不肯)妈!

鲁 刚才吃饭的时候我跟你说过。周家的事算完了,我们姓鲁的永远不提他们了。

大 (低声,缓慢地)可是我们在矿上流的血呢?周家大少爷刚才打在我脸上的巴掌呢?就完了么?鲁 嗯,完了。这一本帐算不清楚,报复是完不了的。什么都是天定,妈愿你多受点苦。

大 那是妈自己,我 - - 了 (高声)大海,你是我最爱的孩子,你听着,我从来不用这样的口气对你说过话。你要是伤了周家的人,不管是那里的老爷或者少爷,你只要伤害了他们,我是一辈子也不认你的。

大 可是妈 - - (恳求)鲁 (肯定地)你知道妈的脾气,你若要做了妈最怕你做的事情,妈就死在你的面前。

大 (长叹一口气)哦,妈,您 - - (仰头望,又低下头来)那我会恨 - - 恨他们一辈子。

鲁 (叹一口气)天,那不能怪我了。(向大海)把手枪给我。(大海不肯)交给我!

(走近大海,把手枪拿了过来。)大 (痛苦)妈,您 - - 四 哥哥,你给妈!

大 那么您拿去吧。不过您搁的地方得告诉我。

鲁 好，我放在这个箱子里。（把手枪放在床头的木箱里）可是（对大海）明天一早我就报告警察，把枪交给他。

贵 对极了，这才是正经。

大 你少说话！

鲁 大海。不要这样同父亲说话。

大 （看鲁贵，又转头）好，妈，我走了。我看车厂子里有认识的人没有。

鲁 好，你去。你可得准回来。一家人不许这样呕气。

大 嗯。就回来。

[大海由左边与外间通的房门下，听见他关外房大门的声音。鲁贵立起来看着大海走出去，怀着怨气又回来站在圆桌旁。

贵 （自言自语）这个小王八蛋！（问鲁妈）刚才我叫你买茶叶，你为什么不买？鲁 没有闲钱。

贵 可是，四凤，我的钱呢？ - - 刚才你们从公馆领来的工钱呢？

四 您说周公馆多给的两个月工钱？贵 对了，一共连新加旧六十块钱。

四 （知道早晚也要告诉他）嗯，是的，还给人啦。

贵 什么，你还给人啦？四 刚才赵三又来堵门要你赌帐，妈就把那个钱都还给他了。

贵 （问鲁妈）六十块钱？都还了帐啦！

鲁 嗯，把你这次的赌帐算是还清了。

贵 （急了）妈的，我的家就是叫你们这样败了的，现在是还帐的时候么？鲁 （沉静地）都还清了好。这儿的家我预备不要了。

贵 这儿的家你不要么？鲁 我想，大后天就回济南去。

贵 你回济南，我跟四凤在这儿，这个家也得要啊。

鲁 这次我带着四凤一块儿走，不叫她一个人在这儿了。

贵 （对四凤笑）四凤，你听你妈带着你走。

鲁 上次我走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我的事情怎么样。外面人地生疏，在这儿四凤有邻居张大婶照应她，我自然不带她走。现在我那边的事已经定了。四凤在这儿又没有事，我为什么不带她走？四 （惊）您，您真要带我走？鲁 （沉痛地）嗯，妈以后说什么也不离开你了。

贵 不成，这我们得好好商量商量。

鲁 这有什么可商量的？你要愿意去，大后天一块儿走也可以。不过那儿是找不着你这一帮赌钱的朋友的。

贵 我自然不到那儿去。可是你要带四凤到那儿干什么？鲁 女孩子当然随着妈走，从前那是没有法子。

贵 （滔滔地）四凤跟我有吃有穿，见的是场面人。你带着她，活受罪，干什么？鲁 （对他没有办法）跟你也说不明白。你问问她愿意跟我还是愿意跟你？贵 自然是愿意跟我。

鲁 你问她！

贵 （自信一定胜利）四凤，你过来，你听清楚了。你愿意怎么样？随你。跟你妈，还是跟我？（四凤转过身来，满脸的眼泪）咦，这孩子，你哭什么？鲁 哦，凤儿，我的可怜的孩子。

贵 说呀，这不是大姑娘上轿，说呀！

鲁 （安慰地）哦，凤儿，告诉我，刚才你答应得好好地，愿意跟着妈走，现在又怎么哪？告诉我，好孩子。老实地告诉妈，妈还是喜欢你。

贵 你说你让她走，她心里不高兴。我知道，她舍不得这个地方。

（笑）四 （向鲁贵）去！（向鲁妈）别问我，妈，我心里难过。妈，我的妈，我是跟你走的。

妈呀！（抽咽，扑在鲁妈的怀里）

鲁 哦，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今天受了委屈了。

贵 你看看，这孩子一身小姐气，她要个你不是受罪么？鲁 （向鲁贵）你少说话，（对四凤）妈命不好，妈对不起你，别难过！以后跟妈在一块儿。没有人会欺负你，哦，我的心肝孩子。

[大海由左边上。

大 妈，张家大婶回来了。我刚才在路上碰见的。

鲁 你，你提到我们卖家俱的事么？大 嗯，提了。她说，她能想法子。

鲁 车厂上找着认识的人么？大 有，我还要出去：找一个保人。

鲁 那么我们一同出去吧。四凤，你等着我，我就回来！

大 （对鲁贵）再见，你酒醒了点么？（向四凤）今天晚上我恐怕不回家睡觉。

[大海，鲁妈同下。

贵 （目送他们出去）哼，这东西！（见四凤立在窗前，便向她）你妈走了，四凤。你说吧，你预备怎么样呢？四 （不理他，叹了一口气，听外面的青蛙声同雷声。）贵 （蔑视）你看，你这点心思还不浅。

四 （掩饰）什么心思？天气热，闷得难受。

贵 你不要骗我，你吃完饭眼神直瞪瞪的，你在想什么？四 我不想什么。

贵 （故意伤感地）凤儿，你是我的明白孩子。我就有你这一个亲女儿，你跟你妈一走，那就剩我一个人在这儿哪。

四 你别说了，我心里乱得很。（外面打闪）你听，远远又打雷。

贵 孩子，别打岔，你真预备跟你妈回济南么？四 嗯。（吐一口气）

贵 （无聊地唱）“花开花谢年年有，人过了青春不再来！”哎。（忽然地）四凤，人活着就是两三年好日子，好机会一错过就完了。

四 您，您去吧。我困了。

贵 （徐徐诱进）周家的事你不要怕。有了我，明天我们还是得回去。你真走得开，（暗指地）你放得下这样好的地方么？你放得下周家——

四 （怕他）您不要乱说了。您睡去吧！外边乘凉的人 都散了。您为什么不睡去？贵 你不要胡思乱想。（说真心话）这世界没有一个人靠得住，只有钱是真的。唉，偏偏你同你母亲不知道钱的好处。

四 听，我像是听见有人来敲门。

[外面敲门声。

贵 快十一点，这会有谁？四 爸爸，您让让我去看。

贵 别，让我出去。

[鲁贵开左门一半。

贵 谁？外面的声音 这儿姓鲁么？贵 是啊，干什么？外面
的声音 找人。

贵 你是谁？外面的声音 我姓周。

贵 （喜形于色）你看，来的不是？周家的人来了。

四 （惊骇着，忙说）不，爸爸，您说我们都出去了。

贵 噢，（乖巧地看她一眼）这叫什么话？

[鲁贵下。

四 （把屋子略微收拾一下，不用的东西放在左边帐后的小屋里，立在右边角上，等候着客进来。

[这时，听见周冲同鲁贵说话的声音，一时鲁贵同周冲上。

冲 （见着四凤高兴地）四凤！

四 （奇怪地望着）二少爷！

贵 （谄笑）您别见笑我，我们这儿穷地方。

冲 （笑）这地方真不好找。外边有一片水，很好的。

贵 二少爷。您先坐下。四凤（指圆桌）你把那张好椅子拿过来。

冲 （见四凤不说话）四凤，怎么，你不舒服么？四 没有。 -
-（规规矩矩地）二少爷，你到这里来干什么？要是太太知道了，你 - - 冲
这是太太叫我来的。

贵 （明白了一半）太太要您来的？冲 嗯，我自己也想来看看
你们。（问四凤）你哥哥同母亲呢？贵 他们出去了。

四 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？冲 （天真地）母亲告诉我的。没想到
到这地方还有一大片水，一下雨真滑，黑天要是不小心容易摔下去。

贵 二少爷，您没摔着么？冲 （稀罕地）没有。我坐家里的车，
很有趣的。（四面望望这屋子的摆设，很高兴地笑着，看四凤）哦，你原来
在这儿！

四 我看你赶快回家吧。

贵 什么？冲 （忽然）对了，我忘了我为什么来的了。妈跟我
说，你们离开我家，她很不放心；她怕你们找不着事情，叫我送给你一百块
钱。（拿出钱）四 什么？贵 （以为周家的人怕得罪他，得意地笑着，
对四凤）你看人家多厚道，到底是人家有钱的人。

四 不，二少爷，你替我谢谢太太，我们好好过日子。拿回去吧。

贵 （向四凤）你看你，哪有你这么说话的？太太叫二少爷亲自送
来，这点意思我们好意思不领下么？（收下钞票）你回头跟太太回一声，我
们都挺好的。请太太放心，谢谢太太。

四 （固执地）爸爸，这不成。

贵 你小孩子知道什么？四 您要收下，妈跟哥哥一定不答应。

贵 （不理她，向冲）谢谢您老远跑一趟。我先跟您买点鲜货吃，
您同四凤在屋子里坐一坐，我失陪了。

四 爸，您别走！不成。

贵 别尽说话，你先跟二少爷倒一碗茶。我就回来。

[鲁贵忙下。

冲 （不由衷地）让他走了也好。

四 （厌恶地）唉，真是下作！（不随意地）谁叫你送钱来了？冲
你，你，你像是不愿意见我似的。为什么呢？我以後不再乱说话了。

四 （找话说）老爷吃过饭了么？冲 刚刚吃过。老爷在发脾气，母亲没吃完饭就跑到楼上生气。我劝了她半天，要不我还不会这样晚来。

四 （故意不在心地）大少爷呢？冲 我没有见着他，我知道他很难过，他又在自己房里喝酒，大概是醉了。

四 哦！（叹了一口气）——你为什么不叫底下人替你来？你何必自己跑到这穷人住的地方来？冲 （诚恳地）你现在怨了我们吧！——（羞愧地）今天的事，我真觉得对不起你们，你千万不要以为哥哥是个坏人。他现在很后悔，你不知道他，他还很喜欢你。

四 二少爷，我现在已经是不周家的佣人了。

冲 然而我们永远不可以算是顶好的朋友么？四 我预备跟我妈回济南去。

冲 不，你先不要走，早晚你同你父亲还可以回去的。我们搬了新房子，我的父亲也许回到矿上去，那时你就回来，那时候我该多么高兴！

四 你的心真好。

冲 四凤，你不要为这一点小事来烦忧。世界大的很，你应当读书，你就知道世界上有过许多人跟我们一样地忍受着痛苦，慢慢地苦干，以后又得到快乐。

四 唉，女人究竟是女人！（忽然）你听，（蛙鸣）蛤蟆怎么不睡觉，半夜三更的还叫呢？冲 不，你不是个平常的女人，你有力量，你能吃苦，我们都还年青，我们将来一定在这世界为着人类谋幸福。我恨这不平等的社会，我恨只讲强权的人，我讨厌我的父亲，我们都是被压迫的人，我们是一样。——四 二少爷，您渴了吧，我跟您倒一杯茶。（站起倒茶）冲 不，不要。

四 不，让我再伺候伺候您。

冲 你不要这样说话，现在的世界是不该存在的。我从来没有把你当做我的底下人，你是我的凤姐姐，你是我引路的人，我们的真世界不在这儿。

四 哦，你真会说话。

冲 有时我就忘了现在，（梦幻地）忘了家，忘了你，忘了母亲，并且忘了我自己。我想，我像是在一个冬天的早晨，非常明亮的天空，……在无边的海上……哦，有一条轻得想海燕似的小帆船，在海风吹得紧，海上的空气闻得出有点腥，有点咸的时候，白色的帆张得满满地，像一只鹰的翅膀斜贴在海面上飞，飞，向着天边飞。那时天边上只淡淡地浮着两三片白云，我们坐在船头，望着前面，前面就是我们的世界。

四 我们？冲 对了，我同你，我们可以飞，飞到一个真真干净，快乐的地方，那里没有争执，没有虚伪，没有不平等，没有……（头微仰，好像眼前就是那么一个所在，忽然）你说好么？四 你想得真好。

冲 （亲切地）你愿意同我一块儿去么？就是带着他也可以的。

四 谁？冲 你昨天告诉我的，你说你的心已经许给了他，那个人他一定也像你，他一定是个可爱的人。

[鲁大海进。

四 哥哥。

大 （冷冷地）这是怎么回事？冲 鲁先生！

四 周家二少爷来看我们来了！

大 哦 - - 我没想到你们现在在这儿？父亲呢？四 出去买东西去啦。

大 (向冲) 奇怪得很！这么晚！周少爷会到我们这个穷地方来 - - 看我们。

冲 我正想见你呢。你，你愿意 - - 跟我拉拉手么？(把右手伸出去)。

大 (乖戾地) 我不懂得外国规矩。

冲 (把手缩回来) 那么，让我说，我觉得我心里对你很抱歉的。

大 什么事？冲 (脸红) 今天下午，你在我们家里 - - 大 (勃然) 请你少提那桩事。

四 哥哥，你不要这样，人家是好心好意来安慰我们。

大 少爷，我们用不着你的安慰，我们生成一付穷骨头，用不着你半夜的时候到这里来安慰我们。

冲 你大概是误会了我的意思。

大 (清楚地) 我没有误会。我家里没有第三个人，我妹妹在这儿，你在这儿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冲 可是谁都没有这么想。

大 可是谁都这么想。(回头向四凤) 出去。

四 哥哥！

大 你先出去，我有几句话要同儿少爷说。(见四凤不走) 出去！

[四凤慢慢地由左门出去。]

大 二少爷，我们谈过话，我知道你在你们家里算是明白点的；不过你记着，以后你要再到这儿来，来 - - 安慰我们，(突然凶暴地) 我就打断你的腿。

冲 打断我的腿？大 (肯定地神态) 嗯！

冲 (笑) 我想一个人无论怎样总不会拒绝别人的同情吧。

大 同情不是你同我的事，也要看看地位才成。

冲 大海，我觉得你有时候有些偏见太重，有钱的人并不是罪人，难道说就不能同你们接近么？大 你太年轻，多说你也不明白。痛痛快快地告诉你吧，你就不应当到这儿来，这儿不是你来的地方。

冲 为什么？ - - 你今早还说过，你愿意做的我朋友，我想四凤也愿意做我的朋友，那么我就不可以来帮点忙么？大 少爷，你不要以为这样就是仁慈。我听说，你想叫四凤念书，是么？四凤是我的妹妹，我知道她！她不过是一个没有定性平平常常的女孩子，也是想穿丝袜子，想坐汽车的。

冲 那你看错了她。

大 我没有看错。你们有钱人的世界，她多看一眼，她就得多一番烦恼。你们的汽车，你们的跳舞，你们闲在的日子，这两年已经把她的眼睛看迷了，她忘了她是从哪里来的，她现在回到她自己的家里什么都不顺眼啦。可是她是个穷人的孩子，她的将来是给一个工人当老婆，洗衣服，做饭，捡煤渣。哼，上学，念书，嫁给一个阔人当太太，那是一个小姐的梦！

这些在我们穷人连想都想不起的。

冲 你的话当然有点道理，可是 - - 大 所以如果矿主的少爷真替四凤着想，那我就请少爷从今以后不要同她往来。

冲 我认为你的偏见太多，你不能说我的父亲是个矿主，你就要 - - 大 现在我警告你(瞪起眼睛来).....冲 警告？大 如果什么时

候我再看见你跑到我家里，再同我的妹妹在一起，我一定 - -（笑，忽然态度和善些下去）好，我盼望没有这事情发生。少爷，时候不早了，我们要睡觉了。

冲 你，你那样说话， - - 是我想不到的，我没想到我的父亲的话是对的。

大 （阴沉地）哼，（爆发）你的父亲是个老混蛋。

冲 什么？大 你的父亲是 - -

[四凤由左门跑进。

四 你别说了！（指大海）我看你，你简直变成个怪物！

大 你，你简直是个糊涂虫！

四 我不跟你说话了！（向冲）你走吧，你走吧，不要同他说啦。

冲 （无奈地，看看大海）好，我走。（向四凤）我觉得很对不起你，来到这儿，更叫你不快活。

四 不要提了，二少爷，你走吧，这不是你呆的地方。

冲 好，我走！（向大海）再见，我原谅你，（温和地）我还是愿意做你的朋友。（伸出手来）你愿意同我拉一拉手么？

[大海没有理他，把身子转过去。

四 哼！

[周冲也不再说什么，即将走下。

[鲁贵由左门上，捧着水果酒瓶、同酒菜，脸更红，步伐有点错乱。

贵 （见冲要走）怎么？大 让开点，他要走了。

贵 别，别，二少爷为什么刚来就走？四 （愤愤）你问哥哥去！

贵 （明白了一半，忽然笑向着冲）别理他，您坐一坐。

冲 不，我是要走了。

贵 那二少爷吃点什么再走，我老远地跟您买的鲜货，吃点，喝两盅再走。

冲 不，不早了，我要回家了。

大 （向四凤，指鲁贵的食物）他从哪儿弄来的钱买这些东西？贵（转过头向大海）我自己的，你爸爸赚的钱。

四 不，爸爸，这是周家的钱，你又胡花了！（回头向大海）刚才周太太送给妈一百块钱，妈不在，爸爸不听我的话收下了。

贵 （狠狠地看四凤一眼，解释地，向大海说）人家二少爷亲自送来的。我不收还象话么？大 （走到冲面前）什么，你刚才是给我们送钱来的。

四 （向大海）你现在才明白！

贵 （向大海 - - 脸上露出了卑下的颜色）你看，人家周家都是好人。

大 （调过脸来向贵）把钱给我！

贵 （疑惧地）干什么？大 你给不给？（声色俱厉）不给，你可记得住放在箱子里的是什么东西么？贵 （恐惧地）我给，我给！（把钞票掏出来交给大海）钱在这儿，一百块。

大 （数一遍）什么，少十块。

贵 （强笑着）我，我，我花了。

冲 （不愿再看他们）再见吧，我走了。

大 (拉住他) 你别走, 你以为我们能上你这样的当么? 冲 这句话怎么讲? 大 我有钱, 我有钱, 我口袋里刚刚剩下十块钱。(拿出零票同现洋, 放在一块) 刚刚十块, 你拿走吧, 我们不需要你们可怜我们。

贵 这不象话!

冲 你这人真有点不懂人情。

大 对了, 我不懂人情, 我不懂你们这种虚伪, 这种假慈悲, 我不懂……四 哥哥!

大 走吧。我要你跟我滚, 跟我滚蛋。

冲 (他的整个的幻想被打散了一半, 失望地立了一回, 忽然拿起钱) 好, 我走; 我走, 我错了。

大 我告诉你, 以后你们周家无论哪一个再来, 我就打死他, 不管是谁!

冲 谢谢你。我想周家除了我不会再有人这么糊涂的, 再见吧!(向右门下) 贵 大海。

大 (大声) 叫他滚!

贵 好好好, 我跟您点灯, 外屋黑!

冲 谢谢你。

[二人由右门下。

四 二少爷!(跑下) 大 四凤, 四凤, 你别去!(见四凤已下) 这个糊涂孩子!

[鲁妈由右门上。

大 妈。您知道周家二少爷来了。

鲁 嗯, 我看见一辆洋车在门口, 我不知道是谁来, 我没敢进来。

大 您知道刚才我把他赶了么? 鲁 (沉重地点一点头) 知道, 我刚才在门口听了一会。

大 周家的太太送了您一百块钱。

鲁 哼!(愤然) 不用她给钱, 我会带着女儿走的。

大 您走? 带着四凤走? 鲁 嗯, 明天就走。

大 明天? 鲁 我改主意了, 明天。

大 好极啦! 那我就没必要说旁的话了。

鲁 什么? 大 (暗晦地) 没有什么, 我回家的时候看见四凤跟这位二少爷谈天。

鲁 (不自主地) 谈什么? 大 (暗示地) 不知道, 像是很亲热似的。

鲁 (惊) 哦? ……(自语) 这个糊涂孩子。

大 妈, 您见着张大婶怎么样? 鲁 卖家俱, 已经商量好了。

大 好, 妈, 我走了。

鲁 你上哪儿去? 大 (孤独地) 钱完了, 我也许拉一晚上车。

鲁 干什么? 不, 用不着, 妈这儿有钱, 你在家睡觉。

大 不, 您留着自己用吧, 我走了。

[大海由右门下。

鲁 (喊) 大海, 大海!

[四凤上。

四 妈, (不安地) 您回来了。

鲁 你忙着送周家的少爷，没有顾到看见我。

四 （解释地）二少爷是他母亲叫他来的。

鲁 我听见你哥哥说，你们谈了半天的话吧？四 您说我跟周家二少爷？鲁 嗯，他谈了些什么？四 没有什么！ - - 平平常常的话。

鲁 凤儿，真的？四 您听见哥哥说了些什么话？哥哥是一点人情也不懂。

鲁 （严厉地）凤儿，（看着她，拉着她的手）你看看我，我是你的妈。是不是？四 妈，你怎么啦？鲁 凤，妈是不是顶疼你？四 妈，您为什么说这些话？鲁 我问你，妈是不是天底下最可怜，没有人疼的一个苦老婆子？四 不，妈，您别这样说话，我疼您。

鲁 凤儿，那我求你一件事。

四 妈，您说啦，您说什么事！

鲁 你得告诉我，周家的少爷究竟跟你 - - 怎么样了？四 哥哥总是瞎说八道的 - - 他跟您说了什么？鲁 不时，他没说什么，妈要问你！

[远处隐雷。

四 妈，您为什么问这个？我不跟您说过吗？一点也没什么？一点也没什么。妈，没什么！

[远处隐雷。

鲁 你听，外面打着类。妈妈是个可怜人，我的女儿在这些事上不能再骗我！

四 （顿）妈，我不骗您，我不是跟您说过，这两年 - - 鲁贵的声音（在外屋）侍萍，快来睡觉吧，不早了。

鲁 别管我，你先睡你的。

贵 你来！

鲁 你别管我！ - - （对四凤）你说什么？四 我不是跟你说过，这两年，我天天晚上 - - 回家的？鲁 孩子，你可要说实话，妈经不起再大的事啦。

四 妈，（抽咽）妈，您为什么不信您自己的女儿？（扑在鲁妈怀里大哭，鲁妈抱着她）鲁 （落眼泪）凤儿，可怜的孩子，不是我不相信你，我太爱你，我生怕外人欺负了你，（沉痛地）我太不敢相信世界上的人了。傻孩子，你不懂妈的心，妈的苦多少年是说不出来的，你妈就是在年青的时候没有人来提醒， - - 可怜，妈就是一步走错，就步步走错了。孩子，我就生了你这么个女儿，我的女儿不能再想她妈似的。人的心都靠不住，我并不是说人坏，我就是恨人性在软弱，太容易变了。孩子，你是我的，你是我唯一的宝贝，你永远疼我，你要是再骗我，那就是杀了我了，我的苦命的孩子！

四 不，妈，不，我以後永远是妈的了。

鲁 （忽然）凤儿，我在这儿一天耽心一天，我们明天一定走，离开这儿。

四 （立起）什么，明天就走？鲁 （果断地）嗯。我改主意了，我们明天就走。永远不回这儿来了。

四 我们永远不回到这儿来了。妈，不，为什么这么早就走？鲁 孩子，你要干什么？四 （踌躇地）我，我 - - 鲁 不愿意早一点儿跟妈走？四 （叹了一口气，苦笑）也好，我们明天走吧。

鲁 （忽然疑心地）孩子，你还有什么事瞒着我。

四 （擦着眼泪）妈，没有什么。

鲁 （慈祥地）好孩子，你记住妈刚才说的话么？四 记得住！

鲁 凤儿，我要你永远不见周家的人！

四 好，妈！

鲁 （沉重地）不，要起誓。

[畏怯地望着鲁妈的脸。

四 哦，这何必呢？鲁 （依然严厉地）不，你要说。

四 （跪下）妈，（扑在鲁妈身上）不，妈，我 - - 我不说了。

鲁 （眼泪流下来）你愿意让妈伤心么？你忘记妈三年前为着你的病几乎死了么？现在你 - - （回头泣）四 妈，我说，我说。

鲁 （立起）你就这样跪下说。

四 妈，我答应您，以后我永远不见周家的人。

[雷声轰地滚过去。

鲁 孩子，天上在打雷，你要是以后忘了我的话，见了周家的人呢？

四 （畏怯地）妈，我不会的，我不会的。

鲁 孩子，你要说，你要说。假若你忘了妈的话， - -

[外面的雷声。

四 （不顾一切地）那 - - 那天上的雷劈了我。（扑在鲁妈怀里）哦，我的妈呀！（哭出声）

[雷声轰地滚过去。

鲁 （抱着女儿，大哭）可怜的孩子，妈不好，妈造的孽，妈对不起你，是妈对不起你。

（泣）

[鲁贵由右门上。脱去短衫，他只有一件线坎肩，满身肥肉，脸上冒着油，唱着春曲，眼迷迷地望着鲁妈同四凤。

贵 （向鲁妈）这么晚还不睡？你说点子什么？鲁 你别管，你一个人去睡吧。我今天晚上就跟四凤一块儿睡了。

贵 什么？四 不，妈，您去吧。让我一个人在这儿。

贵 侍萍，凤儿这孩子难过一天了，你搅她干什么？鲁 孩子，你真不要妈陪着么？四 妈，您让我一个人在屋子里歇着吧！

贵 来吧，干什么？你觉这孩子好好地歇一会儿吧：她总是一个人睡的。我先走了。

鲁 也好，凤儿，你好好地睡，过一会儿我再来看你。

四 嗯，妈！

[鲁妈下。

[四凤把右边门关上，隔壁鲁贵又唱“花开花谢年年有，人过了个青春不再来”的春调。她到圆桌前面，把洋灯的火捻小了，这时听见外面的哇声同狗叫。她坐在床边，换了一双拖鞋，立起解开几个扣子，走两步，却又回来坐在床边，深深地叹一口气倒在床上。外边鲁贵低声在唱，母亲像是低声在劝他不要闹。屋外敲着一声又一声的梆子。四凤又由床上坐起，拿起蒲扇用力地挥着。闷极了，她把窗户打开，立在窗前，散开自己的头发，深深吸一口长气，轻轻只把窗户关上一半。她还是烦，她想起许多许多的事。她拿手绢擦一擦脸上的汗，走到圆桌旁，又听见鲁贵说话同唱的声音。她苦

闷地叫了一声“天”！忽然拿起酒瓶，放在口里喝一口。她摸摸自己的胸，觉得心里在发烧。

[鲁贵由左门上，赤足，拖着鞋。

贵 你怎么还不睡？四 （望望他）嗯。

贵 （看她还拿着酒瓶）谁叫你喝酒啦？（拿起酒瓶同酒菜，笑着）快睡吧。

四 （失望地）嗯。

贵 （走到门口）不早了，你妈都睡着了。

[鲁贵下。

[四凤到右门口，把门关上，立在右门旁一会，听见鲁贵同鲁妈说话的声音。走到圆桌旁，长叹一声，低而重地槌着桌子，扑在桌上抽咽。“天哪”！外面有口哨声，远远地。四凤突然立起。畏惧地屏住气息谛听，忽然把桌上的灯转明，跑到窗前，开窗探头向外望，过后她立刻关上，背倚着窗户，惧怕，胸前起伏不定粗重地呼吸。但是口哨的声音更清楚，她把一张红纸罩了灯，放在窗前，她的脸发白，在喘。口哨愈近，远远一阵雷，她怕了，她又把灯拿回去。她把灯转暗，倚在桌上谛听着。窗外面的脚步的声音，一两声咳嗽。四凤轻轻走到窗前，脸转向着观众，倚在窗上。

外面的声音 （敲着窗户）。

四 （颤声）哦！

外面的声音 （敲着窗户，低声）喂！开！开！

四 谁？外面的声音 （含糊地）你猜！

四 （颤声）你，你来干什么？外面的声音 （暗晦地）你猜猜！

四 我现在不能见你。（脸色灰白，声音打着站）外面的声音 （含糊地笑声）这是你心里的话么？四 （急切地）我妈在家里。

外面的声音 （带着诱意）不用骗我！她睡着了。

四 （关心地）你小心，我哥哥恨透了你。

外面的声音 （漠然）他不在家，我知道。

四 （转身，背向观众）你走！

外面的声音 我不！（外面向里用力推窗门，四凤用力挡住。）四（焦急地）不，不，你不要进来。

外面的声音 （低声）四凤，我求你，你开开。

四 不，不！已经到了半夜，我的衣服都脱了。

外面的声音 （急迫地）什么，你衣服脱了？四 （点头）嗯，我已经在床上睡着了！

外面的声音 （颤声）那……那……我就……我（叹一口长气）四（恳求地）那你不要进来吧，好不好？外面的声音 （转了口气）好，也好，我就走，（又急切地）可是你先打开窗门叫我。

四 不，不，你赶快走！

外面的声音 （急切地恳求）不，四凤，你只叫我……啊……只叫我亲一回吧。

四 （苦痛地）啊，大少爷，这不是你的公馆，你饶了我吧。

外面的声音 （怨恨地）那么你忘了我了，你不再想……四 （决定地）对了。（转过身，面向观众，苦痛地）我忘了你了。你走吧。

外面的声音 （忽然地）是不是刚才我的弟弟来了？四 嗯！（踉

踏地)……他……他……他来了!

外面的声音 (尖酸地)哦!(长长叹一口气)那就怪不得你,你現在这样了。

四 (没有办法)你明明知道我是不喜欢他的。

外面的声音 (狠毒地)哼,没有心肝,只要你变了心,小心我……
(冷笑)四 谁变了心?外面的声音 (恶躁地)那你为什么不打开门,让我进来?你不知道我是真爱你么?我没有你不成么?四 (哀诉地)哦,大少爷,你别在缠我好不好?今天一天你替我们闹出许多事,你还不够么?
外面的声音 (真挚地)那我知道错了,不过,现在我要见你,对了,我要见你。

四 (叹一口气)好,那明天说吧!明天我依你,什么都成!

外面的声音 (恳切地)明天?四 (苦笑,眼泪落了下来,擦眼泪)明天!对了,明天。

外面的声音 (犹疑地)明天,真的?四 嗯,真的,我没有骗过你。

外面的声音 好吧,就这样吧,明天,你不要冤我。

[足步声。

[足步声渐远。

四 (心里一块石头落下来,自语)他走了,哦,(摸自己的胸)这样闷,这样热。(把窗户打开,立窗前,风吹进来,她摸自己火热的面孔,深深叹一口气)唉!

[周萍忽然立在窗口。

四 哦,妈呀!(忙关窗门,萍已推开一点,二人挣扎。)萍 (手推着窗门)这次你赶不走我了。

四 (用力关)你……你……你走!(二人一推一拒相持中。)

[萍到底越过窗进来,他满身泥泞,右半脸沾着鲜红的血。

萍 你看我还是进来了。

四 (退后)你又喝醉了!

萍 你,(乞怜地)四凤,你为什么躲我?你今天变了,我明天一早就走,你骗我,你要我明天见你。我能见你就是这一点时候,你为什么害怕你敢见我?(右半血脸转过来)四 (怕)你的脸怎么啦?(指萍的血脸)
萍 (摸脸,一手的血)为着找你,我路上摔的。(挨近四凤)四 不,不,你走吧,我求你,你走吧。

萍 (奇怪地笑着)不,我得好好地看看你。(拉住她的手)

[雷声大作。

四 (躲开)不,你听,雷,雷,你跟我关上窗户。

[萍关上窗户。

萍 (挨近)你怕什么?四 (颤声)我怕你,(退后)你的样子难看,你的脸满是血。……我不认识你……你是……萍 (怪怪地笑)你以为我是谁?傻孩子?(拉她的手)

[外面有女人叹气的声音,敲窗户。

四 (推开他)你听,这是什么?像是有人在敲窗户。

萍 (听)胡说,没有什么!

四 有,有,你听,像有个女人在叹气。

萍 （听）没有，没有，（忽然笑）你大概见了鬼。

[雷声大作，一声霹雳。

四 （低声）哦，妈。（跑到萍怀里）我怕！（躲在角落里）

[雷声轰轰，大雨下，舞台渐暗，一阵风吹开窗户，外面黑黝黝的。忽然一片蓝森森的闪电，照见了繁漪惨白发死青的脸露在窗台上面。她像个死尸，任着一条一条的雨水向散乱的头发上淋她。痉挛地不出声地苦笑，泪水流到眼角下，望着里面只顾拥抱的人们。

闪电止了，窗外又是黑漆漆的。再闪时，见她伸出手，拉着窗扇，慢慢地由外面关上。雷更隆隆地响着，屋子里整个黑下来。黑暗里，只听见四凤在低声说话。

四 （低声）你抱紧我，我怕极了。

[舞台黑暗一时，只露着圆桌上的洋灯，和窗外蓝森森的闪电。听见屋外大海叫门的声音，大海进门的声音，舞台渐明，萍坐在圆椅上，四凤在旁立，床上微乱。

萍 （谛听）这是谁？四 你别作声！

鲁妈的声音 怎么回来了，大海？大海的声音 雨下得太大，车厂的房子塌了。

四 （低声而急促地）哥哥来了，你走，你赶快走。

[萍忙至窗前，推窗。

萍 （推不动）奇怪！

四 怎么？萍 （急迫地）窗户外面有人关上了。

四 （怕）真的，那会是谁？萍 （再推）不成，开不动。

四 你别作声音，他们就在门口。

大海的声音 铺板呢？鲁妈的声音 在四凤屋里。

四 哦，萍，他们要进来。你藏起来。

[四凤正引萍入左门，大海持灯推门进。

大 （慢，嘘声）什么？（见四凤同萍，二人俱僵立不动，静默，哑声）妈，您快进来，我见了鬼！

[鲁妈急进。

鲁 （暗哑）天！

四 （见鲁妈进，疾由右门跑出，苦痛地）啊！

[鲁妈扶着门框。几晕倒。

大 哦，原来是你！（抬起桌上铁刀，奔向萍，鲁妈用力拉着他的衣襟。）鲁 大海，你别动，你动，妈就死在你的面前。

大 您放下我，您放下我！（急得踱脚）鲁 （见萍惊立不动，顿足）糊涂东西，你还不跑？

[萍由右门跑下。

大 （喊）抓住他，爸，抓住他，（大海被母亲拖着，他想追，把她在地上拖了几步。）鲁 （见萍已跑远，坐在地上发呆）哦，天！

大 （跺足）妈！妈！你好糊涂！

[鲁贵上。

贵 他走了？咦，可是四凤呢？大 不要脸的东西，她跑了。

鲁 哦，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，外面的河涨了水，我的孩子。你千万别糊涂！四凤！（跑）大 （拉着她）你上哪儿？鲁 这么大的雨，

她跑出去，我要找她。

大 好，我也去。

鲁 我等不了！（跑下，喊“四凤！”声音愈走愈远。）

[鲁贵忽然也带上帽子跑出，大海一人立在圆桌前不动，他走到箱子那里，把手枪取出来，看一看，揣在怀里，快步走下。外面是暴风雨的声音，同鲁妈喊四凤的声音。

幕急落。

第四幕

景 - - 周宅客厅内。半夜两点钟的光景。

开幕时，周朴园一人坐在沙发上，读文件；旁边燃着一个立灯，四周是黑暗的。

外面还隐隐滚着雷声，雨声淅沥可闻，窗前帷幕垂了下来，中间的门紧紧地掩了，由门上玻璃望出去，花园的景物都掩埋在黑暗里，除了偶尔天空闪过一片耀目的电光，蓝森森的看见树同电线杆，一瞬又是黑漆漆的。

朴 （放下文件，呵欠，疲倦地伸一伸腰）来人啦！（取眼镜，擦目，声略高）来人！（擦眼镜，走到左边饭厅门口，又恢复平常的声调）这儿有人么？（外面闪电，停，走到右边柜前，按铃。无意中又望见侍萍的相片，拿起，戴上眼镜看。）

[仆人上。

仆 老爷！

朴 我叫了你半天。

仆 外面下雨，听不见。

朴 （指钟）钟怎么停了？仆 （解释地）每次总是四凤上的，今天她走了，这件事就忘了。

朴 什么时候了？仆 嗯， - - 大概有两点钟了。

朴 刚才我叫帐房汇一笔钱到济南去，他们弄清楚没有？仆 您说寄给济南一个，一个姓鲁的，是么？朴 嗯。

仆 预备好了。

[外面闪电，朴园回头望花园。

朴 藤萝架那边的电线，太太叫人来修理了么？仆 叫了，电灯匠说下着大雨不好修理，明天再来。

朴 那不危险么？仆 可不是么？刚才大少爷的狗走过那儿，碰着那根电线，就给电死了。现在那儿已经用绳子圈起来，没有人走那儿。

仆 哦。 - - 什么，现在几点了？仆 两点多了。老爷要睡觉么？

朴 你请太太下来。

仆 太太睡觉了。

朴 （无意地）二少爷呢？仆 早睡了。

朴 那么，你看看大少爷。

仆 大少爷吃完饭出去，还没有回来。

[沉默半晌。

朴（走回沙发坐下，寂寞地）怎么这屋子一个人也没有？仆是，老爷，一个人也没有。

朴今天早上没有一个客来。

仆是，老爷。外面下着很大的雨，有家的都在家里呆着。

朴（呵欠，感到更深的空洞）家里的人也只有我一个人还在醒着。

仆是，差不多都睡了。

朴好，你去吧。

仆您不要什么东西么？朴我不要什么。

[仆人由中门下，朴园站起来，在厅中来回沉闷地踱着，又停在右边柜前，拿起侍萍的相片。开了中间的灯。

[冲由饭厅上。

冲（没想到父亲在这儿）爸！

朴（露喜色）你——你没有睡？冲嗯。

朴找我么？冲不，我以为母亲在这儿。

朴（失望）哦——你母亲在楼上。

冲没有吧，我在她的门上敲了半天，她的门锁着。——是的，那也许。——爸，我走了。

朴冲儿，（冲立）不要走。

冲爸，您有事？朴没有。（慈爱地）你现在怎么还不睡？冲（服从地）是，爸，我睡晚了，我就睡。

朴你今天吃完饭把克大夫给的药吃了么？冲吃了。

朴打了球没有？冲嗯。

朴快活么？冲嗯。

朴（立起，拉起他的手）为什么，你怕我么？冲是，爸爸。

朴（干涩地）你像是有点不满意我，是么？冲（窘迫）我，我说不出来，爸。

[半晌。

[朴园走回沙发，坐下叹一口气。招冲来，冲走近。

朴（寂寞地）今天——呃，爸爸有一点觉得自己老了。（停）你知道么？冲（冷淡地）不，不知道，爸。

朴（忽然）你怕你爸爸有一天死了，没有人照拂你，你不怕么？

冲（无表情地）嗯，怕。

朴（想自己的儿子亲近他，可亲地）你今天早上说要拿你的学费帮一个人，你说说看，我也许答应你。

冲（悔怨地）那是我糊涂，以后我不会这样说话了。

[半晌。

朴（恳求地）后天我们就搬新房子，你不喜欢么？冲嗯。

[半晌。

朴（责备地望着冲）你对我说话很少。

冲（无神地）嗯，我——我说不出，您平时总像不愿意见我们似的。（嗫嚅地）您今天有点奇怪，我——我——朴（不愿他向下说）嗯，你去吧！

冲是，爸爸。

[冲由饭厅下。

[朴园失望地看着他儿子下去，立起，拿起侍萍的相片，寂寞地呆望着四周。关上立灯，面前书房。]

[繁漪由中门上。不做声地走进来，雨衣上的是还在往下滴，发鬓有些湿。颜色是很惨白，整个面都像石膏的塑像。高而白的鼻梁，薄而红的嘴唇死死地刻在脸上，如刻在一个严峻的假面上，整个脸庞是无表情的。只有她的眼睛烧着心内疯狂的火，然而也是冷酷的，爱和恨烧尽了女人一切的仪态，她像是厌弃了一切，只有计算着如何报复的心念在心中起伏。]

[她看见朴园，他惊愕地望着她。]

繁 （毫不奇怪地）还没睡么？（立在中门前，不动。）朴 你？（走近她，粗而低的声音）你上哪儿去了？（望着她，停）冲儿找你一个晚上。

繁 （平常地）我出去走走。

朴 这样大的雨，你出去走？繁 嗯，--（忽然报复地）我有神经病。

朴 我问你，你刚才在哪儿？繁 （厌恶地）你不用管。

朴 （打量她）你的衣服都湿了，还不脱了它。

繁 （冷冷地，有意义地）我心里发热，我要在外面冰一冰。

朴 （不耐烦地）不要胡言乱语的，你刚才究竟上哪儿去了？繁（无神地望着他，清楚地）在你的家里！

朴 （烦恶地）在我的家里？繁 （觉得报复的快感，微笑）嗯，在花园里赏雨。

朴 一夜晚。

繁 （快意地）嗯，淋了一夜晚。

[半晌，朴园惊疑地望着她，繁漪像一座石像似的仍站在门前。]

朴 繁漪，我看你上楼去歇一歇吧。

繁 （冷冷地）不，不，（忽然）你拿的什么？（轻蔑地）哼，又是那个女人的相片！（伸手拿）

朴 你可以不看，萍儿的母亲的。

繁 （抢过去了，前走了两步，就向灯下看）萍儿的母亲很好看。

[朴园没有理她，在沙发上坐下。]

繁 我问你，是不是？朴 嗯。

繁 样子很温存的。

朴 （眼睛望着前面）繁 她很聪明。

朴 （冥想）嗯。

繁 （高兴地）真年青。

朴 （不自觉地）不，老了。

繁 （想起）她不是早死了么？朴 嗯，对了，她早死了。

繁 （放下相片）奇怪，我像是杂哪儿见过似的。

朴 （抬起头，疑惑地）不，不会吧。--你在哪儿见过她吗？繁（忽然）她的名字很雅致，侍萍，侍萍，就是有点丫头气。

朴 好，我看不睡去吧。（立起，把相片拿起来。）繁 拿这个做什么？朴 后天搬家，我怕掉了。

繁 不，不，（从他手中取过来）放在这儿一晚上，（怪样地笑）不会掉的，我替你守着她。（放在桌上）朴 不要装疯！你现在有点胡闹！

繁 我是疯了。请你不用管我。

朴 (愠怒)好,你上楼去吧,我要一个人在这儿歇一歇。

繁 不,我要一个人在这儿歇一歇,我要你给我出去。

朴 (严厉地)繁漪,你走,我叫你上楼去!

繁 (轻蔑地)不,我不愿意。我告诉你(暴躁地)我不愿意!

[半晌。]

朴 (低声)你要注意这儿,(指头)记着克大夫的话,他要你静静地,少说话。明天克大夫还来,我已经替你请好了。

繁 谢谢你!(望着前面)明天?哼!

[萍低头由饭厅走出,神色忧郁,走向书房。]

朴 萍儿。

萍 (抬头,惊讶)爸!您还没有睡。

朴 (责备地)怎么,现在才回来。

萍 不,爸,我早回来,我出去买东西去了。

朴 你现在做什么?萍 我到书房,看看爸写的介绍信在那儿没有。

朴 你不是明天早车走么?萍 我忽然想起今天夜晚两点半钟有一趟车,我预备现在就走。

繁 (忽然)现在?萍 嗯。

繁 (有意义地)心里就这样急么?萍 是,母亲。

朴 (慈爱地)外面下着大雨,半夜走不大方便吧?萍 这时艘,明天日初到,找人方便些。

朴 信就在书房桌上,你要现在走也好。(萍点头,走向书房)你不用去!(向繁漪)你到书房把信替他拿来。

繁 (看朴园,不信任地)嗯!

[繁漪进书房。]

朴 (望繁出,谨慎地)她不愿上楼,回头你先陪她到楼上去,叫底下人伺候她睡觉。

萍 (无法地)是,爸爸。

朴 (更小心)你过来!(萍走近,低声)告诉底下人,叫他们小心点,(烦恶地)我看她的病更重,刚才她忽然一个人出去了。

萍 出去了?朴 嗯。(严厉地)在外面淋了一夜晚的雨,说话也非常奇怪,我怕这不是好现象。-- (觉得恶兆来了似的)我老了,我愿意家里平平安安地.....萍 (不安地)我想爸爸只要把事不看得太严重了,事情就会过去的。

朴 (畏缩地)不,不,有些事简直是想不到的。天意很--有点古怪:今天一天叫我忽然悟到为人太--太冒险,太--太荒唐:(疲倦地)我累得很。(如释重负)今天大概是过去了。(自慰地)我想以后--不该,再有什么风波。(不寒而栗地)不,不该!

[繁漪持信上。]

繁 (嫌恶地)信在这儿!

朴 (如梦初醒,向萍)好,你走吧,我也想睡了。(振起喜色)嗯!后天我们一定搬新房子,你好好地休息两天。

繁 (盼望他走)嗯,好。

[朴园由书房下。

繁 (见朴园走出, 阴沉地) 这么说你是一定要走了。

萍 (声略带愤) 嗯。

繁 (忽然急躁地) 刚才你父亲对你说什么? 萍 (闪避地) 他说要我陪你上楼去, 请你睡觉。

繁 (冷笑) 他应当觉几个人把我拉上去, 关起来。

萍 (故意装做不明白) 你这是什么意思? 繁 (迸发) 你不用骗我。我知道。我知道, (辛酸地) 他说我是神经病。疯子, 我知道他, 要你这样看我, 他要什么人都这样看我。

萍 (心悸) 不, 你不要这样想。

繁 (奇怪的神色) 你? 你也骗我? (低声, 阴郁地) 我从你们的眼神看出来, 你们父子都愿我快成疯子! (刻毒地) 你们 - - 父亲同儿子 - - 偷偷在我背後说冷话, 说我, 笑我, 在我背後计算着我。

萍 (镇静自己) 你不要神经过敏, 我送你上楼去。

繁 (突然地, 高声) 我不要你送, 走开! (抑制着, 恨恶地, 低声) 我还用不着你父亲偷偷地, 背着我, 叫你小心, 送一个疯子上楼。

萍 (抑制着自己的烦嫌) 那么, 你把信给我, 让我自己走吧。

繁 (不明白地) 你上哪儿? 萍 (不得已地) 我要走, 我要收拾我的东西。

繁 (忽然冷静地) 我问你, 你今天晚上上哪儿去了? 萍 (敌对地) 你不用问, 你自己知道。

繁 (低声, 恐吓地) 到底你还是到她那儿去了。

[半晌, 繁漪望萍, 萍低头。

萍 (断然, 阴沉地) 嗯, 我去了, 我去了, (挑战地) 你要怎么样?

繁 (软下来) 不怎么样。(强笑) 今天下午的话我说错了, 你不要怪我。我只问你走了以後, 你预备把她怎么样? 萍 以後? - - (冒然地) 我娶她!

繁 (突如其来地) 娶她? 萍 (决定地) 嗯。

繁 (刺心地) 父亲呢? 萍 (淡然) 以後再说。

繁 (神秘地) 萍, 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。

萍 (不明白) 什么? 繁 (劝诱他) 如果今天你不走, 你父亲那儿我可以替你想法子。

萍 不必, 这件事我认为光明正大, 我可以更任何人谈。 - - 她 - - 她不过就是穷点。

繁 (愤然) 你现在说话很像你的弟弟。 - - (忧郁地) 萍!

萍 干什么? 繁 (阴郁地) 你知道你走了以後, 我会怎么样? 萍 不知道。

繁 (恐惧地) 你看看你的父亲, 你难道想像不出? 萍 我不明白你的话。

繁 (指自己的头) 就在这儿: 你不知道么? 萍 (似懂非懂地) 怎么讲? 繁 (好像在叙述别人的事情) 第一, 那位专家, 克大夫免不了会天天来的, 要我吃药, 逼着我吃药, 吃药, 吃药, 吃药! 渐渐伺候着我的人一定多, 守着我, 像个怪物似的守着我。他们 - - 萍 (烦) 我劝你, 不要这样胡想, 好不好? 繁 (不顾地) 他们渐渐学会了你父亲的话, “小

心，小心点，她有点疯病！”到处都偷偷地在我背後低着声音说话。叽咕着，慢慢地无论谁都要小心点，不敢见我，最後铁链子锁着我，那我真成了疯子。

萍（无办法）唉！（看表）不早了，给我信吧，我还要收拾东西呢。

繁（恳求地）萍，这不是不可能的。（乞怜地）萍，你想一想，你就一点——就一点无动于衷么？萍你——（故意恶狠地）你自己要走这一条路，我有什么办法？繁（愤怒地）什么，你忘记你自己的母亲也被你父亲气死的么？萍（一了百了，更狠毒地激惹她）我母亲不像你，她懂得爱！她爱自己的儿子，她没有对不起我父亲。

繁（爆发，眼睛射出疯狂的火）你有权利说这种话么？你忘了就在这屋子，三年前的你么？你忘了你自己才是个罪人：你忘了，我们——（突然，压制自己，冷笑）哦，这是过去的事，我不提了。（萍低头，身发颤，坐沙发上，悔恨抓着他的心，面上筋肉成不自然的拘挛。她转向他，哭声，失望地说着。）哦，萍，好了。这一次我求你，最後一次求你。我从来不肯对人这样低声下气说话，现在我求你可怜可怜我，这家我再也忍受不住了。（哀婉地诉出）今天这一天我受的罪过你都看见了，这样子以後不是一天，是整月，整年地，以至到我死，才算完。他厌恶我，你的父亲：他知道我明白他的底细，他怕我。他愿意人人看我是怪物，是疯子，萍！——萍（心乱）你，你别说了。

繁（急迫地）萍，我没有亲戚，没有朋友，没有一个可信的人，我现在求你，你先不要走——萍（躲闪地）不，不成。

繁（恳求地）即使你要走，你带我也离开这儿——萍（恐惧地）什么。你简直胡说！

繁（恳求地）不，不，你带我走，——带我离开这儿，（不顾一切地）日后，甚至于你要把四凤接来——一块儿住，我都可以，只要，只要（热烈地）只要你不离开我。

萍（惊惧地望着她，退后，半晌，颤声）我——我怕你真疯了！

繁（安慰地）不，你不要这样说话。只有我明白你，我知道你的弱点，你也知道我的。

你什么我都清楚。（诱惑地笑，向萍奇怪地招着手，更诱惑地笑）你过来，你——你怕什么？萍（望着她，忍不住地狂喊出来）哦，我不要你这样笑！（更重）不要你这样对我笑！

（苦恼地打着自己的头）哦，我恨我自己，我恨，我恨我为什么要活着。

繁（酸楚地）我这样累你么？然而你知道我活不到几年了。

萍（痛苦地）你难道不知道这种关系谁听着都厌恶么？你明白我每天喝酒胡闹就因为自己恨，——恨我自己么？繁（冷冷地）我跟你说过多少遍，我不这样看，我的良心不是这样做的。（郑重地）萍，今天我做错了，如果你现在听我的话，不离开家；我可以再叫四凤回来的。

萍什么？繁（清清楚楚地）叫她回来还来得及。

萍（走到她面前，声沉重，慢说）你跟我滚开！

繁（顿，又缓缓地）什么？萍你现在不像明白人，你上楼睡觉去吧。

繁（明白自己的命运）那么，完了。

萍（疲惫地）嗯，你去吧。

繁 （绝望，沉郁地）刚才我在鲁家看见你同四凤。

萍 （惊）什么，你刚才是到鲁家去了？繁 （坐下）嗯，我在他们家附近站了半天。

萍 （悔惧）什么时候你在那里？繁 （低头）我看着你从窗户进去。

萍 （急切）你呢？繁 （无神地望着前面）就走到窗户前面站着。

萍 那么有一个女人叹气的声音是你么？繁 嗯。

萍 后来，你又在那里站多半天？繁 （慢而清朗地）大概是直等到你走。

萍 哦！（走到她身后，低声）那窗户是你关上的，是么？繁 （更低的声音，阴沉地）嗯，我。

萍 （恨极，恶毒地）你是我想不到的一个怪物！

繁 （抬起头）什么？萍 （暴烈地）你真是一个疯子！

繁 （无表情地望着他）你要怎么样？萍 （狠恶地）我要你死！再见吧！

[萍由饭厅急走下，门猝然地关上。

繁 （呆滞地坐了一下，望着饭厅的门。瞥见侍萍的相片，拿在手上，低叹，阴郁地）这是你的孩子！（缓缓扯下硬卡片贴的像纸，一片一片地撕碎。沉静地立起来，走了两步。）奇怪，心里安静的很！

[中门轻轻推开，繁漪回头，鲁贵缓缓地走进来。他的狡黠地的眼睛，望着她笑着。

贵 （鞠躬，身略弯）太太，您好。

繁 （略惊）你来做什么？贵 （假笑）跟您请安来了。我在门口等了半天。

繁 （镇静）哦，你刚才在门口？贵 （低声）对了。（更神秘地）我看见大少爷正跟您打架，我 - - （假笑）我就没敢进来。

繁 （沉静地，不为所迫）你原来要做什么？贵 （有把握地）原来我倒是想报告给太太，说大少爷今天晚上喝醉了，跑到我们家里去。现在太太既然是也去了，那我也不必多说了。

繁 （嫌恶地）你现在想怎么样？贵 （倨傲地）我想见见老爷。

繁 老爷睡觉了，你要见他什么事？贵 没有什么事，要是太太愿意办，不找老爷也可以。 - - （着重，有意义地）都看太太要怎么样。

繁 （半晌，忍下来）你说吧，我也可以帮你的忙。

贵 （重复一遍，狡黠地）要是太太愿做主，不叫我见老爷，多麻烦（假笑）那就大家都省事了。

繁 （仍不露声色）什么，你说吧。

贵 （谄媚地）太太做了主，那就是您积德了。 - - 我们只是求太太还赏饭吃。

繁 （不高兴地）你，你以为我 - - （转缓和）好，那也没有什么。

贵 （得意地）谢谢太太。（伶俐地）那么就请太太赏个准日子吧。

繁 （爽快地）你们在搬了新房子后一天来吧。

贵 （行礼）谢谢太太恩典！（忽然）我忘了，太太，你没见着二少爷么？繁 没有。

贵 您刚才不是叫二少爷赏给我们一百块钱么？繁 （烦厌地）
嗯？贵 （婉转地）可是，可是都叫我们少爷回了。
繁 你们少爷？贵 （解释地）就是大海 - - 我那个狗食的儿子。
繁 怎么样？贵 （很文雅地）我们的侍萍，实在还不知道呢。
繁 （惊，低声）侍萍？（沉下脸）谁是侍萍？贵 （以为自己
被轻视了，侮慢地）侍萍几是侍萍，我的家里的 - - ，就是鲁妈。
繁 你说鲁妈，她叫侍萍？贵 （自夸地）她也念过书。名字是
很雅气的。

繁 “侍萍”，那两个字怎么写，你知道么？贵 我，我，（为难，
勉强笑出来）我记不得了。反正那个萍字是跟大少爷名字的萍我记得是一样的。

繁 哦！（忽然把地上撕破的相片碎片拿起来对上，给他看）你看看，
这个人你认不认识？贵 （看了一会，抬起头）你认识，太太。

繁 （急切地）你认识的人没有一个像她的么？（略停）你想想看，
往近处想。

贵 （抬头）没有一个，太太，没有一个。（突然疑惧地）太太，您
怎么？繁 （回想，自己疑惑）多半我是胡思乱想。（坐下）贵 （贪
婪地）啊，太太，您刚才不是赏我们一百块钱么？可是我们大海又把钱回了，
你想 - -

[中门渐渐推开。

贵 （回头）谁？

[大海由中门进，衣服俱湿，脸色阴沉，眼不安地向四面望，疲倦，
愤恨在他举动里显明地露出来。繁漪惊讶地望着他。

大 （向鲁贵）你在这儿！

贵 （讨厌他的儿子）嗯，你怎么进来的？大 （冰冷）铁门关
着，叫不开，我爬墙进来的。

贵 你现在来这儿干什么？不看看你妈找四凤怎么样了？大 （用
一块湿手巾擦着脸上的雨水）四凤没找着，妈在门外等着呢。（沉重地）你
看见四凤了么？贵 （轻蔑）没有，我没有看见，（觉得大海小题大作，
烦恶地皱着眉毛）不要管她，她一回儿就会回家。（走近大海）你跟我回家
去。周家的事情也办妥了，都完了，走吧！

大 我不走。

贵 你要干什么？大 你也别走， - - 你先跟我把这儿大少爷叫
出来，我找不着他。

贵 （疑惧地，摸着自己的下巴）你要怎么样？我刚弄好，你是又
要惹祸？大 （冷静地）没有什么，我只想跟他谈谈。

贵 （不信地）我看你不对，你大概又要 - - 大 （暴躁地，抓
着鲁贵的领口）你找不找？贵 （怯弱地）我找，我找，你先放下我。

大 好，（放开他）你去吧。

贵 大海，你，你得答应我，你可是就跟大少爷说两句话，你不会
- - 大 嗯，我告诉你，我不是打架来的。

贵 真的？大 （可怕地走到鲁贵的面前，低声）你去不去？贵
我，我，大海，你，你 - - 繁 （镇静地）鲁贵，你去叫他出来，我在这
儿，不要紧的。

贵 也好，(向大海)可是我请完大少爷，我就从那门走了，我，(笑)我有点事。

大 (命令地)你叫他们把门开开，让妈进来，领她在房里避一避雨。

贵 好，好，(向饭厅下)完了，我可有事，我就走了。

大 站住！(走前一步，低声)你进去，要是不找他出来就一人跑了，你可小心我回头在家里，--哼！

贵 (生气)你，你，你，--(低声，自语)这个小王八蛋！(没法子，走进饭厅下。

)繁 (立起)你是谁？大 (粗卤地)四凤的哥哥。

繁 (柔声)你是到这儿来找她么？你要见我们大少爷么？大嗯。

繁 (眼色阴沉沉)我怕他会不见你。

大 (冷静地)那倒许。

繁 (缓缓地)听说他现在就要上车。

大 (回头)什么！

繁 (阴沉地暗示)他现在就要走。

大 (愤怒地)他要跑了，他--繁 嗯，他--

[萍由饭厅上，脸上有些慌，他看见大海，勉强地点一点头，声音略有点颤，他极力在镇静自己。

萍 (向大海)哦！

大 好。你还在这儿。(回头)你叫这位太太走开，我有话要跟你一个人说。

萍 (望着繁漪，她不动，再走到她的面前)请您上楼去吧。

繁 好！(昂首由饭厅下)

[半晌。二人都紧紧握着拳，大海愤愤地望着他，二人不动。

萍 (耐不住，声略颤)没想到你现在到这儿来。

大 (阴沉沉)听说你要走。

萍 (惊，略镇静，强笑)不过现在也赶得上，你来得还是时候，你预备怎么样？我已经准备好了。

大 (狠恶地笑一笑)你准备好了？萍 (沉郁地望着他)嗯。

大 (走到他面前)你！(用力地击着萍的脸，方才的创伤又破，血向下流)萍 (握着拳抑制自己)你，你，--(忍下去，由袋内抽出白绸手绢擦脸上的血)大 (切齿地)哼？现在你要跑了！

[半晌。

萍 (压下自己的怒气，辩白地，故意用低沉的声音)我早有这个计划。

大 (恶狠地笑)早有这个计划？萍 (平静下来)我以为我们中间误会太多。

大 误会？(看自己手上的血，擦在身上)我对你没有误会，我知道你是没有血性，只顾自己的一个十足的混蛋。

萍 (柔和地)我们两次见面，都是我性子最坏的时候，叫你得着一个最坏的印象。

大 (轻蔑地)不用推托，你是个少爷，你心地混帐！你们都是吃

饭太容易，有劲儿不知道怎样使，就拿着穷人家的女儿开开心，完了事可以不负一点儿责任。

萍（看出大海的神气，失望地）现在我想辩白是没有用的。我知道你是有目的而来的。

（平静地）你把你的枪或者刀拿出来吧。我愿意任你收拾我。

大（侮蔑地）你会这样大方，——在你家里，你很聪明！哼，可是你不值得我这样，我现在还不愿意拿我这条有用的命换你这半死的东西。

萍（直视大海，有勇气地）我想你以为我现在是怕你。你错了，与其说我怕你，不如说我怕我自己；我现在做错了一件事，我不愿意做错第二件事。

大（嘲笑地）我看像你这种人活着就错了。刚才要不是我的母亲，我当时就宰了你！（恐吓地）现在你的命还在我的手心里。

萍我死了，那是我的福气。（辛酸地）你以为我怕死，我不，我不，我恨活着，我欢迎你来。我够了，我是活厌了的人。

大（厌恨地）哦，你——活厌了，可是你还拉着我年青的糊涂妹妹陪着你，陪着你。

萍（无法，强笑）你说我自私么？你以为我是真没有心肝，跟她开心就完了么？你问问你的妹妹，她知道我是真爱她。她现在就是我能活着的一点生机。

大你倒说得很好！（突然）那你为什么——为什么不娶她？萍（略顿）那就是我最恨的事情。我的环境太坏。你想想我这样的家庭怎么允许有这样的事。

大（辛辣地）哦，所以你就可以一面表示你是真心爱她，跟她做出什么不要脸的事都可以，一面你还得想着你的家庭，你的董事长爸爸。他们叫你随便就丢掉她，再娶一个门当户对的阔小姐来配你，对不对？萍（忍耐不下）我要你问问四凤，她知道我这次出去，是离开了家庭，设法脱离了父亲，有机会好跟她结婚的。

大（嘲弄）你推得好。那么像你深更半夜的，刚才跑到我家里，你怎样推托呢？萍（迸发，激烈地）我所说的话不是推托，我也用不着跟你推托，我现在看你是四凤的哥哥，我才这样说。我爱四凤，她也爱我，我们都年青，我们都是人，两个人天天在一起，结果免不了有点荒唐。然而我相信我以後会对得起她，我会娶她做我的太太，我没有一点亏待她的地方。

大这么，你反而很有理了。可是，董事长大少爷，谁相信你会爱上一个工人的妹妹，一个当老妈子的穷女儿？萍（略顿，嗫嚅）那，那——那我可以告诉你。有一个怒容逼着我，激成我这样的。

大（紧张地，低声）什么，还有一个女人？萍嗯，就是你刚才见过那位太太。

大她？萍（苦恼地）她是我的继母！——哦，我压在心里多少年，我当谁也不敢说——她念过书，她受了很好的教育，她，她，——她看见我就跟我发生感情，她要我——（突停）——那自然我也要负一部分责任。

大四凤知道么？萍她知道，我知道她知道。（含着苦痛的眼泪，苦闷地）那时我太糊涂，以後我越过越怕，越恨，越厌恶。我恨这中不自然的关系，你懂么？我要离开她，然而她不放松我。她拉着我，不放手，

她是个鬼，她什么都不顾忌。我真活厌了，你明白么？我喝酒，胡闹，我只要离开她，我死都愿意。她叫我恨一切受过好教育，外面都装得正经的女儿。过后我见着四凤，四凤叫我明白，叫我又活了一年。

大 （不觉吐出一口气）哦！

萍 这些话多少年我对谁也说不出的，然而。（缓慢地）奇怪，我忽然跟你说了。

大 （阴沉地）那大概是你父亲的报应。

萍 （没想到，厌恶地）你，你胡说！（觉得方才太冲动，对一个这么不相识的人说出心中的话。半晌，镇静下，自己想方才突出的原因，忽然，慢慢地）我告诉你，因为我认你是四凤的哥哥，我要你相信我的诚心，我没有一点骗她。

大 （略露善意）那么你真心预备要四凤么？你知道四凤是个傻孩子，她不会再嫁第二个人。

萍 （诚恳地）嗯，我今天走了，过了一两个月，我就来接她。

大 可是董事长少爷，这样的话叫人相信么？萍 （由衣袋取出一封信）你可以看这封信，这是我刚才写给她的，就说的这件事。

大 （故意回避地）用不着给我看，我 - - 没有功夫！

萍 （半晌，抬头）那我现在没有什么旁的保证，你口袋里那件杀人的家伙是我的担保。

你再不相信我，我现在人还是在手里。

大 （辛酸地）周大少爷，你想想这样我完了么？（恶狠地）你觉得我真愿意我的妹妹嫁给你这种东西么？（忽然拿出自己的手枪来）萍（惊慌）你要怎么样？大 （恨恶地）我要杀了你，你父亲虽坏，看着还顺眼。你真是世界上最不用着，子没有劲的东西。

萍 哦。好，你来吧！（骇惧地闭上目）大 可是 - - （叹了一口气，递手枪与萍）你还是拿去吧。这是你们矿上的东西。

萍 （莫明其妙地）怎么？（接下枪）大 （苦闷地）没有什么。老太太们最糊涂。我知道我的妈。我妹妹是她的命。只要你能够叫四凤好好地活着，我只好不提什么了。

[萍还想说话，大海挥手，叫他不必要再说，萍沉郁地到桌前把枪放好。

大 （命令地）那么请你把我的妹妹叫出来吧。

萍 （奇怪）什么？大 四凤啊 - - 她自然在你这儿。

萍 没有，没有。我以为她在你们家里呢。

大 （疑惑地）那奇怪，我同我妈在雨里找了她两个多钟头，不见她。我想自然在这儿萍 （担心）她在雨里走了两个钟头，她 - - 没有到旁的地方去么？大 （肯定地）半夜里她会到哪儿去？萍 （突然恐惧）啊，她不会 - - （坐下呆望）大 （明白）你以为 - - 不，她不会，（轻蔑地）不小想她没有这个胆量。

萍 （颤抖地）不，她会的，你不知道她。她爱脸，她性子强，她 - - 不过她应当先见我，她（仿佛已经看见她溺在河里）不该这样冒失。

[半晌。

大 （忽然）哼，你装得好，你想骗过我，你？ - - 她在你这儿！她在你这儿！

[外面远处口哨声。

萍（以手止之）不，你不要嚷。（哨声近，喜色）她，她来了，我听见她！

大 什么？萍 这是她的声音，我们每次见面，是这样的。

大 她在这儿？萍 大概就在花园里？

[萍开窗吹哨，应声更近。

萍（回头，眼含着眼泪，笑）她来了！

[中门敲门声。

萍（向大海）你先暂时在旁边屋子躲一躲，她没想到你在这儿。我想她再受不得惊了。

[忙引大海至饭厅门，大海下。

外面的声音（低）萍！

萍（忙跑至中门）凤儿！（开门）进来！

[四凤由中门进，头发散乱，衣服湿透，眼泪同雨水流在脸上，眼角黏着淋漓的鬢发，衣裳贴着皮肤，雨后的寒冷逼着她发抖，她的牙齿上下地震战着。她见萍如同失路的孩子再见着母亲呆呆地望着他。

四 萍！

萍（感动地）凤！

四（胆怯地）没有人儿？萍（难过，怜悯地）没有。（拉着她的手）四（放胆地）哦！萍！（抱着萍抽咽）萍（如许久未见她）你怎样，你怎样会这样？你怎样会找着我？（止不住地）你怎样进来的？四我从小门偷进来的。

萍 凤，你的手冰凉，你先换一换衣服。

四 不，萍，（抽咽）让我先看看你。

萍（引她到沙发。坐在自己一旁，热烈地）你，你上哪儿去了，凤？四（看着他，含着眼泪微笑）萍，你还在这儿，我好像隔了多年一样。

萍（顺手拿起沙发上的一条紫线毯给她围上）我可怜的凤儿，你怎么这样傻，你上哪儿去了？我的傻孩子！

四（擦着眼泪，拉着萍的手，萍蹲在旁边）我一个人在雨里跑，不知道自己在哪儿。天上打着雷，前面我只看见模模糊糊的一片；我什么都忘了，我像是听见妈在喊我，可是我怕，我拼命地跑，我想找着我们门口那条河跳。

萍（紧握着四凤的手）凤！

四 - - 可是不知怎么绕来绕去我总找不着。

萍 哦，凤，我对不起你，原谅我，是我叫你这样，你原谅我，你不要怨我。

四 萍，我怎样也不会怨你的，我糊糊涂涂又碰到这儿，走到花园那电线杆底下，我忽然想死了。我知道一碰那根电线，我就可以什么都忘了。我爱我的母亲，我怕我刚才对她起誓，我怕她说我这么一声坏女儿，我情愿不活着。可是，我刚要碰那根电线，我忽然看见你窗户的灯，我想到你在屋子里。哦，萍，我突然觉得，我不能就这样就死，我不能一个人死，我丢不了你。我想起，世界大得很，我们可以走，我们只要一块儿离开这儿。萍啊，你 - - 萍（沉重地）我们一块儿离开这儿？四（急切地）就是这一条路，萍，我现在已经没有家，（辛酸地）哥哥恨死我，母亲我是没有

脸见的。我现在什么都没有，我没有亲戚，没有朋友，我只有你，萍（哀告地）你明天带我去吧。

[半晌。]

萍（沉重地摇着头）不，不——四（失望地）萍！

萍（望着她，沉重地）不，不——我们现在就走。

四（不相信地）现在就走？萍（怜惜地）嗯，我原来打算一个人现在走，以后再来接你，不过现在不必了。

四（不信地）真的，一块儿走么？萍（嗯，真的。）

四（狂喜地，扔下线毯，立起，亲萍的手，一面擦着眼泪）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萍，你是我的救星，你是天底下顶好的人，你是我——哦，我爱你！（在他身上流泪）萍（感动地，用手绢擦着眼泪）凤，以后我们永远在一块儿了，不分离了。

四（自慰地，在萍的怀里）嗯，我们离开这儿了，不分离了。

萍（约束自己）好，凤，走以前我们先见一个人。见完他我们就走。

四（一个人？萍）你哥哥。

四（哥哥？萍）他找你，他就在饭厅里头。

四（恐惧地）不，不，你不要见他，他恨你，他会害你的。走吧，我们就走吧。

萍（安慰地）我已经见过他。——我们现在一定要见他一面，（不可挽回地）不然，我们也走不了的。

四（胆怯）可是，萍，你——

[萍走到饭厅门口，开门。]

萍（叫）鲁大海！鲁大海！——咦，他不在这儿，奇怪，也许从饭厅的门出去了。（望四凤）四（走到萍面前，哀告地）萍，不要管他，我们走吧。（拉他向中门走）我们就这样走吧。

[四凤拉萍至中门，中门开，鲁妈与大海进。]

[两点钟内鲁妈的样子另变了一个人。声音因为在雨里叫喊哭号已经暗哑，眼皮失望地向下垂，前额的皱纹很深地刻在面上，过度的刺激使她变成了呆滞，整个激成刻板的痛苦的模型。她的衣服是像已经烘干了一部分，头发还有些湿，鬓角凌乱地贴着湿的头发。]

她的手在颤，很小心走进来。

四（惊慌）妈！（畏缩）

[略顿，鲁妈哀怜地望着四凤。]

鲁（伸出手向四凤，哀痛地）凤儿，来！

[四凤跑至母亲面前，跪下。]

四（妈！（抱着母亲的膝）鲁（抚摸四凤的头顶，痛惜地）孩子，我的可怜的孩子。]

四（泣不成声地）妈，饶了我吧，饶了我吧，我忘了你的话了。

鲁（扶起四凤）你为什么早不告诉我？四（低头）我疼您，妈，我怕，我不愿意有一点叫您不喜欢我，看不起我，我不敢告诉您。

鲁（沉痛地）这还是你的妈太糊涂了，我早该想到的。（酸苦地，忽而）天，这谁又料得到，天底下会有这种事，偏偏又叫我的孩子们遇着呢？哦，你们妈的命太苦，你们的命也太苦了。

大 (冷淡地) 妈, 我们走吧, 四凤先跟我们回去。 - - 我已经跟他(指萍)商量好了, 他先走, 以后他再接四凤。

鲁 (迷惑地) 谁说的? 谁说的? 大 (冷冷地望着鲁妈) 妈, 我知道您的意思, 自然只有这么办。所以, 周家的事我以后也不提了, 让他们去吧。

鲁 (迷惑, 坐下) 什么? 让他们去? 萍 (嗫嚅) 鲁奶奶, 请您相信我, 我一定好好地待她, 我们现在决定就走。

鲁 (拉着四凤的手, 颤抖地) 凤, 你, 你要跟他走!

四 (低头, 不得已紧握着鲁妈的手) 妈, 我只好先离开您了。

鲁 (忍不住) 你们不能够在一块儿!

大 (奇怪地) 妈您怎么? 鲁 (站起) 不, 不成!

四 (着急) 妈!

鲁 (不顾她, 拉着她的手) 我们走吧。(向大海) 你出去叫一辆洋车, 四凤大概走不动了。我们走, 赶快走。

四 (死命地退缩) 妈, 您不能这样做。

鲁 不, 不成!(呆滞地, 单调地) 走, 走。

四 (哀求) 妈, 您愿意您的女儿急得要死在您的眼前么? 萍 (走向鲁妈前) 鲁奶奶,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。不过我能尽我的力量补我的错, 现在事情已经做到这一步, 你 - - 大 妈 (不懂地) 您这一次, 我可不明白!

鲁 (不得已, 严厉地) 你先去雇车去!(向四凤) 凤儿, 你听着, 我情愿你没有, 我不能叫你跟他在一块儿。 - - 走吧!

[大海刚至门口, 四凤喊一声。

四 (喊) 啊, 妈, 妈!(晕倒在母亲怀里) 鲁 (抱着四凤) 我的孩子, 你 - - 萍 (急) 她晕过去了。

[鲁妈急按着她的前额, 低声唤“四凤”, 忍不住地泣下。

[萍向饭厅跑。

大 不用去 - - 不要紧, 一点凉水就好。她小时就这样。

[萍拿凉水淋在她面上, 四凤渐醒, 面呈死白色。

鲁 (拿凉水灌四凤) 凤儿, 好孩子。你回来, 你回来。 - - 我的苦命的孩子。

四 (口渐张, 眼睁开, 喘出一口气) 啊, 妈!

鲁 (安慰地) 孩子, 你不要怪妈心狠, 妈的苦说不出。

四 (叹出一口气) 妈!

鲁 什么? 凤儿? 四 我, 我不能告诉你, 萍!

萍 凤, 你好点了没有? 四 萍, 我, 总是瞒着你; 也不肯告诉您(乞怜地望着鲁妈) 妈, 您 - - 鲁 什么, 孩子, 快说。

四 (抽咽) 我, 我 - - (放胆) 我跟他现在已经有..... (大哭)

鲁 (切迫地) 怎么, 你说你有 - - (受到打击, 不动。) 萍 (拉起四凤的手) 四凤! 怎么, 真的, 你 - - 四 (哭) 嗯。

萍 (悲喜交集) 什么时候? 什么时候? 四 (低头) 大概已经三个月。

萍 (快慰地) 哦, 四凤,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, 我, 我的 - - 鲁 (低声) 天哪!

萍（走向鲁）鲁奶奶，你无论如何不要再固执哪，都是我错：我求你！（跪下）我求你放了她吧。我敢保我以後对得起她，对得起你。

四（立起，走到鲁妈面前跪下）妈，您可怜可怜我们，答应我们，让我们走吧。

鲁（不做声，坐着，发痴）我是做梦。我的女儿，我自己生的女儿，三十年的功夫——哦，天哪，（掩面哭，挥手）你们走吧，我不认得你们。（转过头去）萍 谢谢你！（立起）我们走吧。凤！（四凤起）鲁（回头，不自主地）不，不能够！

[四凤又跪下。

四（哀求）妈，您，您是怎么？我的心定了。不管他是富，是穷，不管他是谁，我是他的了。我心里第一个许了他，我见的只有他，妈，我现在到了这一步：他到哪儿我也到哪儿；他是什么，我也跟他是什么。妈，您难道不明白，我——鲁（指手令她不要向下说，苦痛地）孩子。

大 妈，妹妹既是闹到这样，让她去了也好。

萍（阴沉地）鲁奶奶，您心里要是一定不放她，我们只好不顺从您的话，自己走了。凤！

四（摇头）萍！（还望着鲁妈）妈！

鲁（沉重的悲伤，低声）啊，天知道谁犯了罪，谁造这种孽！——他们都是可怜的孩子，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麼。天哪！如果要罚，也罚在我一个人身上；我一个人有罪，我先走错了一步。（伤心地）如今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，事情已经 做了的，不必再怨这不公平的天，人犯了一次罪过，第二次也就自地跟着来。——（摸着四凤的头）他们是我的干净孩子，他们应当好好地活着，享着福。冤孽是在我心里头，苦也应当我一个人尝。他们快活，谁晓得就是罪过？他们年青，他们自己并没有成心做了什麼错。（立起，望着天）今天晚上，是我让他们一块儿走，这罪过我知道，可是罪过我现在替他们犯了；所有的罪孽都是我一个人惹的，我的儿女都是好孩子，心地干净的，那么，天，真有了什麼，也就让我一个人担待吧。（回过头）凤儿，——四（不安地）妈，您心里难过，——我不明白您说的什麼。

鲁（回转头。和蔼地）没有什麼。（微笑）你起来，凤儿，你们一块儿走吧。

四（立起，感动地，抱着她的母亲）妈！

萍 去！（看表）不早了，还只有二十五分钟，叫他们把汽车开出来，走吧。

鲁（沉静地）不，你们这次走，是在暗地里走，不要惊动旁人。（向大海）大海，你出去叫车去，我要回去，你送他们到车站。

大 嗯。

[大海由中门下。

鲁（向四凤哀婉地）过来，我的孩子，让我好好地亲一亲。（四凤过来抱母；鲁妈向萍）你也来，让我也看你一下。（萍至前，低头，鲁望他擦眼泪）好！你们走吧——我要你们两个在未走以前答应我一件事。

萍 您说吧。

鲁 你们不答应，我还是不要四凤走的。

四 妈，您说吧，我答应。

鲁（看他们两人）你们这次走，最好越走越远，不要回头，今天

离开，你们无论生死，永远也不许见我。

四 （难过）妈，那不 - - 萍 （眼色，低声）她现在很难过，才说这样的话，过后，她就会好了的。

四 嗯，也好， - - 妈，那我们走吧。

[四凤跪下，向鲁妈叩头，四凤落泪，鲁妈竭力忍着。

鲁 （挥手）走吧！

萍 我们从饭厅出去吧，饭厅里还放着我几件东西。

[三人 - - 萍，四凤，鲁妈 - - 走到饭厅门口，饭厅门开。繁漪走出，三人俱惊视。

四 （失声）太太！

繁 （沉稳地）咦，你们到哪儿去？外面还打着雷呢！

萍 （向繁漪）怎么你一个人在外面偷听！

繁 嗯，你只我，还有人呢。（向饭厅上）出来呀，你！

[冲由饭厅上，畏缩地。

四 （惊愕地）二少爷！

冲 （不安地）四凤！

萍 （不高兴，向弟）弟弟，你怎么这样不懂事？冲 （莫明其妙弟）妈叫我来的，我不知道你们这是干什么。

繁 （冷冷地）现在你就明白了。

萍 （焦躁，向繁漪）你这是干什么？繁 （嘲弄地）我叫你弟弟来跟你们送行。

萍 （气愤）你真卑 - - 冲 哥哥！

萍 弟弟，我对不起你！ - - （突向繁漪）不过世界上没有像你这样的母亲！

冲 （迷惑地）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繁 你看哪！（向四凤）四凤，你预备上哪儿去？四 （嗫嚅）我……我……萍 不要说一句瞎话。告诉他们，挺起胸来告诉他们，说我们预备一块儿走。

冲 （明白）什么，四凤，你预备跟他一块儿走？四 嗯，二少爷，我，我是 - - 冲 （半质问地）你为什么早不告诉我？四 我不是不告诉你；我跟你说过，叫你不要找我，因为我 - - 我已经不是个好女人。

萍 （向四凤）不，你为什么说自己不好？你告诉他们！（指繁漪）告诉他们，说你就要嫁我！

冲 （略惊）四凤，你 - - 繁 （向冲）现在你明白了。（冲低头）萍 （突向繁漪，刻毒地）你真没有一点心肝！一以为你的儿子会替 - - 会破坏么？弟弟，你说，你现在有什么意思，你说，你预备对我怎么样？说，哥哥都会原谅你。

[繁漪跑到书房门口，喊。

繁 冲儿，说呀！（半晌，急促）冲儿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你为什么你抓着四凤问？你为什么不抓着你哥哥说话呀？（又顿，众人俱看冲，冲不语。）冲儿你说呀，你怎么，你难道是个死人？哑巴？是个糊涂孩子？你难道见着自己心上喜欢的人叫人抢去，一点儿都不动气么？冲 （抬头，羊羔似的）不，不，，妈！（又望四凤，低头）只要四凤愿意，我没有一句话可说。

萍 （走到冲面前，拉着他的手）哦，我的好弟弟，我的明白弟弟！

冲 (疑惑地,思考地)不,不,我忽然发现……我觉得……我好像并不是真爱四凤;(渺渺茫茫地)以前 - - 我,我,我 - - 大概是胡闹!

萍 (感激地)不过,弟弟 - - 冲 (望着萍热烈的神色,退缩地)不,你把她带走吧,只要你好好地待她!

繁 (整个消灭,失望)哦,你呀!(忽然,气愤)你不是我的儿子;你不是我的儿子;你不像我,你 - - 你简直是条死猪!

冲 (受侮地)妈!

萍 (惊)你是怎么回事!

繁 (昏乱地)你真没有点男子气,我要是你,我就打了她,烧了她,杀了她。你真是糊涂虫,没有一点生气的。你还是父亲养的,你父亲的小绵羊。我看错了你 - - 你不是我的,你不是我的儿子。

萍 (不平地)你是冲弟弟的母亲么?你这样说话。

繁 (痛苦地)萍,你说,你说出来;我不怕,我早已忘了我自己(向冲,半疯狂地)你不要以为我是你的母亲,(高声)你的母亲早死了,早叫你父亲压死了,闷死了。现在我不是你的母亲。她是见着周萍又活了的女人,(不顾一切地)她也是要一个男人真爱她,要真真活着的女人!

冲 (心痛地)哦,妈。

萍 (眼色向冲)她病了。(向繁漪)你跟我上楼去吧!你大概是该歇一歇。

繁 胡说!我没有病,我没有病,我神经上没有一点病。你们不要以为我说胡话。(揩眼泪,哀痛地)我忍了多少年了,我在这个死地方,监狱似的周公馆,陪着一个阎王十八年了,我的心并没有死;你的父亲只叫我生了冲儿,然而我的心,我这个人还是我的。(指萍)就只有他才要了我整个人,可是他现在不要我,又不要我了。

冲 (痛极)妈,我最爱的妈,您这是怎么回事?萍 你先不要管她,她在发疯!

繁 (激烈地)不要学你的父亲。没有疯 - - 我这是没有疯!我要你说,我要你告诉他们 - - 这是我最後的一口气!

萍 (狠狠地)你叫我说甚么?我看你上楼睡去吧。

繁 (冷笑)你不要装!你告诉他们,我并不是你的后母。

[大家俱惊,略顿。]

冲 (无可奈何地)妈!

繁 (不顾地)告诉他们,告诉四凤,告诉她!

四 (忍不住)妈呀!(投入鲁妈怀)萍 (望着弟弟,转向繁漪)你这是何苦!过去的事你何必说呢?叫弟弟一生不快活。

繁 (失了母性,喊着)我没有孩子,我没有丈夫,我没有家,我什么都没有,我只要你说:我 - - 我是你的。

萍 (苦恼)哦,弟弟!你看弟弟可怜的样子,你要是有一点母亲的心 - - 繁 (报复地)你现在也学会你的父亲了,你这虚伪的东西,你记着,是你才欺骗了你的弟弟,是你欺骗我,是你才欺骗了你的父亲!

萍 (愤怒)你胡说,我没有,我没有欺骗他!父亲是个好人,父亲一生是有道德的,(繁漪冷笑) - - (向四凤)不要理她,她疯了,我们走吧。

繁 不用走,大门锁了。你父亲就下来,我派人叫他来的。

鲁 哦，太太！

萍 你这是干什么？繁 （冷冷地）我要你父亲见见他将来的好媳妇再走。（喊）朴园，朴园……冲 妈，您不要！

萍 （走到繁漪面前）疯子，你敢再喊！

[繁漪跑到书房门口，喊。

鲁 （慌）四凤，我们出去。

繁 不，他来了！

[朴园由书房进，大家俱不动，静寂若死。

朴 （在门口）你叫什么？你还不上楼去睡？繁 （倨傲地）我请你见见你的好亲戚。

朴 （见鲁妈，四凤在一起，惊）啊，你，你，——你们这是做什么？繁 （拉四凤向朴园）这是你的媳妇，你见见。（指着朴园向四凤）叫他爸爸！（指着鲁妈向朴园）你也认识认识这位老太太。

鲁 太太！

繁 萍，过来！当着你父亲，过来，跟这个妈叩头。

萍 （难堪）爸爸，我，我——朴 （明白地）怎么——（向鲁妈）侍萍，你到底还是回来了。

繁 （惊）什么？鲁 （慌）不，不，您弄错了。

朴 （悔恨地）侍萍，我想你也会回来的。

鲁 不，不！（低头）啊！天！

繁 （惊愕地）侍萍？什么，她是侍萍？朴 （嗯。（烦厌地）繁，你不必再故意地问我，她就是萍儿的母亲，三十年前死了的。

繁 天哪！

[半晌。四凤苦闷地叫了一声，看着她的母亲，鲁妈苦痛地低着头。萍脑筋昏乱，迷惑地望着父亲同鲁妈。这时繁漪渐渐移到周冲身边，现在她突然发现一个更悲惨的命运，逐渐地使她同情萍，她觉出自己方才的疯狂，这使她很快地恢复原来平常母亲的情感。她不自自主地望着自己的冲儿。

朴 （沉痛地）萍儿，你过来。你的生母并没有死，她还在世上。

萍 （半狂地）不是她！爸，您告诉我，不是她！

朴 （严厉地）混帐！萍儿，不许胡说。她没有什么好身世，也是你的母亲。

萍 （痛苦万分）哦，爸！

朴 （尊严地）不要以为你跟四凤同母，觉得脸上不好看，你就忘了人伦天性。

四 （向母）哦，妈！（痛苦地）朴 （沉重地）萍儿，你原谅我。我一生就做错了这一件事。我万没有想到她今天还在，今天找到这儿。我想这只能说是天命。（向鲁妈叹口气）我老了，刚才我叫你走，我很后悔，我预备寄给你两万块钱。现在你既然来了，我想萍儿是个孝顺孩子，他会好好地侍奉你。

我对不起你的地方，他会补上的。

萍 （向鲁妈）您——您是我的——鲁 （不自主地）萍——（回头抽咽）朴 跪下，萍儿！不要以为自己是在做梦，这是你的生母。

四 （昏乱地）妈，这不会是真的。

鲁 （不语，抽咽）繁 （转向萍，悔恨地）萍，我，我万想不

到是 - - 是这样，萍 - - 萍 （怪笑，向朴）父亲！（怪笑，向鲁妈）母亲！（看四凤，指她）你 - - 四 （与萍相视怪笑，忽然忍不住）啊，天！（由中门跑下，萍扑在沙发上，鲁妈死气沉沉地立着。）繁 （急喊）四凤！四凤！（转向冲）冲儿，她的样子不大对，你赶快出去看她。

[冲由中门下，喊四凤。

朴 （至萍前）萍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萍 （突然）爸，你不该生我！（跑，由饭厅下）

[远处听见四凤的惨叫声，冲狂呼四凤，过后冲也发出惨叫。

鲁 四凤，你怎么啦！

（同时叫）繁 我的孩子，我的冲儿！

[二人同由中门跑出。

朴 （急走至窗前拉开窗幕，颤声）怎么？怎么？

[仆由中门跑上。

仆 （喘）老爷！

朴 快说，怎么啦？仆 （急不成声）四凤……死了……朴（急）二少爷呢？仆 也……也死了。

朴 （颤声）不，不，怎……么？仆 四凤碰着那条走电的电线。二少爷不知道，赶紧拉了一把，两个人一块儿中电死了。

朴 （几晕）这不会。这，这， - - 这不能够，这不能够！

[朴园与仆人跑下。

[萍由饭厅出，颜色苍白，但是神气沉静的。他走到那张放着鲁大海的手枪的桌前，抽开抽屉，取出手枪，手微颤，慢慢走进右边书房。

[外面人声嘈杂，哭声，吵声，混成一片。鲁妈由中门上，脸更呆滞，如石膏人像。老仆人跟在后面，拿着电筒。

[鲁妈一声不响地立在台中。

老仆 （安慰地）老太太，您别发呆！这不成，您得哭，您得好好哭一场。

鲁 （无神地）我哭不出来！

老仆 这是天意，没有法子。 - - 可是您自己得哭。

鲁 不，我想静一静。（呆立）

[中门大开，许多仆人围着繁漪，繁漪不知是在哭在笑。

仆 （在外面）进去吧，太太，别看哪。

繁 （为人拥至中门，倚门怪笑）冲儿，你这么张着嘴？你的样子怎么直对我笑？ - - 冲儿，你这个糊涂孩子。

朴 （走在中门中，眼泪在脸上）繁漪，进来！我的手发木，你也别看了。

老仆 太太，进来吧。人已经叫电火烧焦了，没有法子办了。

繁 （进来，干哭）冲儿，我的好孩子。刚才还是好好的，你怎么会死，你怎么会死得这样惨？（呆立）朴 （已进来）你要静一静。（擦眼泪）繁 （狂笑）冲儿，你该死，该死！你有了这样的母亲，你该死。

[外面仆人与鲁大海打架声。

朴 这是谁？谁在这时候打架。

[老仆下问，立时令一仆人上。

朴 外面是怎么回事？仆 今天早上那个鲁大海，他这时又来了，

跟我们打架。

朴 叫他进来！

仆 老爷，他连踢带打地伤了我们好几个，他已经从小门跑了。

朴 跑了？仆 是，老爷。

朴 （略顿，忽然）追他去，跟我追他去。

仆 是，老爷。

[仆人一齐下。屋中只有朴园，鲁妈，繁漪三人。]

朴 （哀伤地）我丢了一个儿子，不能再丢第二个了。（三人都坐下来）鲁 都去吧！让她去了也好，我知道这孩子。她恨你，我知道她不会回来见你的。

朴 （寂静，自己觉得奇怪）年青的反而走到我们前头了，现在就剩下我们这些老——（忽然）萍儿呢？大少爷呢？萍儿，萍儿！（无人应）来人呀！来人！（无人应）你们跟我找呀，我的大儿子呢？

[书房枪声，屋内死一般的静默。]

繁 （忽然）啊！（跑下书房，朴园呆立不动，立时繁漪狂喊跑出）他……他……朴 他……他……

[朴园与繁漪一同跑下，进书房。]

[鲁妈立起，向书房颤踉了两步，至台中，渐向下倒，跪在地上，如序幕结尾老妇人倒下的样子。]

[舞台渐暗，奏序幕之音乐（High Mass - Bach）若在远处奏起，至完全黑暗时最响，与序幕末尾音乐声同。幕落，即开，接尾声。]

尾声

[开幕时舞台黑暗。只听见远处教堂合唱弥撒声同大风琴声，序幕的姊弟声音：

弟声 姐姐，你去问她。

姊声 （低声）不，弟弟你问她，你问她。

[舞台渐明，景同序幕，又回到十年后腊月三十日的下午。老妇（鲁妈）还在台中歪倒着，姊弟在旁。]

姊 你问她，她知道。

弟 我不，我怕，你，你去（推姊姊，外面合唱声止）

[姑乙由中门进，见老妇倒在地上，大惊愕，忙扶起她。]

姑乙 （扶她）起来吧，鲁奶奶！起来吧！（扶她至右边火炉旁坐，忙走至姊弟前，安慰地）弟弟，你没有吓着吧，快去吧，妈就在外边等着你们，姐姐你领弟弟去吧。

姊 谢谢您，姑奶奶。（替弟弟穿衣服）姑乙 外面冷得很，你们都把衣服穿好。

姊 再见！

姑乙 再见。（姊领弟弟出中门）

[姑乙忙走到壁炉前，照护老妇人。]

〔姑甲由右门饭厅进。〕

姑乙 嘘，(指鲁妈)她出来了。

姑甲 (低声)周先生就下来看她，你照护照护。我要出去。

姑乙 好，你等一等，(从墙角拿一把雨伞)外头怕要下雪，你要这一把雨伞吧。

姑甲 (和蔼地)谢谢你。(拿着雨伞由中门出去)

〔老人由左边厅出，立门口，望着。〕

姑乙 (指鲁妈，向老翁)她在这儿！

老人 哦！

〔半晌。〕

老人 (关心地，向姑乙)她现在怎么样？姑乙 (轻叹)还是那样！

老人 吃饭还好么？姑乙 不多。

老人 (指头)她这儿？姑乙 (摇头)不，还是不认识人。

〔半晌。〕

姑乙 楼上你的太太，看见了？老人 (呆滞地)嗯。

姑乙 (鼓励地)这两人，她倒好。

老人 是的。-- (指鲁妈)这些天没有人看她么？姑乙 您说她的儿子，是么？老人 嗯。一个姓鲁叫大海的。

姑乙 (同情地)没有。可怜。她就是想着儿子；每到节期总在窗前望一晚上。

老人 (叹气，绝望地，自语)我怕，我怕他是死了。

姑乙 (希望地)不会吧？老人 (摇头)我找了十年了，-- 没有一点影子。

姑乙 唉，我想她的儿子回家，她一定会明白的。

老人 (走到炉前，低头)侍萍！

〔老妇回头，呆呆地望着他，若不认识，起来，面上无一丝表情，一时，她走向窗前。〕

老人 (低声)侍萍！侍-- 姑乙 (向老人摆手，低声)让她走，不要叫她！

〔老妇至窗前，慢吞吞地拉开帷幔，痴呆地望着窗外。〕

〔老人绝望地转过头，望着炉中的火光，外面忽而闹着孩子们的欢笑声，同脚步声。中门大开，姊弟进。〕

姊 (向弟)在这儿？一定在这儿？弟 (落泪，点着头)嗯！
嗯！

姑乙 (喜欢他们来打破这沉静)弟弟，你怎么哭了？弟 (抽咽)我的手套丢了！外面下雪，我的手套，我的新手套丢了。

姑乙 不要紧，弟弟，我跟你找。

姊 弟弟，我们找。

〔三个人在左角找手套。〕

姑乙 (向姊)有么？姊 没有！

弟 (钻到沙发背后，忽然跳出来)在这儿，在这儿！(舞着手套)妈，在这儿！(跑出去)姑乙 (羡慕地)好了，去吧。

姊 谢谢，姑奶奶！

〔姊由中门下，姑乙关上门。〕

〔半晌。〕

老人（抬头）什么？外头又下雪了？姑乙（沉静地点头）嗯。

〔老人又望一望窗前的老妇，转身坐在炉旁的圆椅上，呆呆地望着火，这时姑乙在左边长沙发上坐下，拿了一本圣经读着。〕

〔舞台渐暗。〕

